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38nB407

千山剩人禪師語錄

明　函可說　元賦等編

今羞等錄

今盧・今又重梓（依駒本印）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像　讚
  - 序
    - 北里樵人序
    - 木齋序
    - 今辯序
  - 目錄
  - 請啟
  - 上堂一
  - 上堂二
  - 小參一
  - 小參二
  - 普說
  - 茶話
  - 問答
  - 拈古
  - 頌古
  - 偈
    - 陞座示諸子
    - 罷座示諸子
    - 藏主刻普濟錄成見寄
    - 臘八日
    - 閱藏畢示同閱諸子
    - 十月八日重陞座
    - 至日罷座示諸子
    - 贈螺灣
    - 贈祥光
    - 越方辭往南方行腳偈留
    - 贈彼岸
    - 南塔結制
    - 贈首山律主
    - 贈靜宇
    - 贈遇緣

        - 贈越方
        - 贈罄光
        - 贈壽績
        - 贈一真
        - 贈淨虛
        - 贈德光
        - 贈恒水
        - 贈光宇
        - 贈輝光
        - 贈明空
        - 送振宇
        - 寄淨玄
        - 贈恥若
        - 問湛空病
        - 禮雪菴祖師塔
        - 十二時歌
    - 書
    - 重梓姓氏
    - 塔銘
    - 塔碑銘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剩人和尚像

彰非昧尚像



未言先契，未舉先知，掉得便行，頂天立地。且道是阿誰？就是這個頑皮兒。我當時囑付汝緊收拾，直入千峰萬峰去。汝不依吾言，惹出許多葛藤。雖然，卻因風吹火，希慈雲兮洒甘露。咦，看來一味信前緣，留與三韓作鼻祖。

空隱老人題。　　法姪玄釋書。

剩人和尚語錄序

山，延袤一線，斗絕千里，流人言四方之風在焉，然於佛事特勝。剩公逾歲，余亦放至。陰數椽屋，沙氣為嵐，雪雲，或晨或夕，時一相遇。頻死之餘，尚載敝簏書一車，意為僵臥遺奠之具。剩公方弢光剷采，每來輒抓搔典籍，獨提宗教，栩栩相視也。間煮蔔粥，調鹽薺，或擊稿木，佐以瓦缶，唱酬吟詠，一室之外，遂無知者。閱二年，而剩公之教大行。住普濟，成語錄，緇宿輩已西傳長安，既而三韓遠近及門愈眾，指授開演，復成茲編。夫佛理顯密圓通，不可涯涘。公嘗言：「佛教，人倫也。」余與公同遭原鴒之痛，而一在事前，一在事後。公唯以忠孝激烈之性，沉涵于性海，故沖融浩蕩，澄湛無際，班史氏所謂「五星日月，其根在地，而形見于天」者也。嘗演法于接引、永安諸剎，令海州屠人咸釋刀去，遼陽鬥者至相戒勿令公知，此亦大道感應之驗矣。昔韓昌黎與大顛，雖三書珍重、留衣作別，紀其相見，寥寥數語。余被譴出塞，甚于潮瀣，而獨得與剩公永其朝夕，白塵交橫，海風漂泊，一燈炯然。後之覽者，亦可以讀其書而論其世也夫。

順治甲午季春十日，北里樵人謹書。

剩人和尚語錄序

予幼而頑劣，長不知學，隨俗汩沒，章句而已。被謫以來，惶惑失志，文字之外，無可憑者。從縶維中得普濟剩和尚語錄一函，讀而恍有醒焉，及見如故，師亦以予為若可與語者，而朝夕訓誨之，予實愧不能行也。茲者，座下緇俗復刻師法語，廣示學人，較之前錄，尤為詳備，弘深高遠，予烏能測？然予嘗見師之為人，而知師不徒言也。師持身高峻，壁立萬仞，而與物甚親，譚笑藹如；冥心象始，寂爾忘言，而風雲月露，刻畫殆盡；早年離俗，塵緣悉捐，而語及罔極之恩、兄弟友朋之誼，未嘗不感激流涕、悽惻纏綿，而不能自已也；聞人一善，終身不忘；急人之難，痛若膚剝，豈非其實有諸己？故言之親切而不厭，而人之信從者，愈久而愈著耶？將見師斯錄一出，當與古之尊宿如慈明、大慧者，並垂天壤，庶幾有

特立超詣之士，聞風興起，以傳持斯道于無窮。予之窾陋，又安能窺其所至哉？
大清順治甲午仲春上浣木齋謹序

重梓千山和尚語錄序

剩人和尚說法醫巫閭，七坐道場，全提直指，絕塞罕聞，一時緇白稱佛出世。有《普濟錄》，刊行已三十餘載，緣道里迢遙，邊關間阻，齊、魯、燕、趙亦鮮覿止，矧大江以南？於是，粵東得度弟子僧顯又公謀於同社，集諸因緣，重梓於穗城黃華寺，用廣流通，其仰體普度之懷，足稱真切，屬辯序於篇首，以誼忝猶子，其何容辭？惜未親承提命，烏足以管窺蠡測？向侍先師天老人時，得聞師天姿英邁，悟門超越，而血性淋漓，不拘小節；與客雄談快論，則目無古今；時或慷慨高歌，又心悲物類；凡情聖見，脫落無餘；等閒提唱，太煞婆心；隨地隨人，不辭明破；惟偈頌高古，迺暢達本懷。當時，徒默識之，及今披閱，追憶先語，始悉愍物弘慈，恩大難酬也。有謂宗門提唱，剿絕情識，不落筌蹄，應如趙州，純以本分事接人，此說未盡然也。佛道普攝，號無緣慈，巨細淺深，均應嘉與，猶泰山不輕毫末，始成其高；河海不擇細流，方成其大，故曰：如來即慈，慈即如來。何則？一切眾生已成佛竟，已說法竟，已度生竟，已涅槃竟，其妙蔑以加矣，還堪以本分事接引否？若有接引，不名本分；不假接引，本分誰名？三乘十二分，說權說實、說半說滿，無非曲為今時，即最後拈花頭陀微笑，以及一千七百，亦早帶水拖泥。古德常云：「我若一向舉揚宗乘，法堂前草深一丈，倩人看院始得。」旨哉言乎！雖然，亦未盡然也。治生產業，與實相不違；細語粗言，皆歸第一義；放行把住，權在當人。世上良醫隨拈一草皆可療病，奚必芣朮蔆蒺？若徒尚諸剿絕、滅跡潛蹤，以為極則，翻成頑顢，醍醐毒藥賺誤尤多。是知隨宜說法，為三世如來法施之式，非師識度恢弘、慈愍深摯，何足以與於斯？至若生平行實，詳於二塔銘中。初則天老人撰於粵之雷峰，時庚子夏杪；次為大中丞雪海郝公所撰，猶古之第二碑也。然辯更聞於其徒屍林曰：「師示寂後，某捧碑銘再出關，閱三載，啟龕入塔，挺然端坐，舉體赤色，忽兩淚交流，四眾驚疑，皆以生不得入關門為恨。」豈知師之悲天愍人，滿腔熱淚，海湧湫傾，窮未來際無有盡極？悲夫！悲夫！
時康熙庚午歲僧自恣日，法姪今辯稽首謹述。

剩人和尚語錄目錄

卷之一
上堂
卷之二
上堂
卷之三
小參
卷之四
小參
卷之五
普說
茶話
問答
卷之六
拈古
頌古
偈
十二時歌
書

請啟

元旦，喇嘛潦藏葛浪、耶舍葛浪、索勒葛浪、僧錄司掌印行深、遼陽僧綱寬道、藏主慧達、廣慈監院玄賦、接引監院祖遠、慈航監院寂亮、大寧監院師慧、永安監院祖道等稽首和南，竊以末後拈花，遂付正法眼藏；西來渡葦，方知直指心傳；六代相承，二支並演；棒喝交馳于中土，鍼錘未及于遐方，白足親臨晉代，久矣空聞；法眼流入朝鮮，杳然絕響，豈本性果分南北，繇大事實待因緣。恭惟剩和尚座下，冰雪肝腸，人天眼目；生盧老之鄉，豈堪作佛；蹈丹霞之跡，不肯選官；裂世網之千重，經洪爐之百鍊，洵華首之真子，而壽昌之曾孫；何意長邊，偏縈夙願，乘白馬以出關，不啻騰蘭初入；僭金繩而作聘，直疑洪杲重來。七觔破衲，何妨呼馬呼牛？一片婆心，未免入泥入水。持身不染，度世有方。松枝再握，已看頑石點頭；劍影未彰，早見天魔落膽。喜大荒之漸闢，祈甘雨以弘施。一燈輝煌于雪窖，夫豈異人？五葉燦爛于冰天，端在斯日。白骨青燐，無復愁風愁雨；狐神鼠聖，庶幾革面革心。既來九譯以瞻雲，敬率千群而立雪。思深龍象慶溢蟲沙。謹疏。

順治九年三月朔日

千山剩人和尚語錄卷之一

上堂

師受廣慈請，拈疏示眾云：「毫端現寶王剎，高拄梵天；筆底生優曇花，香飄沙磧。非關鼻嗅，豈在目觀？倘其根境猶拘，合借唇皮重剖？」

掛鐘板。師執椎顧眾云：「曹溪滴水，傾來遼海千尋；羅嶽片雲，飄作白山萬疊。大眾！若向雲未生、波未動時拂袖便行，猶較些子；如其未能，急須著眼。」遂擊板云：「看。」又擊鐘云：「看看。」

師至法座前，云：「狂風匝地，荒艸連天，縱饒釋迦到此，未免攢眉；假使彌勒親來，也難措手。」顧左右，云：「大眾！且道：斬艸闢荒一句作麼生道？莫有道得底，出來同出隻手；如無，者裏只須推與罪禿去也。」遂登座。拈香祝　聖竟，復拈香，云：「者一瓣香從南天竺國移來，向少林石壁栽培，用曹溪香水灌溉，敷榮暢茂，直至於今，卻從華首臺上分得一枝，今日向南[山*答]第二番拈出，專為現住福州上空下隱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斂衣就座。

座元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湧光出禮拜，問：「達磨西來，面壁少林；和尚西來，開堂長白。未審長白與少林相去多少？」師云：「山前華表千年古，門內浮圖百尺高。」進云：「恁麼則今昔同風，學人立雪有望。請問和尚：如何是安心要訣？」師云：「層層鈴鐸語分明。」進云：「爭奈學人不聞？」師云：「隨聲逐色漢。」進云：「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為人。』意旨如何？」師云：「大似抱贓叫屈。」進云：「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意旨如何？」師云：「也是掩耳盜鈴。」進云：「為人不為人且置，現今一句請和尚道。」師豎拂，云：「會麼？」進云：「不會。」師云：「季春猶寒。」光禮拜，歸眾。又僧出，問：「師子一吼，百獸腦裂，祇如深窟，蝦蟆又爭奈何？」師云：「鋼刀不斬無罪之人。」進云：「慈悲何在？」師云：「闍黎自家照顧腳跟。」僧禮拜，師乃云：「法幢高豎，祖印新開，且道印文落在甚麼處？」以拂子打圓相，云：「大眾請著眼，若向個裏覷得，不妨撒手便行；如其未然，徒勞拱立。」頃，又喚大眾，云：「去聖時遙，信根薄劣，彼尚爾爾，何況於斯？所以，山僧到來，一向塗朱抹粉，弄鬼裝神，惹得爾者裏喜底喜、笑底笑、怒底怒、罵底罵，今日未免重拈拍板、另換新腔，且道如何是斬新曲調？」擊拂子，云：「誰道玉門春不度，池

邊楊柳漸抽絲。」座元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上堂。云：「『第一句下薦得，堪奧佛祖為師；第二句下薦得，堪與人天為師；第三句下薦得，自救不了。』臨濟老漢恁麼道，已是將三杓惡水向你頭上潑了也。當時有箇僧，又要向蛇腹下安腳、馬頭上栽角，問道：『如何是第一句？』濟云：『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疑議主賓分。』『如何是第二句？』濟云：『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赴截流機。』『如何是第三句？』濟云：『且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大眾！且道當時臨濟是恁麼道、不是恁麼道？若道是恁麼道，未免拖帶臨濟入拔舌地獄；若道不是恁麼道，又未免拖帶山僧入拔舌地獄。」震聲一喝，云：「山僧今日將三句一齊向你諸人道了也，你諸人作麼生薦？大眾！此事決定不在語言文字上，若在語言文字上，那識文字底、會說會道底修行有分，那不識不會底便於修行絕分了也。我佛如來始從鹿苑、終至金河，中間四十九年，世間好話無不說盡，末後靈山會上卻又拈起一枝花，八萬人天唯摩訶迦葉破顏微笑，世尊道：『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摩訶迦葉。』遞代相傳，至達磨大師，不避勞苦來到此方，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六祖道：『道個直指已是灣曲了也，何況又用許多閒言長語？』祇為你諸人一向在故紙上鑽研，依他作解，障自悟門，所以，費者些老漢如許心力，各立門庭、各設方便，無非要你諸人直下識取，不可拘拘向語言文字上尋討。大眾！既不許向語言文字上尋討，畢竟如何即得？」復震聲一喝，下座。

上堂。舉：「鹽官和尚示眾道：『一切眾生皆有佛性。』溈山和尚示眾道：『一切眾生皆無佛性。』者兩個老漢若到山僧者裏，每人與他三十棒。大眾！畢竟作麼生道得是？爾若道有，便上鹽官底釣竿；你若道無，便上溈山底釣竿；你若總不恁麼道，又上山僧底釣竿。離鉤三寸，速道！速道！」喝一喝，云：「垂柳綠氄氄，日午好遮陰。」下座。

上堂。師云：「剎竿向汝道了也，三門向汝道了也，四天王向汝道了也，法座、燈籠向汝道了也，汝等諸人還聞麼？若未聞，山僧只得為汝重宣此義。」下座。

上堂。云：「佛說一切法，為治一切心。爾若無心，更何有戒？諸菩薩，汝等本源與佛無別，祇因爾不識本源清淨之心，妄起種種塵勞之心，所以煩他諸佛立種種戒法。釋迦老子臨涅槃時再三囑付：『我滅度後，汝等當以波羅提木叉為歸依。』所以，戒在則佛在，戒無則佛無。湛堂禪師初參梁山，山云：『驅烏未受戒，敢學佛乘乎？』堂捧手云：『壇場是戒耶？三羯磨梵行阿闍黎是戒耶？雖然，敢不受命？』遂詣康安律師受具。溈山和尚道：『止持作犯，

束斂初心。然初心一步也，傳佛心宗千里也，焉有一步不能行而能走千里者？』若據山僧說，亦無遠近之分，但明一步則千里立至，千里不出一步，只爭汝等肯發心不肯發耳？一念回心，便同本得，不得輕於初學。《梵網經》云：『眾生受佛戒，則入諸佛位。』汝等一念回心受戒，實實與諸佛諸祖體無有二，汝等不得自生卑下。於今出家人不肯發心，總是卑下自安，恐怕受戒之後事事有礙，不敢容易。殊不知未受戒人事事有礙，受戒之後卻事事無礙。何故？不受戒，便不是佛子，國王、水土、十方檀施，一切無分，二時粥飯，總名偷食，便是自耕自鉏，也是偷他國王水土。爾若受戒，即位同大覺，一切受用，自在無礙。今日，新發心菩薩齊集座下，山僧好生歡喜，恨不得將身供養。何故？汝纔發心，即此一心，即便是戒，更無別戒；即便是佛，更無別佛。大眾，珍重。」下座。

浴佛日，上堂。云：「今日是我佛如來降誕之辰，天下叢林例俱浴佛，且道佛還來受浴也無？又勿論天下叢林，祇如當年舍衛國中九龍吐水，是浴佛？不是浴佛？不見道『佛身充滿於法界』，畢竟向甚麼處浴底是？」驀拈拂子，云：「釋迦如來生也。」以左手作兜水勢，云：「日吉時良，四面八方，洗除殃罪，永保安康。」目顧左右，云：「眾中莫有跛腳阿師麼？切忌一棒打殺。何故？」以拂子拂一拂，云：「塞外無風長黯黯，且留殘命拂黃沙。」下座。

上堂。云：「世出世間，若見其真實，一切無差別。若是出家底識不得破，名為出家在家；若是在家底識得破，名為在家出家；若是男子識不得破，名為戴鬚眉底女人；若是女人識得破，名為少鬚眉底男子。祇為你等識不得破，便道：你是在家、我是出家，你是出家、我是在家，你是男子、我是女人，你是女人、我是男子，種種分別。祇此分別心，便是你生死根源，百劫千生輪迴六道。你若向父母未生以前一眼覷著，個裏還有在家、出家、女人、男子種種分別也無？實實見得無有種種分別，然後不妨出家底一任出家、在家底一任在家、男子自是男子、女人自是女人，各各現成，各各自在，更不須移易一絲毫許。你莫道女人有五障，畢竟要求轉男身方得成佛。據山僧看來，若男子識不破，不特五障，千障也有、萬障也有；女人若識得破，要求半障也不可得。你切莫執死言句，自生退屈，甘為下劣。不見當時有個官人，他底姑出家參方回來，要出世為人，官人請一禪師勘驗他，那禪師問道：『聞汝要出世為人，是不？』答云：『是。』禪師道：『女人有五障，如何為得人？』答云：『豈不聞《法華經》中八歲龍女供珠成佛麼？』禪師道：『龍女有百千神變，你試一變看？』答云：『直饒變得，也是個野狐精。』又，當日臨濟會下有個灌溪和尚，來到末山尼會下，末山打鼓上堂，灌溪出問云：『如何是末山境？』尼云：『不露頂。』又問：『如何是境中人？』尼云：『無男女相。』又問：『為甚麼

不變？』尼云：『不是神、不是鬼，變個甚麼？』你看他兩個，豈不都是女人？前後吐辭若出一口，只為他每識得破，便稱大丈夫、天人師。大眾！若識得破，個個都是大丈夫。畢竟如何方喚作大丈夫？」卓拄杖，云：「雪裏芙蓉香朵朵，鏡中柳葉曲灣灣。」下座。

上堂。舉：「七賢女對帝釋要三般物：一、要無根樹子一株，二、要無陰陽地一片，三、要叫不響山谷一所。釋曰：『一切所需，我悉有之，若三般物，我實無有。』」乃云：「可惜堂堂天帝，被者七個女子當面熱瞞。當時若作帝釋，但叉手向前云：『願諸姊納少供養。』看他作麼生收領？」頃，復云：「山僧一貧徹骨，大眾一切所需，山僧俱不能辦。若論者三般物，卻實不難。」驀拈拄杖云：「誰要？誰要？」一僧出禮拜，師連打數下，下座。

上堂。師舉：「《金剛經》云：『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既是不可得，又喚甚麼作心？於今學道人都因妄認四大為我身相、六塵緣影為我心相，所以，分彼、分此，分善、分惡，分聖、分凡，分男、分女，分在家、出家，種種分別。若知心不可得，彼亦不可得、此亦不可得，善亦不可得、惡亦不可得，聖亦不可得、凡亦不可得，男亦不可得、女亦不可得，在家亦不可得、出家亦不可得，一切了不可得，併此知不可得者亦不可得，不可得中只麼得，然後不妨在彼成彼、在此成此、在善修善、在惡去惡、在聖離凡、在凡希聖、在男為善男、在女為善女、在家則現居士身而說法、出家則現比丘身而說法。不見道：豎窮三際，橫遍十方，隨處隨時，隨心自在。咄！且止，且止。即今直截一句作麼生道？但得冰消去，長河依舊流。」卓拄杖，下座。

上堂。舉：「豐干到五臺，逢一老人便問：『莫是文殊麼？』老人曰：『豈可有二文殊？』干作禮未起，忽然不見。」乃云：「者老人當日被者一問，已是逼得上壁，可惜放過一著。若見道：『豈可有二文殊？』便與攔腮一掌，云：『野狐精。』饒者老人有通天伎倆，也沒躲避處。」驀拈拂子，云：「文殊，文殊。」一僧出，云：「和尚莫眼花。」師便下座。

上堂。師云：「洞山和尚有一偈云：『貪嗔癡，太無知，賴我如今識得伊。行便打，坐便搥，分付心王仔細推。無量劫來不解脫，問汝三人知不知？』又，神鼎和尚有一偈云：『貪嗔癡，實無知，十二時中任從伊。行便往，坐便隨，分付心王擬何為？無量劫來本解脫，何須更問知不知？』山僧不免醜婦效嚬，也有一偈：貪嗔癡，我自知，渠即我兮我即伊。行著屐，坐披衣，不識心王分付誰？要求解脫添枷鎖，缺口沙盤壓稱錘。大眾！汝若向洞山處悟去，成佛有分；若向神鼎處悟去，天上人間隨心自在；若向山僧這裏悟去，入地獄如箭射。今日是罄光大德遣渠姪化眾檀設供，要與大眾同種

成佛根因，且喜施者、受者一時立地成佛，只可憐老僧向人天眾前錯說一偈，即今入地獄去也，伏乞大眾不吝慈悲，出來相救。」堂主進云：「廚房齋已齊備，專候和尚。」師云：「你是一尊成佛底。」進云：「和尚是甚麼心行？」師云：「恁麼則不成佛也。」進云：「雪上加霜。」師便打。桂林進云：「三伏天暑，請和尚歸方丈。」師云：「恁麼則攜手同歸也。」林無語，師云：「又是一尊。」西堂出，禮拜云：「某甲願隨和尚去。」師云：「爾作麼生去？」進云：「鍋湯裏添火，冰山裏澆水。」師云：「情知爾去不得。」復云：「大眾！人人成佛，不肯相救，只得倩拄杖相救去也。」卓拄杖，下座。

解制，上堂。舉：「翠巖和尚道：『一夏與諸兄弟東語西話，看翠巖眉毛在麼？』長慶云：『生也。』雲門云：『關。』保福云：『作賊人心虛。』大眾，你看他古人恁麼酬唱，可謂一盲引眾盲。」遂以手撥眉毛，云：「且喜，且喜。賴是山僧一夏與諸兄弟並不曾東語西話。」下座。

上堂。卓拄杖，云：「諸善知識！放下著。」復卓一下，云：「諸善知識！放下著。」又卓一下，云：「諸善知識！放下著。且道放下個甚麼？莫是把人世貪名、貪色、貪利一切念頭放下麼？未合老僧意在。莫是把成佛作祖、了生死、出三界、最上最上念頭一切放下麼？未合老僧意在。又莫是把放下也放下麼？猶未合老僧意在。昔世尊因黑氏梵志來獻合歡梧桐花，世尊道：『放下著。』梵志將左手花放下，世尊又道：『放下著。』梵志將右手花放下，世尊又道：『放下著。』梵志道：『兩手中花俱已放下，又放下個甚麼？』世尊道：『我令汝將外六塵、內六根、中六識一時捨卻。』大眾！作麼生說個捨底道理？餘且勿論，只於今二時粥飯一頓少不得，豈不是味？邊地苦寒，身中綿衣一件少不得，豈不是觸？難道忍饑耐寒喚作捨麼？又難道去投太子河淹殺喚作捨麼？山僧在南塔結夏一百三十五日，不知廢了無瑕大德多少口舌，化米、化麵，腳底皮也走薄了。於今結冬第二日，又是無瑕父子領同李居士諸檀設供。大眾！怎麼食去甚是容易？你莫道念幾聲佛、誦幾句經，便消得他底麼？諸善知識，你於今直下放得下，便識得世尊當年道底，若識得世尊當年道底，便識得你現今放身命處，莫道無瑕父子，便是三十三天天子一齊跪捧微妙上供，也消受得起，不然，祇恐閻老子打算飯錢有日在。諸善知識，畢竟作麼生是你放身命處？」卓拄杖，云：「夜半雪飛窗外白，夢中錯認是梅花。」下座。

上堂。舉：「文殊一日喚善財童子採藥，道：『是藥者，採將來。』善財遍觀大地，無不是藥，卻回白文殊云：『無有不是藥者。』文殊道：『是藥者，採將來。』善財即從地拾一莖艸遞與文殊，文殊拈艸云：『此藥能殺人，亦能活人。』」豎拂子，云：

「山僧者裡也有一味藥，神農昔日不敢嘗，耆婆平生不曾識，釋迦一噉塞卻咽喉，彌勒未吞爛卻唇舌。且道：者個藥與文殊那藥是同？是別？文殊道：『此藥能殺人，亦能活人。』山僧者藥教你求生不得生、求死不得死，直得渾身臭汗出盡時，款款地伸手一摩，依舊眼橫鼻直。眾中莫有恨病服藥底麼？若有，不妨向前來，山僧又不要你藥錢，也不用甚麼引子，只恐你諱疾忌醫，山僧便不奈你何了也。」頃，云：「世間四百四病，便用世間藥治得，若是無明病、煩惱病、貪嗔癡一切等病，乃至聲聞病、辟支病、菩薩病，卻是佛藥治得，唯有佛病、祖病，甚麼藥治得？」良久，云：「佛病、祖病，尚有大闡提藥治得，祇如大闡提病又用甚藥治得？」
又，舉：「雲門大師云：『法身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為法執不忘，己見猶存，坐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過法身去，放過則不可，仔細點檢將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且道跛腳老漢恁麼道，他還有病也無？不特雲門是病，善財亦是病，文殊也是病，直得你諸人盡沒病時，他便沒病。不見道：眾生病愈，菩薩病愈。你諸人各各審察，試看汝病在甚麼處？汝自病不識，祇管來山僧者裡求藥。山僧只今渾身是病，眾中莫有能為山僧發藥底麼？若發得山僧者一貼藥，便發得大闡提那一貼藥；若發得大闡提那一貼藥，便不管文殊病、善財病、雲門病、一切佛病、祖病、聖病、凡病，一時救取了也。如其未然，少頃齋堂板響，是西會諸耆宿領眾檀設供，好茶好飯儘著你噇，祇是莫將粉湯灌在鼻孔裡，卻怪山僧藥無靈驗。」下座。
上堂。云：「大眾！你若向十五日以前會取，則是山僧辜負汝等；若向十五日以後會取，卻是汝等辜負山僧；正當十五日會取，山僧與汝等同時辜負。大眾！作麼生纔得不辜負聱？」以拂子作〇相，又於中作十字，云：「會麼？會麼？大眾！此事也不得一向，須識無句中有句，有句中無句始得。」頃，舉：「僧問乾峰：『十方婆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乾峰以拄杖畫一畫，云：『在這裡。』者僧當時不會，卻問雲門，雲門答云：『扇子跨跳上三十三天，觸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你道雲門是指他路頭，乾峰是指他路頭？者兩個老漢總與一狀領過，一坑埋卻。今日若有人問山僧：『十方婆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山僧向前扭住胸前，卻問道：『今日向陽李居士合家辦如許妙供，保寧諸師又領諸善信設如許盛齋，未審你先向那裡下口？』你若向者裡下得一個轉語，當得山僧意，便識得雲門扇子；識得雲門扇子，便識得乾峰拄杖；不特識得乾峰拄杖，西天四七、東土二三，以及兩派五支、天下老和尚鼻孔，盡在你諸人手裡，雖日消萬兩，有甚麼難？如其未然，則如許妙供、如許盛齋，全歸檀那受用去也。」下座。

上堂。云：「古人道，此事如水上葫蘆相似。若是頂門具眼底，向者裏一覷覷著，自然活潑潑地，著著有出身之路，決定不肯向他人言句下死卻。祇為你一向死在句下，自己更沒有個轉身吐氣處。不見道：假若言前薦得，猶是滯殼迷封，直饒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解。大眾！須是你自己腳跟下急急尋一條活路，方得動轉自在，不要只將心意識去卜 度他。莫道卜 度得不是，縱使你卜 度得十分合佛意、合祖意，干你自己甚麼事？你自己喫飽飯，又只管咬嚼別人屎橛作麼？昔日，報慈上堂，有演化禪人出問云：『如何是真常佛性？』慈云：『誰無？』化不會，座元向道：『和尚恁地慈悲為你，一切四生六道，誰無佛性？』是時，幸有個守澄禪師在旁聞得，咬指云：『己眼不明，又瞎卻他人底眼。』因喚化來問座元底語，化云：『賴座元為某甲說破。』澄云：『佛法不是者個道理，你若不信，去問堂頭和尚。』化到方丈述所見，慈云：『佛法不是者個道理。』化求說破，慈令去問澄，化下問澄云：『如何是真常佛性？』澄云：『誰有？』化遂有省。大眾！你道那座元道『一切四生六道，誰無佛性？』正合大乘諸經，為甚澄長老卻道他『瞎卻人眼』？澄長老道個『誰有』，你莫卻又思量道，『實際理地，不受一塵』，并『真常佛性也不可得』。所以，他聞恁麼道便省得，似者般見解，一連打死一百個，有甚麼過？你莫又見恁麼道便道：『我也不著有，我也不著無，者便是真常佛性。』似者般見解，一連打死二百個，有甚麼過？者個喚作佛法中賊。然則，畢竟作麼生是真常佛性？」擊拂子，云：「沙河河結牛蹄滑，棲雲雲淨月輪高。」下座。

至日，上堂。云：「時序推遷，陰陽迭勝，既陽消而陰長，復陰伏而陽生。」豎拂子，云：「一陽生也。大眾！自有生以來，無一個不隨氣化遷流，無一個不被陰陽管束，還曾識得陰陽二字也無？尋常道：陽昇陰降，陽明陰暗，陽生陰殺。所以，每年夏至也是至，冬至也是至，為甚只喚冬至作至日，天下稱賀？祇為扶陽抑陰。儒教中一部《易經》，大都扶陽而抑陰。西漢楊子雲倣《易》作《玄》，卻云：『夏至以後之日近，玄之象也，冬至以後之日遠，玄之象也。』他為甚卻恁顛倒？蓋為愚人時至乃覺，智者識在機先。他纔見一陰初生，便知陽氣將至；纔見一陽初生，便知陰氣將至。寒來暑往，冬去春來者，猶是外面底陰陽。你還知自身中陰陽麼？你纔動一善念，即是一陽生也；你纔動一惡念，即是一陰生也。又須知惡為善對，善為惡基。不見道：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睹；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遇。明暗交參，善惡倚伏，總來出不得陰陽二字。還有不被陰陽管束底麼？」西堂進語云：「善惡不思量時如何？」師云：「生也。」進云：「善惡不思量，又生個甚

麼？」師云：「好問西村倪大姐，花瓣新添一線長。」喝一喝，下座。

上堂。云：「世間為善底，如池中湯；為惡底，如澗中冰。澗中冰令人可畏，若向冰裡坐，決定凍殺；池中湯令人可愛，若向湯裡坐，卻能為人消災愈疾。當其為湯，湯中決定無冰；當其為冰，冰中決定無湯。所以，為善，善中決定無惡；為惡，惡中決定無善，善惡兩不相參，恁麼，則善惡判然去也。雖然，為善毋自恃，為惡毋自棄。莫道業已為惡，寧復為善？一生作惡底，一念向善，則全惡為善。莫道既已為善，寧復為惡？一生作善底，一念向惡，則全善為惡。就如池中湯，畢竟是湯，一旦流入澗中，則全湯是冰；澗中冰，分明是冰，一旦移入池中，則全冰是湯。所以，善惡本無定形，遇緣則變。不見道：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俱化矣；與惡人居，如入枯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俱化矣。雖然，又須知有隨緣不變底一著。當其為善，善是何體？當其為惡，惡是何根？善惡祇是一心，一心本無善惡。如冰與湯，祇是一水，水本非冰，水亦非湯。」喝一喝，云：「者裏一滴也無，又說甚麼水與非水？祇如截斷眾流、不落善惡一句作麼生道？」復喝一喝，下座。

上堂。白椎畢，師云：「若論第一義，便恁麼下去，已是淹沒爾諸人了也，事不獲已，記得《華嚴》一偈：『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群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大眾！作麼生說個靡不周底道理？山僧自來關東，匿跡慈恩，承體光僧主種種加恩，又承印真禪人分我半席同寢，處者年餘，不啻骨肉。後來，藏主開藏，強山僧主席，方纔惹出無限絡索。比如山僧未來時，慈恩本無山僧；山僧既到普濟，慈恩卻無山僧；及乎受南塔請，普濟又無山僧；即今在大寧與大眾團圞，南塔又無山僧。作麼生纔得隨緣赴感靡不周遍？爾莫道身到心不到、心到身不到，即是身外有心、心外有身，身心尚自打作兩橛，如何說個充滿法界？又記得善財南詢登妙高峰頂，遍覓德雲比丘不得，及到別峰方纔相見。且道別峰得見，為甚妙高峰不得見？」又，舉：「大耳三藏得他心通，第一度、第二度俱見國師，第三度為甚不見國師？莫道國師跳出三界外麼？國師出得三界，為甚前兩度不出？於此不識，不特第三度不見，前兩度也不曾見；於此識得，國師從不曾離三藏一步，三藏亦不曾離國師一步。又非特三藏、國師不曾相離，德雲比丘亦不曾離善財一步，善財亦不曾離德雲比丘一步。又非特德雲、善財不曾相離，山僧現在大寧亦不曾離南塔一步，在南塔亦不曾離普濟一步，在普濟亦不曾離慈恩一步。便是山僧未來關東以前，與現前大眾亦不曾相離一步，則後來戒期已畢、道場已散，大眾各還本剎，或之他方，亦不曾離山僧一步，亦不曾離國師與三藏一步，亦不曾離德

雲比丘與善財一步。方信道，法身充滿於法界，亦無法界可滿，普現一切群生前，亦無群生前可現，隨緣赴感靡不周，亦無周與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亦無菩提座可處。不然，但執世相相求，何止三藏見不得國師、善財見不得德雲比丘？現今，山僧登座，大眾圍繞，眼眼相覷，總未曾夢見山僧在。大眾！到者裡，必須親悟親證始得，不是說了便休。大眾！畢竟作麼生是親悟親證一句？」卓拄杖，又呼大眾，云：「今日豈不是說戒第三日？」下座。

上堂。師云：「今日，張居士領眾檀設供，又請山僧說法。說個甚麼法好？大眾！自從去年十月結制，山僧便鼓者兩片皮，直鼓到如今。譬如世間唱本戲文，有開場，便有尾聲；又如佛說一卷經，有序有正，便有流通。似者般沒起沒止，作麼生是個了期？除是遇著個腦後見腮底漢子，一把拉下法座來，狠狠底與他幾摑摑住了，不然，直鼓到來年正月初九日也沒個休歇。大眾！他非但今日如此，自從母胎裏出來，呱地一聲便沒個關攔，直到今日。又非特母胎裏出來，自從無始劫便沒個關攔，不知惹了多少災禍，直至今日。不免在人天眾前完全發露，一起懺悔。奉勸你諸人：從今以後，切勿信他。你在天上，他卻哄你下地；你在地下，他卻哄你上天；你在蓮花淨界，他卻哄你向驢胎馬腹裏藏身；爾在驢胎馬腹裏，他卻哄爾向蓮華淨界裏著腳。大眾！且道：天上是，地下是？蓮華淨界是，驢胎馬腹是？總來只是哄爾。畢竟向甚麼處得是？待十五日解制方向汝道。」下座。

師受海州接引請，拈疏示眾云：「古人云：『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即今拈出，已是逗漏不堪了也。大眾！還知有麼？如未知有，再煩表白剖露。」

指法座云：「三世諸佛向者裏轉大法輪，歷代祖師向者裏明正法眼，有一人將正法眼與大法輪拈放一邊，盡十方虛空都來是個寶華王座。雖然，到者裏也少他不得。」遂陞座。拈香祝聖竟，復拈香云：「者瓣香，不從千聖傳來，不從自己流出，當年向浮山華首一氣削成，今日在海州接引四回拈起，端為現住福州上空下隱本師大和尚，以酬法乳。」斂衣就座。座元白椎畢，侍者出問：「古人道：『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即今韶光欲度，夏景將臨，未審如何是萬象主？」師云：「闍黎此問最親切。」進云：「莫祇者便是麼？」師云：「鷂子過新羅。」進云：「如何是賓中賓？」師云：「六載已忘歸去路，巫閭空作望鄉臺。」進云「如何是賓中主？」師云：「寒邊若遇好相識，豈必羅浮是舊居？」進云：「如何是主中賓？」師云：「但使一花開海角，何妨撲面盡黃沙？」進云：「如何是主中主？」師云：「三尺龍泉藏敝匣，鋒鋩未動海風高。」進云：「昔日王宮，今朝佛國，法王、人王，未審誰賓？誰主？」師云：「看取令行時。」進云：「恁麼則五石風調，三韓日

朗也。」師云：「禮拜了退。」者禮拜。維那出問：「一偈分賓主則不問，如何是洞上賓主？」師云：「從頭問來。」進云：「如何是賓中賓？」師云：「木女簪花石人笑。」進云：「如何是賓中主？」師云：「窮猿歸洞月歸潭。」進云：「如何是主中賓？」師云：「枯木開花三四朵。」進云：「如何是主中主？」師云：「古殿雲封千百重。」進云：「還有不落賓主底句也無？」師云：「燈籠衣架打秋千。」那禮拜歸眾。師乃云：「有時向魔宮虎穴裏閒眠，有時向珠樓瑤府裏據坐，有時向高峰大壑裏孤身獨處，有時向魚行酒肆裏掉臂橫行，者都是衲僧家尋常遊歷。若論安身立命處，直饒千百億釋迦、千百億彌勒、千百億文殊、千百億普賢，一齊現無量千百億手眼，要覷也覷不見，要摩也摩不著。你道為甚得恁麼嚴密？大眾！這也不在遠，只在你諸人腳跟底下，爭奈步步踏著，所以步步錯過。畢竟在甚麼處覅？」擊拂子，云：「舊宮瓦礫新除盡，淡飯粗茶且過時。」下座。

上堂。舉：「雲門示眾道：『結制來十餘日也，寒山子作麼生？』大溈真如示眾道：『結制來十餘日也，水牯牛作麼生？』圓悟示眾道：『結制來十餘日也，鐙籠露柱作麼生？』者三個老漢，可謂各出新裁，照耀千古。山僧者裡卻不然，結制來十餘日也，痾屎撒尿作麼生？你若向痾屎撒尿處識得，便識得鐙籠露柱；你若識得鐙籠露柱，便識得水牯牛；你若識得水牯牛，便識得寒山子；你若識得寒山子，便不難拈蓋州作海州，移海州作蓋州，將崇教、興隆、道林、上帝與接引打作一個道場，而其中已受具者，不得輕於未受具者，然後，海州不妨自海州，蓋州不妨自蓋州、蓋州諸剎僧不妨來齋接引僧，接引僧不妨受蓋州諸剎僧齋，而其中未受具者，便須急急發心受具。何故？」卓拄杖，云：「絲絲春雨原無擇，爭奈花開有後先？」下座。

浴佛，上堂。維那問：「古人道：『不論禪定解脫，唯論見性。』此中有幾人見性？」師豎拂，云：「一二三四五。」進云：「東風一拂，萬卉齊敷，又何多何少？」師云：「五四三二一。」進云：「門前師子未肯點頭在。」師云：「情知你數不出。」那一喝，師云：「恰。」那禮拜。師乃云：「今日是我佛如來降誕之辰，凡在浴佛，毋論僧俗男女，俱是親蒙佛記而來。山僧記得一則舊話，特舉似。昔，遵布衲浴佛次，藥山問云：『者個從爾浴，還浴得那個麼？』遵云：『把將那個來。』山無語。後人紛紛卜 度道：『者個是幻身，那個是法身。』又有底道：『幻身即法身，法身即幻身，如何又分者個、那個？』似者般商量，總未曾夢見佛身在。豈特不曾夢見佛身，并未曾夢見二大老在。你若數得山僧適纔答者僧話是多少數，便會得二大老道者個與那個；會得者個與那個，方纔見得

佛身。畢竟如何是佛身？」卓拄杖，云：「九龍新吐水，塞艸盡含滋。」下座。

上堂。僧問：「四塞河山，全歸個裡，如何是個裏？」師云：「城邊四月桃花放，恰似嶺南正月初。」進云：「恁麼則立處全真也。」師云：「無人知此意，令我憶靈雲。」僧一喝，師云：「你者一喝落在甚處？」僧擬進語，師云：「趕出去。」乃云：「到者裏，不用如何若何，適纔撞鐘擂鼓，山僧陞座，早已將無量百千三昧分付與你諸人，只是你諸人不知。非但你諸人不知，不見道：釋迦三昧，迦葉不知，迦葉三昧，阿難不知，阿難三昧，商那和修不知，商那和修三昧，優波鞠多不知。若據山僧看來，釋迦三昧，釋迦不知，迦葉三昧，迦葉不知，阿難三昧，阿難不知，商那和修三昧，商那和修不知，優波鞠多三昧，優波鞠多不知，便是山僧三昧，山僧也不知。祇如你諸人，五更聞鐘早起，日午聽板過堂，從東邊入、西邊出，還至各堂晏坐、經行，各各俱有無量百千三昧，爭奈你諸人不知，卻反去向佛邊求、祖邊求？遠之遠矣。何況又有一種無知外道，教人瞅光看影、聽天鼓、覓虛聲，豈不是平康道上自己掘個地獄去鑽麼？大眾！不用遠求，但向你平常日用中體究，忽然知得，便可與釋迦、迦葉、阿難、商那和修、優波鞠多，以及西天、東土歷代相傳天下老和尚把手共行。既然如此，為甚山僧適纔又道釋迦也不知、迦葉也不知、阿難也不知、商那和修也不知、優波鞠多也不知？不知底與他三十棒，知底也與他三十棒，畢竟作麼生？李居士一向好善，今日合家前來齋僧，大眾！且去飽餐一頓。」下座。

上堂。云：「昔日，石室和尚每見僧來，拈拄杖云：『過去諸佛也恁麼，現在諸佛也恁麼，未來諸佛也恁麼。』後來，圓悟和尚卻拈拄杖云：『過去諸佛不恁麼，現在諸佛不恁麼，未來諸佛不恁麼。』者兩個老漢分疆立界，各得一半。或者道：『恁麼底也是，不恁麼底也是。』又有道：『恁麼底也不是，不恁麼底也不是。』又有道：『有時恁麼，有時不恁麼；有時恁麼中卻不恁麼，有時不恁麼中卻恁麼。』山僧者裏從頭棒將去。只今恁麼、不恁麼且置，祇如過去佛過去、未來佛未來，現在佛畢竟在甚麼處？」舉如意云：「縱饒你識得現在佛，且不知我者如意子來處；你若識得如意子來處，一生參學事畢。」下座。

上堂。云：「昔日，石鞏慧藏禪師專以弋獵為務，惡見沙門。一日，因逐鹿過馬祖菴前，馬祖逆之，渠問馬祖：『曾見鹿過麼？』祖道：『汝是何人？』渠道：『獵人。』祖道：『汝能射麼？』渠道：『能射。』祖道：『一箭射幾個？』渠道：『一箭射一個。』祖道：『汝不能射。』渠道：『和尚能射麼？』祖道：『能射。』渠道：『一箭射幾個？』祖道：『一箭射一群。』渠道：『彼此都

是生命，何用射他一群？』祖道：『汝既解恁麼道，何不自射？』渠道：『教某甲自射，直是無下手處。』祖道：『者漢曠劫無明煩惱今日頓息。』山僧今日為甚舉者一段因緣？祇因丁四居士少年好獵，偶於千山撞遇老僧，老僧向道：『嬉戲小事，性命大事，何為取樂一時，害他多命？』居士聞言，頓解臂鷹，誓不再畜，一時同去如趙居士等咸發歡喜，歸向三寶。則是馬祖一箭，當時止中得一個石鞏；山僧一箭，不特中了丁居士，且中了趙居士等同去多人；又不特同去多人，而且各各回來，牽累諸兄弟、諸親戚，凡來山僧座下、聞一言半句者，無不人人中箭了也。大眾！生佛本自無殊，祇因你一向馳逐，不肯回心，所以去佛日遠。你但一念回心，便同本得，又何必讓他古人耶？若使人人都如丁居士，一言之下頓爾回心，則人人石鞏、人人是佛；如或躊躇、似信不信，則不特臂上鷹一時解不脫，百千萬劫枷鎖永解不脫也。所以道：學道須是鐵漢，把手心頭便判，直趨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珍重。」

上堂。舉：「洞山虔和尚垂語道：『有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有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有一人說得、行得；有一人說不得、行不得，阿那個是其人？』當時，座下有個石柱禪師出眾道：『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者，祇為無舌不許行；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者，祇為無足不許說；說得、行得者，祇為函蓋相稱；說不得、行不得者，如斷命求活。』山僧者裡卻不恁麼道，若有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者，山僧儘著他說；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者，山僧儘著他行；說得、行得者，山僧塞卻他口、捶折他足；說不得、行不得者，山僧與他同起、同臥、同生、同死。大眾！且道畢竟阿那個是其人？」以拂子指云：「千山石窟雲多處，衲被蒙頭百不知。」下座。

上堂。云：「此事不在高遠，汝但向現前日用中徹見得佛在此，儒亦在此。不見道：『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人在道中，如魚在水中，不論你為與不為，你縱不為，亦在其中；你纔起心動念去為，早已錯過了也。儒者又道：『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又道：『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古先每每向你現前飲水食飯處、舉足動步處分明指出，你卻不會，反去別求，所以愈求愈遠。王居士昆玉皆前代儒生，今日領諸檀前來，乃以佛求山僧，山僧卻告以儒。古有道：『學佛，然後知儒。』殊不知是儒何須學佛？六祖大師云：『世人若修道，一切盡不妨。』又云：『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你若向現前日用中徹見得，佛法、世法打成一片，所謂入得世間、出得世間，出得世間、入得世間，又何儒佛之分不分耶？只恐你彼此浮游，不知下落，到末梢頭捏著空拳，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縱饒平日絕世

才華、沖天志氣，少不得向驢胎馬腹亂撞去也。大眾！日月逝矣，人壽幾何？著急向箇裏討個下落，莫待臨時，悔恨何及！」下座。
上堂。云：「今日是盛亭大德首七之辰，渠徒奉遺命同佢本剎諸師前來設供，仰憑大眾以般若力資助往生。」頃，舉：「長沙岑和尚因亡僧，以手摩云：『此僧卻真實為諸人提綱商量。會麼？』遂有偈云：『目前無一法，當處亦無人，蕩蕩金剛體，非妄亦非真。』大眾！既非妄非真，喚甚麼作金剛體？又，雪峰和尚因亡僧，有偈云：『低頭不見地，仰面不見天，欲識金剛體，但看髑髏前。』祇如盛亭大德，一個髑髏早已化成灰土了也，畢竟金剛體在甚麼處？大眾！你欲識金剛體麼？但你諸人現今兩邊跕立底便是。你若向者裡直下覷著，不特盛亭大德實未曾死，即你諸人現在實未曾生。既未曾生、未曾死，而又誰為資助？誰受資助？誰為設供？誰是受供者？須知盡十方虛空，總來是一個金剛體，本無生而不妨現生，本無死而不妨現死，其生也，陽燄興波，其死也，空花落影。到者裡，道有生死不得，道無生死不得。正當恁麼時，一句作麼生道？」以如意指云：「驀直去。」
上堂。云：「自古及今，多少英雄豪傑都喫了『等待』兩個字虧。若無等待兩字，盡世界僧俗男女，人人現成、人人成佛久矣。於今在家人，上有父母、下有妻兒，只道等待父母百年、婚嫁完畢，方纔一心辦道；出家兒既不養父母，又無妻兒之累，不過包裡幾分臭銅、櫃裡幾件細軟、皁裡幾個頭口，便道：『等待我做幾日人，方纔受戒、方纔參禪。』誰知閻老子沒人情，你要等待，他卻不等待，一旦差票到來，受戒也受不及，參禪也參不及，可憐見。要做人，做甚麼人？卻做了鬼也。甘泉諸師一向聽板過堂，十方雲水放包歇足，大有叢林氣象，爭奈戒法不聞，何況禪道？去歲，清風監院因山僧一言，輒領諸職事走大寧登壇受具，可謂『把手心頭便判』底鐵漢子，只是一班少年，未免尚有等待。昨因龍雨，忽然而去，始各著忙，造衣底造衣、買艸鞋底買艸鞋，可見山僧以口說法，不若龍雨以身說法也。歷代聖賢，無有不從緣發心者，我佛如來為太子時，亦因遊四門，見老、病、死苦而後發心。若肯從此發心，即與諸佛同一正因。還有愚癡底，不但不能發心，而且自生邪見，決定道：『監院未辦道前，常住卻安樂；監院辦道以後，病者病、死者死，卻反不安樂。』大眾！世間那有百年不死底人？今日雖存，明亦難保，只以及時辦道為是。無父母底固應辦道，有父母底更應辦道；無妻兒底固應辦道，有妻兒底更應辦道；富貴底固應辦道，貧窮底更應辦道。但能辦道，一切無有妨礙。大眾！努力趁時，切莫等待。」下座。
上堂。云：「有世界以莊嚴為佛事，有世界以光明為佛事，有世界以聲音為佛事，有世界以寂默為佛事，有世界以香飯為佛事。接引

者裡一切俱不用，祇是行時行、坐時坐、睡時睡、起時起、食茶時食茶、食飯時食飯、撒尿時撒尿、屙屎時屙屎。且道個裡還有佛事也無？若道有佛事，未免辜負己靈；若道無佛事，又未免沈埋千聖，畢竟作麼生？昨日飯僧底張居士，今日又領眾善飯僧來也。大眾！聽板過堂去。」下座。

上堂。云：「孟夏儵云盡，寒風不斷吹，鴈恨回頭蚤，魚驚見面遲。嚼月泥牛噎，披霜石馬嘶，燈籠和露柱，相向話凄凄。話凄凄，知不知？」拈拄杖，云：「若也未知，問取木上座。」卓一卓，云：「咦？」下座。

酬經設供，請上堂。維那問：「三祖求二祖懺罪，二祖道：『將罪來，與你懺。』三祖道：『覓罪了不得。』二祖道：『與汝懺罪竟。』古人意旨畢竟如何？」師云：「兔角杖挑潭底月，龜毛繩縛嶺頭風。」進云：「昔日婆子請趙州轉藏經，趙州祇與轉半藏，未審是那半藏？」師以拂子作圓相，進云：「丁居士請和尚轉經，和尚為轉半藏？轉全藏？人天眾前更請拈出。」師云：「南無觀世音菩薩。」進云：「祇如和尚適作圓相，與趙州當日繞禪床一匝，是同？是別？」師云：「我與趙州同條生，不與趙州同條死。」進云：「恁麼則丁居士合門增慶，先世所有罪業一切冰消了也。」師云：「且喜闍黎共證明。」進云：「雄黃美酒三鍾醉，白水菖蒲沁骨涼。」師云：「不須重註腳。」乃云：「大眾！還識觀世音麼？過去正法明，現前觀自在，止聞其名，未觀其實。至如經中所載：『得二隨順、四不思議、十四無畏、十九說法、七難、二求、三十二應、種種威神、種種誓願、種種方便，度脫眾生種種苦難，成就無量無邊、百千萬億河沙功德。』在觀世音分上祇是隙光片影，欲識觀世音大遠在！永嘉大師云：『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為觀自在。』果其不見一法，則法法全彰；惟其法法全彰，而實無有一法可得。到者裏，名無可名、稱無可稱，則念亦無可念，無可念而乃不妨常念，夫然後盡十方、盡大地、山河、艸木、鵲噪、烏啼、驢鳴、犬吠，以至風吹石臼、雨打金鈴，處處觀世音、處處念觀世音，謂觀世音念我也得，謂我念觀世音也得，謂觀世音念觀世音也得，從劫至劫，莫能窮盡，而又何世間數量所能限耶？」卓拄杖，云：「觀世音菩薩來也，大眾聞麼？」復卓一卓，云：「觀世音菩薩說法也，大眾見麼？且道現今說甚麼法？觀世音菩薩道：『蓋州丁世榮居士是真念我，不特自念我，又請人念我；不特請人念我，又請座上老罪禿念我。念念無有涯，所求悉如意。』」復卓一卓，下座。

上堂。云：「昔日，百丈禪師當眾纔集，即以拄杖趕下，復喚眾，眾回首，百丈道：『是甚麼？』又，黃檗禪師當眾纔集，即以拄杖趕下，復喚眾，眾回首，黃檗道：『月似彎弓，少雨多風。』睦州

和尚拈示云：『百丈不識好惡，有甚麼共語處？惟有黃檗猶較些子。』雪竇又道：『說甚麼猶較，直是未在。若是雪竇，以拄杖趕下便休。』大眾！你看他古人，大家出一隻手，盡力提持個事，可謂陽春白雪，唱逾高而和逾寡。接引者裏，眾集也不趕、眾去也不喚，一任他自行自止、自繇自在，只有問老僧要佛法底，卻怪老僧不得。何故？老僧自來不敢贓污於人。」下座。

都寺元賦
師慧
祖衍編
書記今羞
今何錄

千山剩人和尚語錄卷之一(終)

千山剩人和尚語錄卷之二

門徒比丘　今盧　今又　重梓

上堂

端陽，上堂。恥若問：「洞山道：『寒時寒殺，熱時熱殺。』即今不寒不熱，如何是及時一句？」師云：「角黍沈江底，蛟龍不敢吞。」進云：「道則恁道，學人又不然。」師云：「汝又作麼生？」進云：「竹葉剝開元是飯，沙糖相伴更相宜。」師云：「未在，更道。」進云：「年月雖殊，日慶時良，伏惟和尚珍重。」師云：「放汝三十棒。」若禮拜。乃云：「五月五，打艾虎，艾虎鳴，木龍舞，佳作仁，萬物睹，道一變，至於魯，石榴枝，續命縷，角亢氐，庚午土，四七三，唵蘇嚕。」喝一喝，云：「急急如律令。」下座。

上堂。云：「今日是趙以佐居士追遠道場第二日，重請山僧陞於此座，再為舉揚。大眾！祇如山僧昨日所云，人子追薦、父母受薦，總在一片實心。且道：者一片實心落在甚麼處？尸棄佛偈云：『起諸善法本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身如聚沫心如風，幻出無根無實性。』既無實性，故不特身是幻，心亦是幻；既身心是幻，故身心所作善惡諸法皆是幻。大眾！現前爐煙縹緲、旛影颮颰，僧俗交參，同臨斯會，是幻耶？非幻耶？若云是幻，山僧將甚麼說法？你大眾又將甚麼聽法？說法、聽法，歷歷孤明，又如何是幻？既不是幻，又喚甚麼作真實？若向者裡具得隻眼，真實不可得，幻亦不可得，非幻非真，一道平等，而又誰是生？誰是死？誰是存？誰是亡？而又誰為追？誰為受？正當恁麼時，一句作麼生道？」卓拄杖，云：「大眾！看趙以佐居士父母及一切有位先亡，一時向山僧拄杖頭同證無生法忍了也。」復卓一卓，下座。

上堂。云：「經已念了，趙氏門中久遠先亡俱已度了，又教山僧道個甚麼？《般若經》言：『度盡一切眾生，而實無有一眾生得滅度者。』又，《蓮華經》言：『如來如實知見三界之相，無有生死，若退、若出，亦無在世及滅度者，非實、非虛，非如、非異，不如三界現於三界。惟其現於三界，所以必須滅度；惟其不如三界，所以實無有得滅度者。』大眾！若向個裏如實明見，則處處道場，日日道場，不特趙以佐一生父母、宗親一時度盡，便是趙以佐累劫父母、宗親，以及三界一切有情、無情，無不一時度盡。盡後如何？」卓拄杖，云：「彌天洒甘雨，遍地出黃金。」下座。

上堂。云：「昔日，紹銑禪師當南公盛化時，荊湖衲子奔趨江南，恒百里無托宿，銑公半五十里為館接待。後化去，闍維，兩眼不壞，腸如鐵帶，屈折鮮明。末法以來，人多壞腸，只喜聞人惡，不喜聞人善；只愛己勝人，不愛人勝己；每每見他長處或緣法稍勝，必共搦之、擯之，不得，百計害之，所謂仰面吐天，徒污己面。要求銑公者般肚腸，不但退己讓人，而且暗相扶助，真個千古無兩。山僧到者裡來，鞍山正是要路，南往北來衲子，無不極口稱道：『明如上座慇懃接待、歡喜無倦。』則明如雖未久在山僧會下，而其所得固已多矣。今日是明如同耿家庄眾等來此設供，山僧特為拈出他者一段肚腸，使人人似者等肚腸，便一絲毫佛法不會，山僧必謂是真佛子。若其胸懷嫉妒、爭弱爭強，縱饒你會也會得、說也說得，共推是阿難陀、富樓那，山僧正見一條地獄樁子也。珍重。」下座。

上堂。舉：「雲巖禪師問道吾禪師云：『大悲千手眼，那個是正眼？』吾云：『如人半夜背手摸枕子。』巖云：『我會也。』吾云：『你作麼生會？』巖云：『遍身是手眼。』吾云：『也只道得八成。』巖云：『師兄又作麼生？』吾云：『通身是手眼。』大眾！且看通身是與遍身是相隔多少？你若向者裡緇素得出，不特與道吾、雲巖兩尊宿同出手眼，便能與大悲菩薩同其千手千眼，照徹三千大千，應用無拘無礙。今日遠來眾士俱是喪明底，千辛萬苦募化眾緣到此辦供，與諸大眾同種般若善根。山僧到者裏已將兩月，猶有咫尺而不能相見者，眾士乃從二百里、三百里扶杖而來，即此一來，便是渠心地中法眼放大光明了也。大眾！若明得心地法眼，便能不離父母所生之眼而見乎道，亦能不假父母所生之眼而見乎道。不然，莫道是兩個眼，便與你一千個眼，未免對面隔千山在。」

上堂。云：「盡大地學人蹉處，只知進前，不知退後。學人之求道與世人之求名、求利，雖所趨不同，然其知進而不知退則一也。別教中尚道：『絕學無憂。』又道：『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所以，龐居士道：『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歷代諸祖見你不肯休歇，沒奈何，用惡辣手段，或將爾雙腳打折，或向你頂門上、心窩裡狠狠一錘，教你命根斷卻，然後緩緩甦醒過來，可憐見，鼻孔依然搭著上唇。」舉：「《楞嚴經》云：『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五祖禪師卻道：『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觸著磕著，正與黃面老子同出隻手。』接引者裡又不然，盡大地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一切如舊。你若向接引處識得，方識得他五祖，識得五祖，方纔會得《楞嚴經》，然後，

不妨進前也得、退後也得。」喝一喝，云：「畢竟如何是發真歸源[妳-女+口]？待食過小馬頭齋來與你商量。」下座。
上堂。舉：「五祖道：『說心說性，即是惡口。』大眾！且道心性有甚麼過？山僧偶記得《本空偈》云：『心是性體，性是心用，心性一如，誰別誰共？妄外迷源，祇者難洞，古今凡聖，如幻如夢。』佛鑒別云：『心本非心，性本非性，心性兩亡，誰少誰剩？老倒本空，炙艾求病，妄外迷源，孤負凡聖。』山僧亦有一偈：『心是糞帚，性是溺桶，誰家屋無，拈來何用？兩個老漢，一納一送，蝦跳不出斗，鱉走還在甕。』大眾！但將者三偈擘得開、捏得合，便任爾說心說性也得、不說心不說性也得。不然，總是惡口。」一喝，下座。
上堂。云：「為人須為徹，殺人須見血，大道陵夷，於今為極。仔細思量，不關學人之事，都緣主法者，只知提獎嬰兒、撫憐幼子，不能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又爭怪得？罄光監院是牛庄舊主人，一向蹲在蝦蟆洞裏，前歲不知聽何人鼓惑，走普濟問山僧要南方蜜是子吃，山僧與他一個粟棘蓬，儘力吞不下，如是一年，每隨眾入室，輒惶懼不安。一日，在南塔，徑來辭云：『今後更不信老漢胡亂也。』可惜當時輕易放過，以致惹起一番絡索，帶累山僧來者裡出乖露醜，今日又領他合剎眷屬與庄上眾檀前來辦供，要結個甚麼般若緣？是不特帶累山僧，又帶累了許多眷屬、許多檀那，山僧不免借公報私，要當大眾狠狠與他一頓，眾中莫有同山僧出一隻手底麼？」維那出進語，師便棒，那云：「語尚未了，和尚為甚便打？」師又連棒，下座。
上堂。云：「今日是徐居士設供，請山僧舉揚此事，此事的實不費力。然不是費盡力後，斷斷不知其不費力。何故？世間惟此一事，更無有過於此事者。即費力猶恐不能搆，何況不費力？所以，古人一恁教你儘力費將去，費到無力可費時，築著、磕著，方知道從前費了底總沒交涉。雪峰道：『汝等諸人，終日在飯籮邊伸手向人要飯喫，終日在大海邊伸手向人要水喫。』玄沙又道：『終日在飯籮裏餓殺，終日在大海裏渴殺。』雲門又道：『通身俱是飯，通身俱是水。』古人恁地剖肝割膽、血滴滴為你，你為甚不領？你但識得通身是飯、通身是水，莫道不費力，祇者要費底是個甚麼？」卓拄杖，云：「五月將終天尚冷，鴈群飛去又飛回。」下座。
上堂。云：「普天匝地，亙古亙今，橫遍豎窮，無餘無欠。所以，盡十方世界一切眾生，無不於中全體顯露、全體受用，祇為你不識不知，顯露者卻不顯露、受用者卻不受用，反疑我佛如來別有長處。假使我佛果別有纖毫長處，則是我佛語言不實，誑我兒孫；非但誑我兒孫，亦且誑他父王。不見《寶積部》中淨飯王白佛言：

『若一切法皆佛法者，一切眾生亦皆是佛。』佛言：『若不顛倒見眾生者，即是其佛。大王！所言佛者，即如實見眾生也；如實見眾生者，即是見實際。』大眾！畢竟喚甚麼作實際？耳非實際，將甚麼聽法？目非實際，將甚麼見色？鼻非實際，將甚麼嗅香？舌非實際，將甚麼辨味？身非實際，將甚麼覺觸？意非實際，將甚麼分別？既一一都歸實際，者實際又向甚麼處歸著？大眾！你若覓歸著處不可得，則不特六根、六塵、十二處、十八界以至二十五有，一切了不可得，并實際也不可得，不可得亦不可得。然後，蓋州長老不妨頻頻勸施，接引大眾不妨頻頻受供，薔薇香豔石榴紅，夏至寒衣且莫送。」擊拂子，下座。

上堂。喚大眾云：「汝等諸人從本是佛，即至於今，歷百千萬億劫，並未曾有分毫移動。《寶積經》言：『如來住彼如如法中，一切眾生亦復如是，初不移動。如眾生如即如來如，如來如即眾生如，眾生、如來無二無別。』大眾！既是無二無別，為甚又分如來與眾生？眾生者，祇為不識如來。經中分明向汝道：『如來者，即諸法如義。』又維摩詰語彌勒大士云：『一切眾生皆如也，一切法亦如也。』眾聖賢亦如也，至於彌勒亦如也。如則無佛，如則無眾生。既無佛、無眾生，并如之一字已是多底。又不見《文殊說般若經》佛告文殊：『汝言我是如來，亦謂我為如來乎？』文殊言：『不也。世尊！我不謂如來為如來耶。無有如相可名為如，亦無如來智能知於如。』所以，南泉老人道：『喚作如如，早已變了也。』大眾！既不許喚作如如，畢竟喚作甚麼？」喝一喝，云：「析木城中琉璃瓦，五采間錯光照夜。」下座。

上堂。云：「山僧到者裡兩月有餘，白衣、諸禪終日在座下聽山僧搖唇鼓舌，今日重新設供，請山僧舉揚，呵呵呵，會也麼？後面路，前面河，饑便喫，脹便屙，豺狼獰似犬，鴻鴈大如鵝。囉囉哩，哩囉囉，今年禾麥熟，更比去年多。」卓拄杖，下座。

上堂。維那問：「和尚有言：『拚得豪傑，做得豪傑。』做得且置，作麼生說拚底道理？」師卓拄杖一下，進云：「一種沒絃琴，惟師彈得妙，請和尚再按指。」師便打，進云：「盞子落地，碟子七片、八片。」師云：「今日正當六月六。」進云：「左之，左之；右之，右之。」遂禮拜。師乃云：「古者道：『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又道：『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睹。』大眾！祇如現今目前，座上底是老僧，兩邊底是大眾，設供底是呂居士、趙居士暨眾檀那，飄底是旛，燒底是香，大道畢竟在甚麼處？若言者總是，有甚難睹？若言總不是，為甚道『只在目前』？」頃，舉：「真淨禪師室中問一僧云：『了也未？』僧云：『未了。』淨云：『食粥了也未？』僧云：『食了也。』淨云：『又道未了？』

又問：『外面甚麼聲？』僧云：『雨聲。』淨云：『又道未了？』
又問：『現前是甚麼？』僧云：『屏風。』淨云：『又道未了？』
又問：『會麼？』僧云：『不會。』復示偈云：『隨緣事事了，日用無欠少，一切但尋常，自然不顛倒。』雖然如是，你若作日用尋常會，便拖帶真淨老漢入拔舌地獄去也。既不許日用尋常會，又作麼生會？」卓拄杖，云：「晴天好晒衣。」下座。

上堂。云：「今日是趙氏三昆玉領渠合家同朱居士設齋，與大眾送行。善迎不如善送，好頭須得好尾。來時虎笑風生，去時龍騰雲至。等閒豎拂拈槌，惹得如狂似醉。謾誇頑石點頭，浪說天花亂墜。但使黃葉止啼，何妨把賤作貴？三門佛殿交參，露柱燈籠易位。金剛寶劍倚天，外道邪魔膽碎。北俱盧洲鳴鐘，西瞿耶尼犬吠。震動帝釋天宮，東海鯉魚鼎沸。且喜浪靜波平，依舊青山綠水。臨行一句真言，只在遼陽新寺。」卓拄杖，便下座。

上堂。云：「山僧與爾者方諸檀及各剎諸禪，原從多劫中同事諸佛、同種般若而來，今日到者裡，正是他鄉遇舊知，不是新相識。正團圞得好，不期又有遼陽新寺之請，不得已要與諸檀及諸禪分手，不覺凄然。古云：『人非艸木，安能長聚而不離？』若能內不著心、外不著法，心法雙亡，內外如如，則諸檀即是諸禪，諸禪即是山僧，聚無可聚，離無可離，然後，不妨山僧自山僧，諸禪自諸禪，諸檀自諸檀，有時離而復聚，有時聚而後離，所謂動若行雲，止猶谷神，豈有心於彼此，那有像於去來？正當恁麼時，一句作麼生道？一片野雲留不住，夜來依舊月團圓。」下座。

上堂。卓拄杖，云：「大眾見麼？諸佛不曾出世，祖師不曾西來，只是者個。至於諸佛手授，授底也只是者個；諸祖相傳，傳底也只是者個。最是渾成，不假雕琢。山僧當年將為有多少奇特，頓捨世緣、追尋求訪，及乎得來，也不過就是者個。今日到者裡，徐居士、姜居士、羅居士領眾善信強要山僧人天眾前拈出者個，山僧不敢囊藏被蓋，盡數傾向你諸人面前了也。昔日，善財入彌勒樓閣，猶資斂念；普眼入普賢玅境，亦借威神。大眾現前，不用商量、不費周折，直截便見，撩起便行，一處通，千處萬處透脫；一處明，千光萬光普照。然後，不妨隨時喫飯、穿衣、屙屎、撒尿，與諸佛祖把手同行；如其未然，山僧不免為汝重加註解：黃瓜長似臂，茄子大如拳。」下座。

上堂。云：「真體無體，不許向無體中覓；實相無相，不許向無相中求。《蓮華經》云：『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但能於相無相、於體無體，直下纖塵不立，等閒遍界全彰，物物上明，頭頭上現，盈溝塞壑，拄地撐天，何必覺城東際始見文殊，樓閣門開方參慈氏？大眾！要見文殊麼？三伏炎蒸如墮甑；要識慈氏麼？四肢出

汗似流泉。祇如今日瀋陽諸檀冒暑遠來設供，大眾作麼生酬謝？」以如意指云：「火雲已變甘霖下，遍塞清涼五穀成。」

上堂。師云：「昔日，大愚辭歸宗往諸方參五味禪去，歸宗道：『諸方有五味禪，我者裡只有一味禪。』今日，永安底禪百味具足，且道者百味與歸宗那一味是同？是別？兩年以來，老僧不知費了多少鹽醬，纔得你此方僧俗男女均沾些子滋味，只有老僧尋常自己受用底者一味不敢輕易拈出。何故？你若覷著，即瞎卻你眼；你若聞著，即聾卻你耳；你若嗅著，即塞著你鼻；你若舐著，即截卻你舌；你若觸著，即碎卻你身；你若分別，即斷卻你意。眾中莫有無眼、耳、鼻、舌、身、意底？出來，老僧與你同甘共苦。有麼？有麼？」復成一偈：「者一味，百味足，威音那畔常飲啄，御饌珍羞莫比倫，白牯狸奴同果腹。是醍醐？是毒藥？趙州親見老南泉，解道鎮州大蘿蔔。上四三，下二六，雖然塞壑復堆山，人人有口未嘗著。未嘗著，何處摸？楊岐留下栗棘蓬，雷峰寄來鴨腳木，今日和盤托出來，散與檀那增百福。」卓拄杖，下座。

上堂。師云：「學道人隨緣喫飯、任運著衣，雖然若兀如癡，不許違時失候。比如老僧，去歲在大寧，也是現前大眾、也是現在檀那；只今在永安，還是舊時大眾、還是舊日檀那。為甚在大寧則見火而親，在永安則遇風而喜？豈人性有變更？乃天時有寒暑。然，須知人人腳跟底下有不寒不暑底一座山子，如天普蓋，似地普擎，蕩蕩平平，無遮無障，未有世界以前，早有者一座山子，及至毘嵐風起、世界壞盡，者座山子安然不動。只是你諸人現今不肯收管，你若肯收管，一任你行便行、住便住、坐便坐、臥便臥，自在縱橫，縱橫自在，然後，知永安即是大寧，大寧不離永安，盡十方虛空，總不曾離卻者裡一步。在我出家兒，喚作處處道場；在諸檀那，喚作處處福田。道場無盡，福田亦無盡。」頃，又舉：「僧問洞山：『寒暑到來時如何迴避？』洞山道：『無寒暑處迴避。』進云：『如何是無寒暑處？』山云：『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大眾！若會取者一則，偏正回互，洞然明白。今日若有人問：『寒暑到來時如何迴避？』老僧也向他道：『無寒暑處回避。』渠若問：『如何是無寒暑處？』老僧便向道：『邊塞霜多秋又近，大家及早辦寒衣。』」下座。

上堂。舉：「慈照禪師示眾云：『十五日以前諸佛生，十五日以後諸佛滅。十五日以前諸佛生，你不得離我者裏，你若離我者裏，我有鉤鉤你；十五日以後諸佛滅，你不得住我者裏，你若住我者裏，我有錐錐你。正當十五日，且道用鉤即是？用錐即是？』古人恁麼為人，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永安者裡卻不然，十五日以前諸佛不曾生，你若要離，一任你離，我者裡燒茶濕你嘴；十

五日以後諸佛未曾滅，你若要住，一任你住，我者裡燒茶濕你嘴。且道正當十五日如何？聽取一偈：正當十五日，秋蟬初鼓翼，白露降庭柯，涼風漸蕭瑟。後寺打齋來，甘泉爭進食？為報諸禪流，小心防哽咽。」下座。

上堂。舉：「寒山子偈云：『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本權禪師和云：『吾心似燈籠，點火內外紅，有物堪比倫，來朝日出東。』恁他舉似太殺顯露，然不知多少人向個裏解道：秋月是明底，燈籠也是明底，日出也是明底，喻人心本自明，祇為外塵遮障，學道人必須去其遮障，復其本明。者也說得是，我且問你，喚甚麼作本明底心？你莫認現前鑑覺底是麼？我也不道你現前鑑覺底不是，你纔打個瞌睡便冥然無知，你者鑑覺底向甚處去也？若道瞌睡時鑑覺底便沒了，忽然醒來鑑覺如故，你更不須向別處參究，但看瞌睡時冥然無知、忽然醒來鑑覺如故底是個甚麼？驀地識得，方了汝心本非明暗，亦無外塵遮障得。山僧不惜眉毛再示一偈：懞懂真懞懂，我心黑漆桶，何物堪比倫？好似海州接引寺路東角頭盛惡水底缺口大瓦甕。大眾會麼？你若不會，山僧又將第二杓驀頭潑去也。」卓拄杖，下座。

上堂。云：「昔有城東老母，生同佛時，不願見佛，每見佛來，輒便回避。然避至東邊，佛即於東邊現，避至西邊，佛即於西邊現，乃至以手掩面，佛即向伊十指中現。大眾！你道佛心等慈，當日未見佛者寧遂無人，為甚別處不現，單向老母處現？況且別人有終日念佛、終身想見佛、不得見佛，為甚他不願見，偏處處得見？你若向者裡窺破，盡大地、盡十方都盧總是一體，你若要回避，沒你回避處，你若要趨向，也沒你趨向處。城東老母即是釋迦老子，釋迦老子即是城東老母，是佛何須更見佛？是佛何能更避佛？汝等終日念佛、終身想見佛，一聞他不願見佛，便道他與佛無緣，不但錯過了城東老母，早錯過了釋迦老子也。汝等要見佛麼？但將平日是非、好醜、淨穢、取捨、種種分別一齊放下，然後隨緣安分，事上以敬，馭下以慈，束身以嚴，處人以和，則人人是佛，處處見佛，各人家裡、炕上、棹上、鍋臺上、掃帚頭上，無不放大光明，轉大法輪，又何須特地？雖然，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下座。

上堂。云：「節序暗遷，炎涼易改，方爾流金爍石，釋迦、彌勒在猛火燄裏轉大法輪，倏然拔木吹沙；臨濟、德山向烈風頭上揚正法眼。蟬聲聒聒，唱無生曲於鬱密梢頭；鴈字翩翩，寫大部經於碧空天際。若也離見絕聞、超聲越色，始覺頭頭漏洩、物物顯彰，用處覿體全真，拈來當機直截。只如慈恩僧主、普化、瀋陽諸檀專本剎

當家，同印真、顯如二禪遠來設供，大眾如何祝讚？」卓拄杖，云：「萬戶屢施寧有盡，百年長送不嫌頻。」下座。
上堂。師舉拂子，云：「拂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穿過帝釋鼻孔，適撞著雲門扇子，大家爭論佛法，扇子道：『嶽自高也，壑自下也，鵠自白也，烏自玄也，鶴頸自長，鳧頸自短也。』拂子道：『嶽可使下，壑可使高，鵠可使玄，烏可使白，鶴頸可使短，鳧頸可使長。』東海鯉魚又不合從中插嘴道：『何高、何下、何白、何玄、何長、何短？』直至於今分疏不下，賴遇金銀庫、撫順、鎮寧、廣慈四處同來設供，請山僧為渠解釋，山僧每人與他三十棒了也。止有各處齋主現在拱立，作麼生發放？」擊拂子，云：「遞相啗嚼何時了，直向龍華會裡休。」下座。
上堂。師云：「秋風高，鐵馬頻嘶；秋露凝，石人闇泣；秋霖瀉，玉龍退角；秋江澄，泥牛匿跡。者四句，一句是賓，一句是主，一句是賓主交參，一句是賓主不立。汝等若分疏得出，便不難易短為長、轉小作大，一為無量，無量為一，於微塵裏現寶王剎，坐毛端上轉大法輪。如其未然，更聽一偈：天肅地平，雷驚電怪，雨滿荒城，風清絕塞。嘉禾既登，萬民稱快，僧俗遠近，咸臨斯會。好日多同，數采一賽，畢竟如何？壽山福海。」擊拂子，下座。
上堂。師云：「一法若有，毘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汝等作麼生和會？莫道真體本無，用處全有。體若實無，法從何起？用若實有，法何能周？祇如適纔撞鐘時，鐘中無鼓響，及乎擂鼓時，鼓中無鐘響，為甚鐘鼓齊鳴，卻又無雜無礙？個裏會得，不妨放行處把住，亦不妨把住處放行。放行也，碾頭磨耳齊放光明，禿帚破箕盡彰神用；把住也，毒龍猛虎頓失威獰，晝日夜星同歸黑暗。大眾！且道：放行為人是？把住為人是？老僧不免分付拄杖子，聽拄杖判斷去也。」卓一卓，下座。
解制，上堂。維那問：「古人道：『一棒一喝，轉凡成聖。』未審凡從何轉？聖從何成？」師云：「勝會已隨殘暑盡，禪心又逐塞鴻高。」進云：「又言：『密移一步看飛龍。』學人一步向甚處移？」師云：「布袋解開隨處好，不須更驗蠟人兒。」進云：「作麼生是飛龍？」師舉拂，云：「看！看。」那一喝，師云：「既善張牙，為甚不見舞爪？」那掩耳歸眾。乃云：「大眾！結制來不覺多時，又當解制了也。倏然而聚，倏然而散，聚散亦復何常？還知有隨緣不變者一著麼？若果知有，不妨結處解、解處結，結又結個甚麼？解又解個甚麼？不見曹山當時辭洞山，洞山問云：『子向甚麼處去？』曹云：『向不變易處去。』洞云：『不變易處豈有去耶？』曹云：『去亦不變易。』爾看他知有底人更不須甚麼奇言妙句，祇者『去亦不變易』五個字便能建立曹洞一宗，遞代相傳，兒

孫繁衍，至今與臨濟並茂。大眾！若識得者五個字，自然步步踏著實地，一任東去、西去，盡大地是我伽藍，隨處作主，遇緣則行，酒肆魚行，橫穿直撞；如其未然，門內蔓蔓門外艸，切須牢把鼻頭繩。」下座。

上堂。卓拄杖，云：「大眾！曉了也未？似恁麼顯露明白，為甚還不曉了？難道是你諸人分外底事麼？在家、出家，平等具足。老僧恁麼道，也只為酬答陳居士百二十遠來一片盛意，若遇明眼衲僧，未免笑破他口，何況牽枝帶葉，成甚道理？不見道：『多言復多語，由來反相誤。』又道：『言多去道轉遠。』謾道言得不是，便言得十成，已是洼瓜國裡親娘，有甚著急？玄沙和尚道：『直饒得，似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雖然，莫見恁麼道，便錯會道無言無說即是。』若據老僧看來，直得釋迦掩室、淨名杜口、空生宴坐、釋梵雨花，猶未離得生死岸頭。畢竟作麼生纔離得生死岸頭？」良久，云：「時寒，珍重。」下座。

上堂。以拂子指云：「寒風颯颯，法鼓逢逢，山門裏努目擎拳，法堂中披衣側立，大好個消息。你等諸人若向者裡會得，正好回去種公田、輸公稅、婚男嫁女、喝婢呼奴，家家牛馬成群，個個倉箱盈溢。若要佛法，須向街頭巷尾、酒肆魚行、肉案前、屠刀下會取始得。莫是老僧言句顛倒麼？若云佛法不同世法，固是隔關不通；若云世法即是佛法，又是顢頇儱侗。祇如佛法、世法一齊拈卻，汝等諸人又向甚麼處會取？」良久，云：「卻憶舊山此時節，梅花繞屋白紛紛。」下座。

上堂。罄光問：「聞鐘登殿，擊鼓陞堂，莫是觀音入理之門麼？」師云：「一夏接待不易。」進云：「海州已過，重駕慈航，多年破壞，云何得度？」師云：「那方無主遊魂，好生接引始得。」進云：「接引後如何？」師云：「不用多言，善為路。」又問：「性相二宗還有淺深也無？」師一喝，又問：「禪宗五派還有優劣也無？」師豎拂，云：「總向者裡會取。」進云：「和尚鬼眼。」師云：「臨行放你一著。」光禮拜。乃云：「若論個事，三世諸佛提不起，歷代祖師傳不及，三乘十二分刻影鏤空，一千七百則拿三道兩。所以，釋迦於然燈會上徒勞布髮，神光於熊耳山前空爾埋腰。果是大丈夫漢，向黃面老人未曾出世、碧眼阿師未曾西來以前全身放下，便解橫衝直撞、倒捋斜拋，寒騎石馬，追回沙磧之風；夜放泥牛，踏碎澄潭之月，到恁境界，正須一粒巴豆盡情瀉卻，然後不妨在天同天、在人同人、在僧同僧、在俗同俗，遼陽底不妨長在遼陽，海州底不妨各還海州，牛庄上一任送往迎來，金塔下從教饑飧渴飲。」喝一喝，云：「三十年後莫道老僧誤賺諸人。」下座。

上堂。師云：「盡十方三世諸佛、菩薩、一切賢聖，俱向這一門入，若識得者一門，八萬四千法門門門洞開；若不識者一門，八萬四千法門門門閉塞。汝等歷劫來癡狂外邊走，老僧今日不免八字打開此門，令汝得入。」卓拄杖，云：「大眾！不用躊躇，徑捷便入。」頃，又舉：「古德道：『汝等諸人若未得個入處，須急尋個入處；既得個入處，又須尋個出處。』老僧不惜口業，更為你諸人重重指出。如何是入處？今日頭九盡；如何是出處，明朝二九頭。祇如不出不入，正當恁麼時一句作麼生道？」又卓一卓，云：「長灘水接蒲河水，權與螺灣酌壽卮。」下座。

上堂。書記問：「十方三世佛，阿彌陀第一。分身遍塵剎，隨類度眾生。恁麼則終日受生、終日涅槃。世傳今日是彌陀誕日，且道是那一生底誕日？」師云：「南無無量壽如來。」進云：「情知和尚記不得。」師云：「南無燈籠露柱如來。」進云：「假如同日生者皆彌陀也。」師云：「你道燈籠露柱與彌陀是同生不是同生？」進云：「齋主虔誠，不免領受厚供。」師云：「且退。」進云：「六祖道：『東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國？」師云：「門外長河萬古流。」進云：「祇如不念佛、不造罪底又生何處？」師云：「風送潺聲來枕上，月分澄影到窗前。」進云：「未審和尚百年後生何世界？」師云：「終歸大海作波濤。」進云：「現前諸上善人，見者、聞者盡蒙授記了也。」師便休。

頃，云：「經中分明道：『其人臨命終時，阿彌陀佛與諸聖眾現在其前，即得往生彼國。』為甚於今人，向他道：『你得往生。』即便歡喜，向他道：『你當命終。』即便生怒？既是一時佛說，卻乃分喜分怒，蓋因無始劫來逐境生心，順之即喜，逆之即怒，譽之即喜，毀之即怒，種種愛憎，種種取捨，目前些小境緣打不過，何況生死大事？即此貪生怖死一念，便與阿彌陀佛相隔何啻十萬億佛剎？山僧有個捷徑方子，也不用命終，也不用往生，你但將平昔一切愛憎取捨、種種情見一齊拋向太子河，阿彌陀佛與諸聖眾管取時刻現在汝前，便走東廁頭也踏著車輪大似蓮華。汝莫道者個方子我也知得，爭奈處在世界，觸境遇緣，由不得生喜生怒，則除是深山大澤隔絕人世，纔得此心寧靜。不見道：『愚人除境不除心，智者除心不除境。』昔，四祖大師語牛頭嬾禪師云：『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何由起？』但得妄情不起，如太虛空，何順？何逆？何譽？何毀？又何西方之不此土、此土之不西方耶？今日幸遇彌陀降誕，諸僧善或從南來，或從北至，或先生，或後生，或同日降生，同臨斯會，同聞斯法，且喜一時同生極樂去也。」拽拄杖，下座。

上堂。師以拄杖右邊卓一卓，云：「佛來也，佛來也。」又以拄杖左邊卓一卓，云：「魔來也，魔來也。」又以拄杖中間卓一卓，云：「佛來，魔來，拄杖子總與驅向他方世界去也。大眾！你道拄杖子蘊何德行、仗何勢力，為甚佛來也驅、魔來也驅？祇為他無心作佛，所以驅得佛；無心作魔，所以驅得魔。惟其驅得佛、驅得魔，所以有時現魔身而行佛事，有時現佛身而行魔事，有時現佛身而行佛事，有時現魔身而行魔事。雖行魔事，且不受魔報；雖行佛事，且不求佛果。大眾！既不受魔報，又不求佛果，畢竟作麼生？」又卓一卓，云：「節高高麗粳米好，食者無病亦無惱。」下座。

僧慧鑑還經，請上堂。舉：「《金剛經》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若復有人於此經中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甚多。』後人紛紛指注，有底道：末後『夢、幻、泡、影』等四句是四句偈；有底道『色見聲求』是四句偈，有底道『無我、人、眾生、壽者』是四句偈；又有底，將《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分作四句者；又有底道：四句亦無定法，從『如是我聞』至『信受奉行』隨拈四句皆是者；又有底道：四句是活句、不是死句，若向經中覓，無有是處者。俱是人天座上人語，殊不知總是、總不是？若據老僧說，者四句也不在經內，也不在經外，只在你等諸人日用中。你等行也是四句，住也是四句，坐也是四句，臥也是四句，你纔起心覓者四句偈，早已不是四句；及乎你不要覓，又沒你回避處。若能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則日日受持、日日讀誦、生生受持、生生讀誦，又何止一卷、二卷乃至百千萬億卷？今日因郝長老托玉峰上座前來懇請，要完經愿，老僧特為拈出，仰煩大眾少頃同往齋堂，展缽拈匙，同轉此經，惟願郝長老與一切狸奴白牯同明般若正因，同獲金剛種智。」擊拂子，下座。

上堂。云：「甘泉長老終日在路頭上接待，然老僧在接引便來接引、在永安便來永安，於今在慈航又來慈航，就是盡四天下都去接待，也是本等。祇如王居士等八弟兄從長安千餘里來此，本為求財，卻能捨財，然捨浮財而得聖財，是名真實求財者。世間一切金銀寶物不過峰頭雲、水中沫，汝等諸人各有一分大本錢，父母未生以前早已備辦，從娘胎裏墮下地來，呱底一聲，完完全全，無有纖毫少欠。無奈汝等迷惑外求，東馳西逐，拿著明珠彈飛雀，莫道彈不著，縱饒百發百中，所得不償所失，便如鄧通守著一座錢山，終然是個窮子。諸佛出世祇為憐憫汝等窮子冷暖辛苦，不知費了多少言辭、多少方便，無非引誘窮子還歸寶所。然諸佛與你底便是你父母未生前備辦下底，你但識取父母未生前底便是諸佛受用底。《經》言：『我本無心有所希求，今此寶藏自然而至。』老僧今日

不免將諸佛寶藏打開，任你諸人恣取，生生劫劫受用無窮，大眾！快些取去。」以拂子打圓相，云：「大風吹不盡，遍地雪花肥。」下座。

上堂。云：「今日瀋陽、白塔、石佛諸剎長老衝寒冒雪而來，又是優婆夷高今柏解其環珮、領諸信女同來設供，且喜新發心菩薩遠近齊至，周匝圍繞，佛祖開顏，龍天欣敬，老僧病體頓覺輕爽。昔達磨初祖渡海而來，祇是傳心，不言傳戒，以致禪律每每分門。殊不知戒為心地法門，心外無戒，戒外無心？《經》中道：『眾生受佛戒，即入諸佛位。』與達磨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有何差別？故知傳心即是傳戒，捨戒無以明心；受戒即當明心，非心將何作佛？所以，山僧到者邊極口贊揚，兩年以來，六番說戒，一番盛似一番，已受者勿論，未受者雖處深山窮谷，無不聞風興起，真關東佛法千古一時。惟願汝等常持此戒，共明此心，將此心戒傳化未來，則佛祖慧命永永勿絕也。珍重！」下座。

上堂。作麼問：「大會弘開，三世佛集。過去、未來且置，如何是現在佛？」師云：「風吹邊霧盡，雪洗塞塵清。」進云：「三歲獅子吼，十方絕狐蹤。如何是獅子吼？」師震聲一喝，進云：「疑是旃檀林裏客，誰知癩狗吠寒邊。」師便棒，麼禮拜。乃以拄杖指云：「過去莊嚴劫千佛、現在賢劫千佛、未來星宿劫千佛，今日同聚慈航，各各出廣長舌，互相諍論，有底道：戒為第一；有底道：教為第一；有底道：禪為第一。似恁麼諍，盡河沙劫無有了期，不免問取露柱，露柱道：『止！止，不須諍。明心名禪，說心名教，束心名戒。名雖有三，其實無二。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譬如你者邊柴河、渾河、太子河，各各分流，流到三岔河口匯而為一，水性無別故。』燈籠開口震聲一喝道：『我者裡一滴也無，說甚麼水性無別？』老僧拄杖子旁觀不分，將燈籠、露柱各與三十，惟有三世諸佛念海州趙肥子祖孫遠來，且交付現前大眾，好生稱名禮拜著。」卓拄杖，下座。

上堂。拈香云：「者一瓣香，三千諸佛也不知他來處。雖然，木有本，水有源，爭敢忘卻？爇向鑪中，專為供養原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贈太子太保、謚文恪韓公封淑人車太夫人，用酬罔極之恩。」就座。白椎竟，十方問：「幸遇狸奴出窟，白牯翻身。出窟且置，翻身一句作麼生道？」師云：「瑞雪正飄空。」進云：「忽遇大風吹時如何？」師云：「有田皆種玉，無樹不開花。」進云：「畢竟如何？」師云：「雖然不借春風力，也解和融潤物華。」方復擬進語，師便打，進云：「打則不怕。」師復打，復進云：「《法華經》言。」師亂棒趕下，乃云：「父兮生我，母兮育我；小則晨定昏省，大則顯親揚名，此世間之孝也。作麼生是出世間之孝？祇如

睦州尊宿織屨養親，喚作出世之孝麼？且喜沒交涉。又如目犍連尊者得大解脫，運大神通，手擎金錫，掌托龍盂，詣地獄門，卓然尋省，見其慈母，悲泣無量，喚作出世之孝麼？且喜沒交涉。至如我大覺世尊十九出家，在雪山六年，行盡苦行，後於金剛座上睹星悟道，卻回本國為父王說法，復上忉利為母說法，喚作出世間之孝麼？者也不過為人天立個標榜，我佛之孝正不在是。函可從二十九歲剃除鬚髮，比時嚴父先逝、慈母在堂，割愛棄恩，從師度嶺，至今一十五年，不幸慈母棄世，姊妹兄弟前後遇難、死亡殆盡，惟餘函可，孤身放逐萬里，因循懈怠，道力不加，中夜思量，慚愧無地，世間之孝全缺，出世之孝罔聞，真世、出世間一大罪人也。今日適當母難之辰，四方僧善齊集座下，海州諸檀那復不辭遠涉，欲為稱觴，無乃重老僧之罪而益老僧之慚耶？雖然，賊來須打，客來須待，山僧者裡既無可待亦不須打，只有一則陳腐公案不免拈出。昔，溈山和尚示眾云：『老僧百年後，向山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脅下書一行字云：「溈山僧某甲。」爾時，喚作水牯牛，又是溈山僧；喚作溈山僧，又是水牯牛，畢竟喚作甚麼？』汝等若向個裡下得一語，非但可為老僧消罪釋慚，世、出世間兩俱無憾，亦可續長佛祖慧命，為一切人天增延福壽。大眾！試出來道看。」眾下語不契，師云：「何不道：待老漢作牛時方道？」隨舉手云：「雪地嚴寒，敬謝大眾。」眾禮拜，下座。

上堂。維那問：「《大悲懺》言：『千佛出世，不通懺悔。』畢竟如何懺得？」師云：「門外千山盡白頭。」進云：「勿輕小罪，以為無殃。如何得無殃？」師云：「點點滴滴。」進云：「祇如現前，新舊大德，逐日禮拜，功德回向阿誰？」師以拂打圓相，云：「會麼？」進云：「恁麼則趙居士全家迪吉也。」師云：「也不在他一人。」乃云：「教中道：『聞一佛名，恭敬禮拜，能滅無量罪，集無量福。』何況三千諸佛名同時得聞、同時禮拜，則又何福不集？何罪不消？然汝等止知諸佛名，且不知諸佛出身。昔，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雲門道：『東山水上行。』大眾！若向雲門句裏會得，不特諸佛出身，便識得諸佛歸著處；若識得諸佛歸著處，便是汝等諸人放身捨命處；既識汝諸人放身捨命處，傅大士所謂『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更何必焚香展卷、腦門著地，而後謂之禮懺耶？雖然，到者裡一拜也少他不得。今日趙居士為汝等三番設供，請老僧證明功德圓滿。且道：圓滿一句作麼生道？」卓拄杖，云：「但聞是法者，悉皆成佛道。」下座。

上堂。云：「世間聚散，如水上萍、如風中葉，本自無定。不見昨日戒壇中幾盈千眾，今日忽然散去大半？且道去底是？留底是？論跡則有去來之異，論心實無聚散之殊。大眾！你但識取無殊底，則

留亦得、去亦得，諸佛、諸祖、一切大善知識盡隨你腳跟轉；不然，雖終日在老僧座下，未免猶隔津在。且道如何是不隔底句？」良久，云：「今日耿家屯有齋。」下座。

上堂。云：「就路還家易，離波覓水難。所以道：欲識諸佛、師，向眾生無明心內識取；欲識常住不凋性，向萬物遷變中識取。識得，便能拈一莖艸現丈六金身；若不識，縱有丈六金身，卻被一莖艸蓋覆。」復舉：「歸宗門下有一僧，半夜大叫云『我大悟也，我大悟也。』次日，歸宗上堂，喚夜間大叫僧出云：『你見個甚麼道理便說大悟？』者僧道：『師姑原是女人做。』老僧在俗聞舉，不覺通身輕快。今日因諸子遠來，不免將真正經驗底藥頭拈出，只用一味不疑湯送下。大眾！倘信不及，待老僧看病回來，再為你添個引子。」下座。

上堂。云：「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此是四弘誓願，三世諸佛同此發願，一切聖賢依此發願。慈航今日逐句要換一字：眾生無邊誓無度，煩腦無盡誓無斷，法門無量誓無學，佛道無上誓無成。大眾！你道是違背佛旨？不是違背佛旨？」喝一喝，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上堂。云：「終年辛苦枉馳求，不到盡頭誰肯休？今朝已到盡頭也，為問諸人休不休？世間人只為名利兩字，從年頭到年尾休不得；出家兒又添了生死兩字，也從年頭到年尾休不得。昔日也有個充發長老，喚作『道楷』，示眾道：『臘月三十日以前則不問，正當臘月三十日，佛也救你不得，法也救你不得，祖師也救你不得，天下老和尚也救你不得，老僧也救你不得，閻老子也救你不得，直須盡卻今時始得。』大眾！你道今時作麼生盡？縱饒你將名利兩字與生死兩字及平時種種馳求、如許情念盡數拋卻，也還有盡不了底。如何是盡不了底？試看和風吹凍解，長河依舊向西流。」下座。

元旦，上堂。舉香，云：「大眾！著眼，者瓣香了無奇異，其力甚大，其用甚廣，其利甚普。在天地，則發育萬物，蒸為太平景色；在人身，則調和四大，薰成菩提種子；在老僧手裡，上祝無疆聖壽，下祝同樂民生，和氣充遍於域中，恩光遐被於塞外，再祝護法、檀那、現前七眾，元日設供錦州劉大人合家應時納祐，慶無不宜。」就座。白椎竟，書記問：「風晴日朗，歲色增新，一花燦爛則不問，萬象含輝事若何？」師云：「爆竹聲中催臘盡，梅花夢裡送春來。」進云：「四海盡承春氣力，何人不在化光中？」師云：「莫嫌寒塞苦，歲歲見豐登。」進云：「昨晚爆竹說法與今日和尚說法是同是別？」師云：「今年更勝去年。」進云：「恁麼則仁風

永扇，慧日長明。」師云：「天下人安我亦安。」進云：「昔日世尊拈花，迦葉微笑，未審慈航如何舉示？」師一喝。進云：「人天欣仰則不無，學人意不如是。」師云：「你又作麼生？」進云：「三韓冰尚結，五國地猶寒。」師云：「南無三滿哆。」進云：「伏惟和尚萬安。」便禮拜，師云：「打頭一棒也少你不得半文。」問：「陳年事已過，新年事若何？」師云：「泥牛貪綠艸，石女舞春風。」進云：「未審新年、陳年如何分別？」師以拂打圓相，進云：「大眾仰瞻一句如何道？」師豎拂，文禮拜，師云：「便恁麼去，也少一棒不得。」進云：「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如何是成佛底事？」師云：「粗茶淡飯度年光。」文禮拜，云：「謝和尚指示。」師乃云：「且喜大眾人人都增得一歲，殊不知大眾人人都減卻一歲？增固可喜，減亦可惜，惟有者一頭水牯牛，他也無增，他也無減，不知寒來暑往，不知送舊迎新，不受三界拘牽，不隨二氣遷變，自繇自在，獨脫獨超。大眾！曾識者一頭水牯牛麼？若未識得，隨老僧到方丈裡，再加爾些新鮮艸料。」下座。

上堂。師舉：「趙州和尚云：『我在南方行腳，除二時粥飯，是雜用心。』若據老僧看來，刻刻都是雜用心。莫道如世間人，求名、求色、求財種種是雜用心，又莫道習學一切工藝、博探一切俗典是雜用心，便是終日禮拜、終日持念也是雜用心，通一切經、明一切論、透一切公案也是雜用心，靜坐習定也是雜用心，尋師訪友也是雜用心，參禪問道也是雜用心，斷煩惱、向真如也是雜用心，了生死、證涅槃也是雜用心，汝等即今站立傾聽、老僧即今信口胡說也是雜用心，直饒爾百不思、百不想、寂寂空空如枯木土石也是雜用心，爾纔怕雜用心也是雜用心。然則畢竟作麼生方得不雜用心耶？」喝一喝：「歷歷汆汆，七人八穀。」下座。

空和尚誕日，師至筵前拈香禮拜，起，顧眾云：「古人云：『東弗於逮道一句，南贍部洲也聞；西瞿耶尼道一句，比鬱單越也聞；天上道一句，人間也聞。』何故？心心相知，眼眼相照。祇如空老人現住福州，不孝子函可卻向瀋陽南塔祝壽，相去一萬餘里，且道老人還聞也無？若道得聞，老人現在彼處說法，者裏為甚不聞？」以拂子擊案云：「聞麼？汝若向個裏得聞，不特老人福州說法得聞，即今釋迦老子現在靈山說法汝也得聞；又不特靈山說法得聞，即今壽筵上茶碗、果碟、香爐、燭臺與兩邊土床、木柱同時說法汝盡得聞。大眾！莫見恁麼說便思量道：『此是無言、無說也，無聽、無聞也。』」又道：「無言無說是真言說，無聽無聞是真聽聞也。」便又引：「《金剛經》道：『無法可說，是名說法。』」又引：「《楞嚴經》道：『反聞聞自性。』且道自性作麼生聞？爾又不妨

廣去搜尋證見道：『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毘耶，須菩提唱無說以顯道，釋梵絕聽而獻花。』者般說話不道不是，任爾將三藏十二部一齊翻將出來，說到來年三月十七，不特聞不得老人福州說法，現今山僧恁地鼓兩片皮，爾也直得有眼如盲、有耳如聾。不見洞山和尚去參溈山，問南陽國師無情說法話，溈山道：『闍黎記得麼？』洞云：『記得。』溈云：『試舉一遍看。』洞遂舉：『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國師云：「墻壁瓦礫是。」僧云：「墻壁瓦礫豈不是無情？」國師云：「是。」僧云：「還解說法否？」國師云：「常說熾然，說無間歇。」僧云：「某甲為甚不聞？」國師云：「汝自不聞，不可妨他聞者也。」僧云：「未審甚麼人得聞？」國師云：「諸聖得聞。」僧云：「和尚還聞不？」國師云：「我不聞。」僧云：「和尚既不聞，爭知無情說法？」國師云：「賴我不聞，我若聞，即齊於諸聖，汝即不聞我說法也。」僧云：「恁麼則眾生無分去也。」國師云：「我為眾生說，不為諸聖說。」僧云：「眾生聞後如何？」國師云：「即非眾生。」僧云：「無情說法，據何典教？」國師云：「爍然言不該典，非君子之所談。汝豈不見《華嚴經》云：『剎說、眾生說、三世一切說。』」』洞山舉畢，溈山道：『我者裡亦有，只是罕遇其人。』洞云：『某甲未明，乞師指示。』溈豎起拂子云：『會麼？』洞云：『不會，請師說。』溈云：『父母所生口，終不為子說。』洞云：『還有與師同時慕道底麼？』溈云：『此去豐陵攸縣，石室相連，有雲岩道人，若見，必為子重。』洞山遂去見雲岩，舉前因緣了，便問：『無情說法甚麼人得聞？』岩云：『無情得聞。』洞云：『和尚聞不？』岩云：『我若聞，汝即不聞吾說法也。』洞云：『某甲為甚不聞？』岩豎起拂子云：『還聞麼？』洞云：『不聞。』岩云：『我說法汝尚不聞，豈況無情說法耶？』洞云：『無情說法該何典教？』岩云：『豈不見《彌陀經》云：「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洞山於此省得。大眾！且道洞山因甚麼便省得？」復以拂子擊案一下云：「聞麼？大眾！但向者裏得聞，便知無情說法與有情說法無二無別，便知洞山、雲岩、溈山、南陽國師紛紛說法，與者壽筵上茶碗、果碟、香爐、燭臺、兩邊土床、木柱同時說法無二無別，便知山僧現今在南塔鼓兩片皮，與靈山會上以及四大部洲、天上、人間同時說法無二無別。」復擊一擊云：「聞麼？聞麼？聞得底不妨出來證明。」湧光出云：「知恩者少，負恩者多。」師震聲一喝云：「聞得也是三十棒，聞不得也是三十棒，還有六十棒，三十棒寄與福州老人，三十棒山僧不免自領將去。」歸方丈。

端陽，上堂。僧問：「屈子沈江即不問，祇如邇日大地忠魂如何濟度？」師云：「南無觀世音菩薩。」進云：「爭奈空言不當喫何？」師舉拂子，云：「者個是空言？不是空言？」進云：「者個是拂子，畢竟忠魂如何濟度？」師喝一喝，云：「汝不識忠魂。」乃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請問諸善知識，喚甚麼作時節？莫道是端陽時節麼？莫道是上堂說法時節麼？祇如山僧上堂，大眾便集；山僧下座，大眾便散。每日如此，上來下去，有甚了期？諸善知識，須知有者個時節始得。者個時節，不用別尋，是爾諸人各各腳跟下具有；者個時節，上至諸佛、諸祖，下及地獄、餓鬼、畜生，莫不盡同者個時節。祇是爾諸人不識者個時節，便都蹉過者個時節。要識者個時節麼？釋迦登座，文殊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正是者個時節；罔明彈指，女子出定，正是者個時節；殃屈到產難人家，道：『我從入聖賢法來，不曾殺人。』正是者個時節；迦葉喚阿難，難應諾，正是者個時節；乃至馬祖上堂，百丈捲席與再參一喝，趙州『喫茶去。』『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觔。』雪峰『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臨濟入門便喝、德山入門便棒、香嚴上樹、玄沙『三種病人』、睦州『現成公案，放汝三十棒』、俱胝一指、鳥巢吹布毛、禾山打鼓、歸宗斬蛇、雲門『乾矢橛』，無不盡是者個時節。據實而論，諸佛、諸祖一切經、一切論、一切機緣，無不盡是者個時節。祇如適纔答他道『南無觀世音菩薩』，也只是者個時節。若識得者個時節，非惟自度，亦能度人。豈特大地忠魂，從無始劫直至盡未來際，一切有情、無情，無不同時濟度周畢了也。大眾！還識得者個時節麼？如未識得，山僧不惜眉毛，重為汝下個註腳。」以拂子書空作  字云：「五月五日午時書，赤口白舌悉消除。」下座。

都寺寂亮編
書記今蟻
今何錄

千山剩人和尚語錄卷之二(終)

千山剩人和尚語錄卷之三

門徒比丘　今廬　今又　重梓

小參

小參。舉：「祖偈云：『真理本無名，因名顯真理；受得真實法，無真亦無偽。』大眾！須是受得真實法，方纔說得箇無真無偽。於今學道人，不論在家、出家，尚未望見門頭戶底，真偽不分，邪正不辨，便開大口說無善、無惡、無因、無果、無生死、無涅槃、無菩提、無煩惱、上無諸佛可成、下無眾生可度，纔見人作善布施，便道是有漏福田，見人坐禪、念佛、誦經、禮懺，便道是有為功行，恁般說話卻也好聽，祇恐爾啼哭有日在，祇恐閻羅老子不怕你會說，鑊湯爐炭裡煎熬有日在。何故？只為爾說得、行不得，只為爾現前業鎖打不開、自心上塵垢纖毫洗不淨，作麼生容易開大口？六祖大師云：『口說心行，則心口相應；口說心不行，如夢、如幻，如露、如電。』昔日，白香山參鳥窠禪師，請問佛法，窠云：『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山進云：『三歲孩兒也說得。』窠云：『八十公公行不得。』諸善知識，此事不是說了便休，山僧者裏論實不論虛，參須實參，悟須實悟，不可學些語話便恁麼度日，辜負了十方檀那同本剎長老心力。諸善知識，切須仔細，雖云『即心即佛』，唯證者方知。澄觀國師有言：『然有證有知，則慧日沉沒於有地；若無照無悟，則昏雲掩閉於空門。果其一念不生、前後際斷，如雲開月現，如杲日當空，盡山河大地實無有一物與我為緣、為對。』到恁麼田地，方許道無善無惡、無因無果、無煩惱可斷、無菩提可求、無生死可了、無涅槃可證，上無諸佛可成、下無眾生可度，十方蕩蕩，蕩蕩十方。咄！且止，且止。祇如不落二邊一句作麼生道？」以拂子拂一拂，云：「駱駝頭搶地，蝦蟆腳指天。」下座。

韓文恪公諱日，設供。拈香禮拜畢，陞座云：「蒼天，蒼天，蒼天。」復拍掌云：「呵呵呵！大眾！且道哭底是？笑底是？若道哭底是，便從威音王未生以前哭到今日也哭不了；若道笑底是，便從今日笑到樓至佛滅度已後也笑不休。正當今日，合作麼生？不見道：『笑啼俱不敢，方信做人難。』山僧四十二年前不知是何嘴面、居何國土，無端被業風吹向廣東博羅城內韓氏門中，父諱日纘，母車淑人，兄弟姊妹共是九人。彼時，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合家歡聚，共享榮華。不幸先君於乙亥五月十八日在長安謝世，山僧奔訃途中便見得人間世半點也靠不得，遂決志向此門中求個下

落。甲申八月，先慈見背，一姊、兩妹先亡，尚餘一姊、一妹、三弟，俱各無恙。臘月，提杖出門，含淚相送，猶冀行腳歸來重相會晤。不料寄跡石城，惹出一番絡索，孤身萬里，音問杳然。去年五月，內蒙本師示札，方知博城十不存一，僅留三弟一身。今年四月，育子遠來，又聞三弟遭戮，合族蕩盡。據世眼觀，從前好生快樂，今日好生悽慘。殊不知正眼看來，總是一場春夢？一旦夢覺，卻來計較道：前半夜得箇好夢，可惜後半夜卻得箇惡夢，豈不大癡大愚麼？若向箇裏覷得破，不特人間世一切榮枯、得失、死生、聚散了不可得，釋迦、彌勒並屬空花，文殊、普賢如同電拂，便從威音那畔、那畔數到樓，至最後、最後，總是一場春夢。夢既是夢，覺也是夢；好也是夢，惡也是夢；笑也是夢，哭也是夢；現今山僧說底也是夢，大眾聽底也是夢。咄！夢話且止，今日正是先文恪公諱日，山僧要學世人請幾位長老、誦幾部經、拜幾部懺，爭奈懺也懺不盡、誦也誦不了？不如權借虛空為磬、須彌為椎，便請琉璃惡王領事，更煩牛頭獄卒揚幡，刀山劍樹作大道場，血海肉山聊當供養，仰憑現前大眾將三藏十二部異口同音高聲朗誦一過，專為追薦先君韓文恪公、先慈車太夫人、兄弟姊妹、合族先亡、十方界內一切屈死孤魂同時往生極樂去也。」遂舉手合掌，云：「今日天暑，有勞大眾。」下座。

小參。云：「古德道：『明得自己、不明得古人，名為有足而無眼；明得古人、不明得自己，名為有眼而無足。』若據山僧看來，明得自己、不明得古人，正是有足底跛子；明得古人，不明得自己，正是有眼底瞎子。於今大地參禪人者兩種病最多，每見聰明伶俐底，只道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一向在古人因緣上東卜、西卜，只要去明他。莫道明不得，就饒爾實實明得，到自己分上卻作主不得。不見當時有個禪人久在南泉斬貓兒處留心，忽遇人指他道：『爾只管理會別人底貓兒，卻打失了自家狗子。』者漢方纔瞥地。又有那一等向自己腳跟下覷著些子，便一把捏住道『更無別有』，任人問甚麼淆訛公案，他只舉起便會了，一味強作主宰，或豎一拳，或喝一喝，或遶一匝，及乎細細地勘他，卻又黑漆漆地，似者般底，更是難救。山僧不惜眉毛，盡情向你道，三世諸佛、歷代祖師並不曾有別底言語，只是要你明者一著子。豈有明得者一著子，反於古人言句上過不得底，既於古人言句上處處過得，乃反於自己者一著子又不得明了之理？山僧不道你全無氣息，只為你趯得些子便自為足，不曾到那實證實悟、真實不疑之地。若到得真實不疑之地，古人即是自己、自己即是古人；古人外無別自、己自己外無別古人，自己、古人一齊拈卻，又說甚麼明得、明不得？畢竟如何？」卓拄杖，云：「唵啞吽。」下座。

小參。云：「『金佛不度鑪，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內裏坐。』大眾！且道喚甚麼作真佛？內裡的是真、外面的是假麼？你莫要錯會趙州言句。有一等見識，世間種種，盡屬幻相，祇有那無形無相、不動不變底一著子始名為真，一向坐在空寂寂地，不敢動著一毫，有人問著，睜著眼、閉著口，喚作世尊良久，喚作維摩默然，又喚作威音那畔消息，又喚作楞嚴大定。殊不知死水裡淹殺人無數？所謂陰山鬼窟裡作活計。大慧當時不惜惡口，痛罵為默照邪禪、斷佛種性。又有一等怕落空底，便認現今開口動舌底為是，見人舉一切公案盡情抹殺。『庭前柏樹子』是誰說來？『麻三觔』是誰說來？『乾屎橛』是誰說來？傅大士曾有一偈，末兩句云：『若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此語開發人極多、誤賺人不少，你一向認者語聲為是，未開口前又喚作甚麼？如今者般禪客極多，正是認奴作郎。不見道：『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為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又有一等，見人恁麼道，便云：者般也不是、那般也不是，我卻一切不認。便恁麼去時莫便是麼？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山僧者裡總與亂棒趕出，無你站腳處。畢竟如何即得？」良久，顧左右，云：「眾檀那回去瀋陽，莫道山僧在者裡惑亂人家男女。」下座。

師誕日，小參。師云：「《金剛經》言：『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未審喚甚麼作此經？眾中有曾見此經底，出來對眾宣說，山僧為汝證明。」一真從地上拈一莖艸置法座，云：「請和尚鑑。」師云：「山僧從來不曾見此經。」進云：「學人從瀋陽得得而來。」師云：「瀋陽底且置，即今大寧一句作麼生道？」真禮拜，云：「謝師開示。」師一喝。慧光出，禮拜起，拱立。師云：「答汝了也。」進云：「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便喝，進云：「喝者是甚麼人？」師云：「眾眼難瞞。」光又理前問，師又喝。十方出，禮拜起，云：「嶺上梅花，權當供養。」師云：「退後三步。」方退三步，師云：「隨聲逐色漢。」進云：「寒風匝地。」師一喝，復云：「還有見此經底麼？若論你諸人，個個都見此經，個個都說此經，只是說得此經小註，說不得此經本文。山僧記得四十二年今日以前，眼中常聞此經，耳中常見此經，手中常誦此經，口中常書此經，常為一切土、木、竹、石、狸奴、白牯宣說此經。正當四十二年今日今時墮下地來，半字也記不得。雖然記不得，卻不曾離了此經，懷抱中啼哭也是此經，食乳也是此經，後來學行也是此經，學話也是此經，學書、學禮也是此經，迎賓、送客、屙屎、撒尿乃至穿婬坊、入酒肆無不是此經。到了二十八歲，忽然被個牛頭馬面底惡人誑惑道『此經爾已失卻多時了也。』把鬚髮驅了去，前不迭村，後不迭店，直得淹淹一息。及乎

緩緩地甦醒，把手向鼻孔裏一摩，依舊只是此經。從此已後，更不疑著此經。誰想此經能造大功德，也能招大禍害，夾也是此經，打也是此經，入牢入獄也是此經，充發到者裏來，直得一物也無，卻不曾失了此經，爭奈一向未得拈出？今日不敢隱匿，不免讀誦一遍。大眾！諦聽，諦聽。」良久，卓拄杖，云：「爾時，拄杖子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剩長老為甚麼謬說此經？』」下座。

空和尚誕日，趙居士設供，師至筵前拈香禮拜，起立座側，維那出問：「四回出世，權衡佛祖，號令人天，未審承誰恩力？」師云：「座上老漢答汝也。」進云：「恁麼則無邊剎海自他不隔於毫端，為甚諸人不見不聞？」師云：「為伊有耳目在。」進云：「春風融和，壽筵特設，爐煙縹緲，燈燭輝煌，岡陵松柏，拈放一邊，如何是知恩報恩一句？」師云：「三條大木夾不死，卻來塞外撒泥沙。」進云：「不入驚人浪，難得稱意魚。」師云：「更與一把。」那禮拜。師乃指法座云：「者老漢眉端掛寶劍，袖裏有金鎚，金鎚擲處虛空碎，寶劍揮時佛祖愁。記得十六年前函可是個俗漢，自從雙柏林一見，輒不避危亡，抵死相依，隨往匡山住小歇場，後過歸宗，復還華首，數載巾瓶，將謂終身不離，誰想業風飄散，老漢飛錫八閩，函可放逐遼海，相去萬里，一別十年，中夜思量，涕淚冰結。六祖大師云：『東方人造罪，想生西方，西方人造罪，想生何國？』於今法令森嚴，關門阻隔，函可想到閩中，覺比西方更遠十倍，又安知老漢之思念函可不尤甚於函可之思念老漢乎？今日適值老漢壽誕，函可欲備瓣香杯茗，爭奈瓢缽空虛，無衣可典？幸於千山會趙居士，便發心代辦壽筵，何況廣羅珍錯，上供佛天，普齋海眾，下及六道群品，以此功德遙祝我上空下隱大和尚少病少惱、不怖不驚，常住世間，普利一切，即以普利一切無邊功德回施趙居士，福壽併增，合門康泰。復成一偈：不見慈顏已十年，漫將家醜極邊傳，瓣香遙祝知何處，滿地春風鋪綠氈。」下座。

小參。師云：「善慶惡殃，三教聖賢如出一口，然驗之事，有不盡然者。積善之家往往有不如意事，屠兒劊子反得夫婦齊眉、兒孫滿眼；顏回夭壽，盜跖長年，千古所以致憾也。我佛如來通言三世，此理昭然，譬如種樹一般，今年種樹，必待數年開花結子，焉有今日纔種，明日便望果子喫？惡人而得善報者，緣其今生所作惡業尚未成熟而前生善業已熟，故一旦福盡禍來，長劫受苦；善人而得惡報者，緣其今生所作善業尚未成熟而前生惡業已熟，故一旦禍去福來，長劫受樂。爭奈世人只見得現前一步地？就如金檀那父子，一向好善，近益精進，昨日同來戒壇聽法，家中一孫四歲而殤，那愚癡底決定道：『渠未食齋時子孫無恙，剛食齋卻少了一個，則是善

必不可為，而酒肉必不可斷也。』殊不知者孫子或是他多生仇怨，故來害他，今見他父子精進，明知害不得，只得飄然而去。又不然，便是他善知識特來他家詐現生死，令他覺悟，恩愛幻夢一切了不可得。去歲，甘泉諸師聞山僧言，咸發心受具，及至臘八，龍雨忽然退後，山僧甚疑之。不期前數日一病而亡，一時聞者共生驚怖，而金氏之孫又復夭折，始知人命呼吸，幼亦死，壯亦死，若不及此預辦，更待何時？庶幾已發心者心愈堅，未發心者心益切，則是金氏之孫與龍雨兩人所謂以死作佛事者。今日金氏父子前來設供，全無戚容，足見渠父子業先受度，山僧特為表出，使知渠兩人之死度人無量，縱有多生夙障，又安有不立地超拔者乎？雖然，倘有個頂門具眼底向前道：『者兩人不特現未曾死，昔本不生。』則山僧一段絡索也不消得。何故？花開復花落，春色自年年。」下座。

小參。舉：「六祖大師云：『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修禪？』於今者些瞎禿子不識祖師言句，都疑祖師為甚教人不持戒、不修禪，因辟《檀經》為外道偽撰。殊不知恁麼說話，正是真實教人持戒、真實教人修禪也。我且問你，於今持戒有幾個心平底？修禪有幾個行直底？蓋心本自平，你纔有心求平，蚤已不平了也；行本自直，你纔有意求直，蚤已不直了也。大眾！此事不論出家、在家，人人腳跟下有條極平坦、極徑直底大路，祇因你自不反顧，卻向外馳求，所以，極平坦處反無端生出許多坑坎，極徑直處反無端生出許多橫邪，諸佛、諸祖沒奈何，設種種方法教你持戒、教你修禪，總無別意，不過要你還歸舊時極平坦、極徑直一條大路而已。不見釋迦老子昔日華嚴會上只度得一個童子、法華會上只度得一個八歲龍女、涅槃會上只度得一個廣額屠兒？你看他三個何曾持齋、作善友來？何曾出家為僧來？又何曾持甚麼戒、修甚麼禪來？古人幸有如此成佛底體格，何不學取？彼既丈夫，我亦爾，我何歉於彼哉？大眾！不要向外馳求，你但自己回頭轉腦，直下識得便休。你若直下識得，不求平而自無不平，并者平字也不消得；不求直而自無不直，并者直字也不消得。何故？心本無心。心本無心，則終日行而無所行；既終日行而無所行，又有甚麼戒可持、禪可修耶？雖然，也須實到恁麼田地；如其未然，大須精嚴持戒、真實修禪始得。」下座。

小參。云：「古者道：『者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我立地待爾搆去。』於今莫有搆得底麼？你若搆得，纔不辜負作佛祖兒孫。那等不肖底，拋撒家業，孤露他方，且置勿論，有一等牢牢守著一張印契，雖則四至分明，爭奈多劫以來被惡賊侵占已盡？大眾！者個惡賊也不是別人，祇為爾自己作主不起，家親為祟。山僧今日為你作

個公斷，斷還與你，祇要你諸人自己一一踏勘，非但今日，從上來諸佛、諸祖出世，也只為你作個公斷。不見臨濟入門便喝、德山入門便棒？到者裡，纔起纖毫頭意想，蚤被他侵沒了也。大眾！不用思量，便恁麼一眼覷著、一腳踏著，平坦坦、安貼貼，直得釋迦、彌勒拱手歸降、文殊、普賢退身三步，何況以下一班毛賊？縱饒他擎頭戴角、舞爪張牙、萬種施為、千般伎倆，總不消一捏。然須是實實識得他破，如馬見身影，知從自身所出，自然不驚不怖，不則，強作主宰，心窩裡小鹿兒已撞了七、八撞也。大眾！不用驚疑，是你各人自己田地，快些搆取好。」下座。

小參。云：「諸佛出世，專為救病，生有八萬四千病，佛有八萬四千藥，因病發藥，而又執藥成病，所以，後代祖師藥日益多、方日益變，總期愈病而止。於今，學人不察古人救病之意、不詳究起病之因，但學得一、二方子，便向門前掛個大大招牌，就如醫士，止識得個補中益氣、九味薑活，便不管他寒、熱、虛、實，一味教他喫，不特不能除病，反能增病，縱然撞采得些效驗，而其所傷則已多矣。山僧是久病之人，所謂病多諳藥性，然到者裡一味也不用。雖然一味不用，但逢著病人又不得已信手拈將些子，只要肯服，不愁不效。張居士一場大病，呻吟床第，偶發一點信心，病遂輕減，今日乃同眾信前來設供，不信是病，信即是藥，者一味藥不特能愈自己之病，兼能愈諸人之病，又不特能愈諸人一生之病，且能愈諸人千生百劫必死之痼病，又何況現前四大些微疾苦而有不立地除盡者乎？且道盡後如何？」卓拄杖，云：「色身永安康，信心長不退。」

小參。云：「生我法身者佛祖，生我色身者父母，父母之恩等於佛祖。世人不思父母生我劬勞，而每於我生之日居然稱慶，甚且廣羅珍錯，多傷物命，習俗皆然，恬不為怪。獨不念異類殊形，彼此性命，奈何以我一人之生而致彼多物之死？我生可慶，彼死不足。悲乎？《梵網經》云：『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六道眾生皆是我父母而殺而食者，即殺我父母，亦殺我故身。』是不特背負一生父母之恩，而且陷害多生父母之命，又不特陷害多生父母之命，而且陷害自身，感報現生，多諸傷殘。古者道：『仁者壽。』即不仁者必不壽也。舉世干戈不得寧息，咸此之繇。世人不察其繇，而反厭聞此語。山僧為儒時，亦曾嗔人道：『你何曾比予於畜生，而況以畜生加我父母哉？』不知此乃諸佛誠言，只因無宿命通，不能觀見，無怪其聞而不信耳。張居士今日誕辰，非但不傷物命，而且捐己財前來設供，是不特知報父母恩，而且知報佛祖恩，報得佛祖恩，方報得父母恩也。即今祝讚一句作麼生道？」卓拄杖，云：「年年此日同今日，渤海千山莫比倫。」下座。

小參。維那出問：「馬祖道：『即心即佛』，又道：『非心非佛』，畢竟如何即是？」師震聲一喝，那顧左右云：「大眾見麼？昔日馬師，今朝重踏。」師云：「何得對眾謗毀老僧？」進云：「昨日喫虧，今日拔本。」師云：「且放過一著。」進云：「今日東瀛師領眾設齋，請和尚齋堂慶讚去也。」師乃云：「學道無別，只貴心虛，心若不虛，終無能入。譬如車輪，若不虛中，則不能轉；又如鐘磬，若不虛中，則不能鳴。老氏教人虛其心、實其腹，信知腹之不實，皆因心之不虛耳。古者道：『百歲不如我者，我當南面而教之；一歲勝我者，我當北面而事之。』今時人寧不知人之勝己、而己之不若人乎？只緣他懷著許多惡知惡見，也不是容易得來底，教他作麼生拋撇得？又緣他一向坐在高高之上，受人禮拜、受人供養，從新下已求人，深恐損其威光。者兩種但有一種，即是一座須彌山，一障障住，百劫千生，永遠絕分。東瀛上座久在講下留心經論，且為此方欽仰，一見山僧，輒爾輕信，去歲，偕弘掀關主走南塔相從，依依不捨，因而合剎若少若老罔不知所趨向，則知虛心不特自己受益，且能令眾人大家受益。今日又是東瀛領渠合剎前來設供，山僧特為拈出『虛心』兩字，以為學道先鋒，非徒先鋒，則殿後也少兩字不得。不見道：『法界量同太虛，眾生智心自小，但能不起吾我，涅槃法食常飽。』」下座。

小參。云：「學人無一個不道出了生死，無一個不道成佛作祖，然而不能出生了死、不能成佛作祖者，無他，祇是無慚愧耳。當其聞善言、見善行，未嘗不內自警覺，自悔而自責者，然反之幽獨，輒置衿影而不問，此人似有慚愧，實無慚愧。至若胸懷瓦礫、外假莊嚴皮相者，多被瞞過，遂謂世人可欺，揚揚得意，此人無慚愧，終無慚愧也。更有甚者，素履既已不端，又為惡毒所中，公言飲酒食肉不礙菩提、淫殺盜妄無妨般若，不特自無慚愧，及教他人無慚愧，雖彌勒出世又爭奈他何？山僧最初得力，只在『慚愧』二字，至今也用者『慚愧』二字。今日因壽光禪人領眾設供，正搔著癢處，特為拈出者兩字供養大眾，不論是在家、是出家、已受具、未受具，但有者慚愧一念，即此一念，是出生了死底根源，即此一念，是成佛作祖底種子。若能直下反觀你者慚愧一念從甚麼處起，即今知慚識愧者是甚麼人，驀地醒得，亦無生死可了，亦無佛祖可成，到者裡并『慚愧』兩字也不消得。」下座。

小參。云：「諸兄弟！你各人也曾得個住處麼？若未有住處，急須覓個住處，無量劫來流浪至今，不為不久，再不趁此覓個住處，何有寧息？你莫說『我五間僧房、三間靜室，便是我住處。』彈指光陰百年，如同過客者，不是你安穩久遠住處。你底住處卻也不在遠，你但一念未生時，不妨步步踏著；纔涉纖毫思量計較，早已瓊

崖萬里也。昔，六祖大師聞人誦《金剛》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便爾大悟，後人都會道：『我但一切處不住著便是。』我且問你：一向在虛空懸著麼？莫道『我身雖住著，心不住著』，即是心外有身。老僧今日卻將有字換了無字，且道：與祖師當年悟底同耶？別耶？」頃，又舉：「教中舍利弗入城遇月上女，向前問言：『姊甚麼處去？』月上女答：『如舍利弗恁麼去。』舍利弗言：『我方入城，姊方出城，何言如我恁麼去？』女曰：『諸佛弟子當依何住？』弗言：『諸佛弟子依大涅槃而住。』女言：『諸佛弟子既依大涅槃而住，我亦如舍利弗恁麼去。』諸兄弟！你但識取大涅槃，則不特自己得個久遠安穩住處，亦知舍利弗與月上女住處，然且不識老僧住處。要識老僧住處麼？從滄海變，終不為君通。」下座。

小參。云：「釋迦出世談此一心之法，達磨西來傳此一心之法，一心之法，更無別法。堪嗟末法中人，多不肯信此一心之法，往往於心外求法，勿道求之不得，即令求得，也是邪魔種族。你但直下信取一心，心本無心，心本無心，故法亦無法，畢竟無法亦無。不見金剛會上釋迦老子從實供招『我於然燈佛所，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然燈佛即不與我授記』，乃至臨末梢頭，將從上相承底盡情付與迦葉，也不過道個：『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始終不說自己有法與人，亦不曾教人別求甚麼法，奈何為佛子而反不信佛言？所以德山和尚道：『腳未跨新羅船，早與三十棒了也。』資福和尚道：『望見門前剎竿便回去，腳跟下好與三十棒。』睦州和尚纔見僧來便道：『現成公案，放汝三十棒。』你看他古人為人格則，不約而同，都因你不肯直下信取，要向別人口裏討野狐涎喫，尋常見汝等踏步向前，便識得汝了也。大眾！汝現今要求個甚麼？何不直下信取，千了百了，何等省事？久立，珍重。」下座。

小參。云：「四生如水泡，三界若空花，迷時分種種，覺後沒些些。大眾！既是沒些些，即今現前拱立僧是僧、俗是俗、老是老、少是少、男是男、女是女，畢竟喚作有？喚作無？昔日，有個恒河上優婆夷來見佛，佛問：『恒河上，汝從何來？』恒河上即白佛言：『若問化人：「汝從何來？」當云何答？』佛言：『夫化人者，無有往來，亦無生滅，云何言彼有所從來？』又問：『諸法豈不皆如化耶？』佛言：『如是，如是。』恒河上言：『若一切法皆如化者，云何應問：汝從何來？』佛言：『是幻化者，不往惡趣、不生天上、不證涅槃。恒河上，汝亦爾耶？』恒河上言：『我若見身異於幻化，方可說言往善惡趣及般涅槃；我不見身異於幻化，云何說言往善惡趣及大涅槃？』大眾！你看者婦女有甚麼本領，向佛

前恁地賣弄？如今，且勿論在家，便是出家三五十年，頭童齒墜，尚自聚首商量：恁般便墮惡趣、恁般便生天上，又恁般經多少劫便成正覺、證大涅槃。似此見解，便與者優婆夷提裙挈履他也不要。要識恒河上麼？便是佛來他也不管，學道人須具者個眼目始得。你莫見恁麼說，謂是撥有歸無；若撥有歸無，又墮在豁達空，永劫出他地獄不得。須是你真實具者眼目、真實見得本來真性中畢竟無有惡趣可墮、畢竟無有善趣可生、畢竟無有涅槃可證，然後，不妨僧自僧、俗自俗、老自老、少自少、男自男、女自女，隨緣任運，任運隨緣，徒事空言，有損無益。」下座。

小參。云：「汝等諸人，各各胸前佩一面古鏡，輝天映地，但能照他，不能自照，所以，他人極深隱、極微細處無不纖毫洞見，便是虛空，還照他骨出，只到自己腳跟下便黑漆漆地。你莫道：『我不自照，誰復能照？』殊不知他人之照我，更明於我之照人。我能照人，遂不難論量他長短、指摘他瑕疵；他人若來指摘我、論量我，卻生出無限底遮護、無限底嗔惱來。你但自己略略一照，腳跟底乾乾淨淨，何怕千人照、萬人照？縱處在一切人下、受一切人欺侮，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倘或拖泥帶水，便沒有半個人照見，半夜裏睡醒來，恨不得挖個地窖子躲著，又爭有閒工夫論量他人、指摘他人耶？今日因八位居士從長安來聚財設供，同八里庄僧善前來懇請，老僧抱病，不能為汝東說西說，但將喫緊處拈出，願諸大眾各各將平日照人底回轉來自照，照來照去，不見有所照者，亦不見有能照者，并者一面古鏡撲地打碎，方好來老僧方丈裡吃棒在。」

住永安寺，小參。云：「昔日有外道問佛：『昨日說甚麼法？』佛言：『定法。』又問：『今日說甚麼法？』佛言：『不定法。』又問：『昨日定，為甚今日不定？』佛言：『昨日定，今日不定。』大眾！佛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二語者、不妄語者，你道：因甚麼昨日定、今日不定？莫是法有兩般麼？祇如老僧昨日向汝道，祇要汝識取自己。且道：喚甚麼作自己？豎三際、橫十方、是佛、是祖、是聖、是凡、一切含靈蠢動，乃至山河、大地、草木、叢林、有情、無情，都盧是你自己，畢竟認那一個是你自己？若認不得，便是業識茫茫；直饒認得，依然不是。大眾！歸堂好生體究。」下座。

說戒後，小參。云：「秋風蕭颯，燕子思歸，汝等諸人出一保社、入一保社，可曾得個歸著也無？祖道凋零，正當秋晚，汝等諸人多是四十、五十，好時光都過去了，已是向衰之年，當此邊庭秋際，觸景傷懷，能不凄然？若不及早各人覓個歸著，一旦大事臨頭，黑漫漫地撞在驢胎馬腹，又不知多少劫纔得出頭，好容易薙除鬚髮，到此門中，又得遭逢大會，與諸上善人共聚一處，老僧薄德，不足

以感召諸人，想是多生以前曾在那路邊頭搬柴運水，供養過你諸人，所以，相隔萬里，不期湊合。自去春至今，經歷四剎，聞風興起者不可數計，先後得戒者不下四百人，老僧見你許多新大德，個個俱有超佛越祖氣概，本剎僧主與諸護法好生欽仰，老僧亦分餘光，老僧每每不惜苦口勸你諸人，要你此方無有一人不受佛戒者，豈為身披三衣、手持一缽便可了事耶？《證道歌》云：『不是標形虛事持，如來寶杖親蹤跡。』你諸人既披此衣、既持此缽，便須知過去諸佛也如此、現在諸佛也如此，過去諸佛即是你現在諸人底先模，你現在諸人即是過去諸佛底後代，歷劫同途，後先罔二。諸凡先佛所訶而禁絕之者，自當身心俱斷，斷之又斷，以至無斷，則本體圓明，迥然獨露，從上宗乘，豈外是耶？古人或謂戒急乘緩，或謂戒緩乘急，殊不知乘是心，戒亦是心，但了自心，自心尚不可得，而又何乘、何戒、何急、何緩耶？倘當下未便了得，第一，不得輕略戒法。大地人不知戒、不信戒、不肯受戒者，譬如夜半走險，十個有五雙墮在坑塹中。若既受戒，而後輕略，不以為意，便如白日裏開眼撞入、視彼黑暗不見者，尤可憐憫。《梵網經》中『起心毀犯聖戒者，名為佛法中賊，末法僧尼喚渠作賊，則不任受，己實作賊，則不知愧』，《阿毘 達磨俱舍釋論》中『佛尚不許犯根本戒人噉一段食、踐一腳跟地』，而況公然安處精舍，受檀那供養？閻羅大王與汝算賬有日在。大眾！既受戒者一心堅持，未受戒者急須備辦，庶幾來南閻浮提走一遭，不致折本去也。久立，珍重。」

都寺玄賦
寂亮編
書記今何
今蟻錄

千山剩人和尚語錄卷之三(終)

千山剩人和尚語錄卷之四

門徒比丘　今廬　今又　重梓

小參

小參。云：「古人道：『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諸佛諸祖出世，只教你行得便是，並不曾要爾會說會道。於今末法時代，只貴空談，但有行得一分底，便勝那說得十丈、百丈底。山僧昔在俗時便知有此事，雖不敢妄比張運使、李駙馬一流，也可作得個中等善友。為甚決定出家？祇為看見佛門中說得底人太多，果能通得一經一論不消說，纔趠得些子，一味向人前賣弄，便是行腳衲子也只顧嘴頭子滑，腳跟下全然不肯照管。山僧無奈，把受之父母上好頭髮薙了，只圖與佛祖出一口氣。及乎來到者邊，見爾者邊人心實，祇是無人開闢，山僧暗祝韋馱道：『佛法不滅，全是你底干係。山僧若是當死便休，放在者裏有甚用處？』不料邇年承諸知識強逼出頭，山僧雖即力量不加，不敢承當，心中實是喜之不勝，眼見得座下人人大丈夫，都是代佛祖出得氣底漢子，山僧恨不得剖出心膽為爾，只要爾一步跳在山僧頭上。不見道：『知過於師，方堪傳授；知與師齊，減師半德。』諸善知識，第一莫圖口說。昔大慧在湛堂門下會說會道、千伶百俐，若在今日出頭來，誰人抵得他？只是湛堂不肯，一日，喚云：『杲上座，叫你說禪你會說、叫爾拈古你會拈、叫你頌古你會頌，只是欠者一著子。你若欠者一著子，叫你進來方丈說禪時有禪，出了方丈即沒交涉；惺惺思量時有禪，睡著時即沒交涉。似者般，如何抵敵生死？』大慧不覺垂淚道：『正是某甲難處。』諸善知識，你但自己勘驗，一切時中隨緣遇境，打得過去便是，不可說得、行不得，則佛法無靈驗也。久立，珍重。」

住大寧寺，小參。師云：「山僧者裡佛法不同諸處佛法，諸處佛法只愛多，恨不得將佛祖經書裝在肚裏，逢人便說，是為通達佛法。山僧者裡偏不喜好，縱饒爾三藏十二部一口氣講得出，一千七百則一線串過，到山僧者裡半點也用不著。何故？祇為你捨本而逐末。何謂末？佛是末、祖是末、一切經書總是末。你若一切拚不得，終日馳求、終世馳求，求至窮劫，落得一空，不如現前拚得一念無求即是。山僧記得粵西一個儒者道：『拚得豪傑，做得聖賢；拚得聖賢，做得神仙；拚得神仙，做得佛祖；拚得佛祖，做得豪傑。』山僧卻不恁麼道，拚得豪傑，做得豪傑；拚得聖賢，做得聖賢；拚得神仙，做得神仙；拚得佛祖，做得佛祖。不見百丈道：『佛是無求

人，求之即乖；理是無求理，求之即失。』你若著無求，即同有求；若著無為，即同有為。所以，《經》言：『不取於法，不取非法，不取非非法。』初祖云：『心如墻壁，方可入道。』三祖云：『兀爾忘緣。』六祖云：『善惡都莫思量。』山僧今日奉勸諸善知識，只是把平日要求佛、要求祖、要求出生死、證涅槃一切念頭放在一邊，只提起本參話頭，與他撕捱將去，日久月深，驀地如桶底脫相似，方知山僧不汝欺也。天寒，久立，珍重。」

合會善人請小參。舉：「《金剛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只如殿上底是佛相，前面底是韋馱相，兩邊底是天王相，即今座上說法底是說法相，大眾拱立出家底是僧相，在家底是居士相，老底老相，少底少相，且道是虛妄、不是虛妄？若道是虛妄，則諸佛不必出世，祖師不必西來，即今大寧也不必結制，眾善也不必設供。何故？總一虛妄。若道不是虛妄，則諸佛未出世時是個甚麼？祖師未西來時是個甚麼？即前日大寧未曾結制、眾善未曾設供時是個甚麼？祇因者裡透不過，所以，在會底必定家裡立一尊相、爐中燒一炷香、項上掛一串珠，方纔喚作修行。便有那一種必定不肯立相、必定不肯燒香、必定不肯掛珠底，喚作不著相修行。殊不知著相底固然不是，那怕著相底早已著相了也。『若見諸相非相』，又著個甚麼？山僧於今也不教你認者虛妄之相，也不教你捨此虛妄之相、別尋個真實之相，祇要你各人當下審察，現今在者裡聽法、聞法底是個甚麼？是你虛妄之相，必不解聽法、聞法，畢竟那個解聽法、聞法？你莫見恁麼道，便謂：『實實有法可聽、有法可聞。』卻又墮在虛妄中也。不見道：『法不見法，法不求法，法不行法，法不得法，自然得法，不可以得更得。』若向個裏具得隻眼，便知諸佛從來無法可說，山僧即今亦無法可說，大眾亦無法可聽、無法可聞，亦無聽法、聞法者，亦無無聽、無聞者，是名真聽法、聞法，是名實相，是名善持《金剛經》。到恁麼田地，立像也得，不立像也得；燒香也得，不燒香也得；掛珠也得，不掛珠也得。如其未然，不妨隨眾作些善利，猶不失人天福報，切不得假名不著相修行，作空見外道，涕涕蕩蕩，招殃禍也。」餘開示利益，語多不錄。

韓居士、魏居士領合會眾信請小參。師拈拂子一揮，云：「大眾！便恁麼去，每人腳跟下早與三十拄杖了也，何況更要重添枷鎖作麼？大眾！你于今各人家裡現成茶飯不肯吃，反去別處乞野狐涎沫，真個可憐生。自昔諸佛、諸祖出頭來，本不曾有一點方法教人，祇為你諸人迷頭撞腦、造種種業，所以萬不得已為說種種法。不見道：『佛說一切法，為治一切心；若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譬如病人一般，你若著寒，即與你一貼熱藥；你若著熱，即

與你一貼寒藥。寒熱無定，藥亦無定，若守定一個死方，必定遭害，庸醫殺人千千萬萬。所以，佛說法如醍醐，眾生執之，盡成毒藥。山僧者裡總無一切法，只用一把鐵掃帚，逢著便掃，善法也掃，惡法也掃，你圖向山僧者裡討個甚麼作把柄，便是帶累山僧入地獄去。不特帶累山僧，兼且帶累諸佛、諸祖入地獄去也。何故？諸佛、諸祖本無有法與人作個把柄，可以出得三界、可以成得菩提，你但將平時胸中善法、惡法一齊掃卻，自然無菩提可成、無三界可出。去聖時遙，人無正信，個個都是要求法底。求得善法，不過得個人天福報；求得惡法，必然墮落阿鼻，山僧好生不忍，所以不惜惡口勸你。山僧初到者一方，見食素人十有五、六，好生歡喜。細細察來，也有習大乘底，也有習無為底，也有習圓頓底，還有極不堪教人發誓、教人瞅光、教人換氣、半夜關門、種種做作。及乎大家聚集時，祇是五部六冊，大聲吆喝一場，真實可憐。佛法就如一大海水一般，任你飲一口也得、一杓也得，你卻嫌大海飲之難盡，反去大溝小渠尋水喫，甚且去糞坑裡尋水喫，可不大癡大愚麼？我於今且問你諸人：習大乘底，還識『大乘』兩字也無？習無為底，還識『無為』兩字也無？習圓頓底，還識『圓頓』兩字也無？有小乘因說大乘，有有為因說無為，有漸因說頓，有偏因說圓，此皆我佛如來因時建立種種名字。若論本源心性，總沒有如許多般，亦無有一切名字。你若執著名字，以為實有許多般，已屬外道邪解，何況懸羊頭、賣狗肉、借他家美名行自己邪法？若不早早回頭，永墮地獄，此世界壞，輒移他方，那有出頭日子？山僧今日不惜口業，再為汝諸人一一註破：汝纔見有大乘，即便落小乘；汝纔見有無為，即便落有為；你纔見有頓，即便落漸；你纔見有圓，即便落偏。你但識得自己本源心性，亦無大，亦無小，亦不著有，亦不著無，亦不屬漸，亦不屬頓，亦不屬偏，亦不屬圓，是名真大乘，是名真無為，是名真圓頓。大眾！要識真大乘麼？老鼠倒拖雞卵去，蒼鷹生捉兔兒歸。要識真無為麼？鴉飛塞外枝枝雪，鴈度江南處處花。要識真圓頓麼？芍藥花開菩薩面，棕櫚葉散夜叉頭。大眾！若向個裏會得，大乘即是無為，無為即是圓頓，圓頓即是大乘。畢竟作麼生得合一去？」良久，云：「寶鑑當臺邊月冷，龍泉出匣塞風寒。」以拂子擊案，下座。

住海州接引寺，小參。僧問：「朔雪已消，和風匝地，即此便為淨土。如何是安居底句？」師云：「池晴魚見日。」進云：「為甚道『隨緣不變，不變隨緣』？」師云：「堂靜柳牽風。」進云：「有心作佛固不是，為甚無心猶隔一重關？」師云：「退後三步。」僧進前三步，師云：「天晴不肯走，直待雨淋頭。」進云：「釋迦睡覺，為甚文殊奪卻帝釋位？」師一喝，僧復擬進語，師又喝，僧禮

拜，師連喝，乃云：「教中道：『一切眾生本來成佛。』又道：『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何不道『一切眾生現前作佛、一切眾生全體是佛』？既已是佛，為甚又喚他作眾生？祇為他信不及，所以道：此是難信之法。釋迦老子菩提樹下七日思惟，也只為眾生難信，恐生毀謗，反招大苦，所以費了多少周折。法華會上智慧如舍利弗、神通如目犍連諸大弟子，尚且自悔自責道：『我等不識如來隨宜方便，初聞佛法，遇便信受，思維取證。今聞我等皆當作佛，心懷疑懼，如饑逢王膳，未敢即食。』噫！佛在尚且如此，至於今末法，去聖時遙，求其能信，愈難之難矣。昔大經未來，此土止有生公，說法超出常流，故能使頑石點頭，其諸據師子座、稱法師者反群起攻擊，恨不致之死地。圭峰祖師豈不是六祖兒孫？他疏《圓覺》至『一切眾生皆證圓覺』，尚疑翻譯之訛，何況淺見薄識之流？不將一尊佛推在九霄雲上，卻道：『我等凡夫，不過作些好事、念幾聲佛，希圖臨末梢，阿彌陀佛或者可憐見，舒一隻手撈我放在蓮花胎裡。』然猶是徼倖萬一，手持木患底有幾個把得穩決定往生？明明西土尚且信而不信，向他道惟心淨土、自性彌陀，又如何肯信？函可是個大罪人，充發到此，竊不自揣，要開諸佛難開之口，豈料諸山咸相敬重，即在家善信亦莫不聞風趨向，良由此方僧俗都是多劫承事諸佛而來，善根成熟，不過借罪禿做一條藥線耳，不然，罪禿口裡不曾吐出青蓮、項後不曾長出圓光，何足取信於人？大眾！爾信罪禿不如自信，爾若自信，人人是佛，若不是佛，焉知信佛？即此信心便是佛心，除此心佛更無別佛。珍重！」下座。

小參。師云：「此事如始病一般，有主補者，有主攻者。補者扶其元氣，則外邪自退；攻者驅其外邪，則元氣自復。古來良醫百發百中，只因他識脈，便能隨宜增減，所以，沒有一個定法。我佛如來稱大醫王，救眾生疾苦，四十九年中間也無有一個定法，乃至末後拈花也是時節已至，偶爾成文，難道預教金色頭陀參究者一枝花來不成？便是達摩西來，少林面壁，適有神光斷臂，乞祖安心，祖就機道：『將心來，與汝安。』神光道：『覓心了不可得。』祖隨道：『與汝安心竟。』更無別語，又何曾當其立雪之時預教伊覓心來？祖祖相傳，唯傳直指馬大師會下出一百三十餘人，其最著如西堂、百丈、南泉、歸宗、鄧隱峰之流，從未聞某人參某話頭得悟，無奈後學病痛多端，善知識遂不得不廣立方法，然皆是隨時隨機。宋朝大慧禪師始一力主張教人參趙州無字，後來高峰和尚又道：『無字不能發疑。』每每教人參『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天下叢林便專以參話頭為事，雖各各示教不同，大略不過兩種：一種教人提個話頭，緊緊守著，如雞護卵，務使煖氣相續，日久歲深，萬緣

俱謝，情識不行，便有到家消息；又一種教人提個話頭，不妨東卜西卜 ，如人攻城，東面攻打不開，更向西面攻打，又如失物，此處彼處多方搜尋，搜尋到無可搜尋處，計窮力盡，驀地識得原來只在這裏。雖然如是，也是隨時隨機，貴善用耳。邇來坐曲彖木者執為死方，不是釘住學人，便是移換學人，就如庸醫，執補底必致助其邪火，執攻底必致耗其真氣，不能救人，反能殺人。所以，山僧者裏從來沒有一個定法，有疑來問底，止與釋他底疑，有要參究底，隨便為舉。一則，千則、萬則，止是一則；一則若破，千則、萬則俱破，止要汝等生死心切。若生死心不切，自己不得入手，卻疑山僧別有甚麼秘密口訣不肯輕授，則是以外魔邪種等視山僧也。」下座。

布薩竟，師云：「叢林規矩，起於百丈，直至於今，天下遵守。山僧到者，方來歷住四剎，所應行者，漸次舉行，唯有布薩一事，諸佛恒規，所以遷延未舉者，只為此方地寒，諸大德又多老病，不堪久坐。今開方便，凡老弱及有病者，許於兩邊火炕上坐，其餘年壯無病者下坐，從此半月、半月長行勿廢。昔，僧雲欲廢布薩，忽於自恣日，被一丈夫捉至三里外古塚中，責言：『何得變亂布薩、假充豎義？』因以刀碎割其膚，苦痛難忍。眾舁歸，懇心懺悔，長行布薩，十年不缺，後臨死，異香滿室，足見布薩關係最重。諸大德！慎毋忽諸。」

小參。云：「學道人愛日如金，不可虛費。山僧每勸汝等莫求速效者，正恐汝一心參究，又一心欲速，此欲速一念便是障道因緣。你莫見恁麼道，遂一味放寬，放寬一念其障道也愈甚。昔，白樂天問寬禪師云：『無修無證，何異凡夫？』師云：『凡夫無明，二乘執著，去此二病，名曰真修。真修者，不得勤、不得忘，勤則近執著，忘則落無明。』又棗柏大士有言：『存修卻敗，放逸全乖，急亦不成，緩亦不得，但知不休，必不虛棄。』此真學道要訣。古有學射者，其師不教渠拈弓搭箭，但以髮絲懸一虱於庭，令佢朝夕注視，旬日之間，其虱漸大，如甌、如盤，至於一年之久，大如車輪，然後，以針鋒著矢尖百步外射之，正中虱心，自是所見無非虱者。學人用工能如此，何愁不悟耶？大眾努力。」下座。

丁居士請對靈小參。師至靈前，以拄杖擊案，喚云：「丁明榮居士。」又連擊連喚，顧大眾云：「大眾！且道：山僧恁麼喚，丁居士還來麼？若道不來，非但世間祭奠之禮可費，即今又用諷經禮懺作麼？若道來，者三年一向甚麼處去覅？昔日，道吾禪師同漸源到一檀越家弔慰，源撫棺云：『生耶？死耶？』吾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云：『為甚不道？』吾云：『不道，不道。』歸至中途，源截住云：『和尚今日須為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

吾云：『打則任打，道則不道。』後來，漸源卻於村院中聞人誦《觀音經》忽然醒得，方信道吾當日徹底相為。大眾！試看道吾當日向他道個甚麼？那裡是道吾徹底相為處？你若識得道吾相為處，方知道丁明榮居士今日來無所來、者三年一向去無所去。聽取一偈：無來亦無去，真性鎮常住，逼塞太空虛，覿面渾難遇。折腳泥牛踏月行，連眉木女向花語，驚起南山鱉鼻蛇，等閒[祝/土]倒輪圍柱。前三三與後三三，半日乾兮半日雨，華表千年鶴不歸，神山渺渺知何處？知何處，再聽山僧末後句：亡者悉超升，存者長歡聚。」復擊案一下，歸方丈。

小參。云：「老僧在方丈裡終日對著一個火盤，諸師各寮也終日對著一個火盤，要且不識者個火盤。你若識得者個火盤，不妨出來通個消息。你莫道是銅鐵鑄造底，又莫道是關西來底、麗國做底，你試將自己五蘊身心捏作一個火盤，卻將火盤當你自己五蘊身心，看是同耶？是別耶？個裡覷破，則不難將現前上天下地、人、物、鬼、畜、山河、草木、情與無情，以至千百億須彌、千百億日月、盡不可說不可說微塵佛世界都盧捏作一個火盤頓在面前，然後將此火盤散作上天下地、人還人、鬼還鬼、物還物、畜還畜、山河還歸山河、艸木還歸艸木、情與無情，以至千百億須彌、千百億日月、盡不可說不可說微塵佛剎各各還歸本位，不妨火盤自是火盤、我自是我，謂火盤向我亦得，謂我向火盤亦得，熱時添灰，寒時加炭。且道炭銷火滅後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老僧到者裡，祇覺舌頭短。大家歸堂，火盤邊參取。」下座。

小參。云：「入道場來又過半月了也，世間日月如燈燄、如河水，刻刻遷變，人自不覺耳。蓋為習氣濃厚，貪著眼前，將謂後來光景地久天長，不知衰老臨頭，直至奄奄一息時，反想從前多少蹉過，眼見一個個含淚而去，猶不自家警覺，及早回心。縱使你不回心，盡此一生氣力能扒得到須彌峰頂麼？便是世路上順溜底，位至台鼎、富比陶朱，黑面大人難道怕你財勢，將你黑業換作白業，得麼？除非趁此強健，早早尋個出路。外典亦云：『朝聞道，夕死可矣。』何況我輩薙除鬚髮更為何事？難道為衣為食但免饑寒？便應著急，將生死二字貼在額門，朝參夕究，何愁不徹？不見道：『參禪無別法，只要生死切。』但使生死心切，則諸餘自然攙奪不得，一切妄念不息自息，一切業緣不斷自斷，就使今生不得徹頭，也不致打失人身，流入惡道，他日出來向此門中亦大省事。若只悠悠忽忽、半青半黃，莫道一生、兩生，直至彌勒下生依前流浪。大眾！大須著急，自家生死，不關他事，他人替代不得，緣爾不自著急，山僧卻為汝著急，不禁苦口相勸。久立，珍重。」

小參。云：「眾生生死，大病也；佛祖言教，良藥也。既是良藥而服多不效者，祇因未服藥時先有種種狐疑，既服藥後又添種種雜毒，安望病之能愈耶？每見今時道流，未曾入門，便自心中七上八下，蚤無確信，及乎進得門來，平昔人我見、愛憎情不特不能減少而反加增，卻要平白地跳到西方，除是西方新出一尊人我、愛憎底阿彌陀佛，方纔接引得你者一班好漢，不然，淨土中那得許多閒剩蓮花與你分人分我、愛此憎彼？然此人我、愛憎不是你一生一世底，蓋緣你從無始來迷失本真，一向被境風漂落苦海，頭出頭沒，直至於今，須是大丈夫猛烈，把歷劫來熟習一刀割斷，直下安帖帖地自在解脫，不須抬足竟步西方；如其未能，十二時中常須照管，遇緣觸境，纔覺一念起，即自拽轉。不見溈山問嬾安：『從朝至暮當何所務？』安云：『牧牛。』溈云：『子作麼生牧？』安云：『一回入艸去，驀鼻拽將來。』溈云：『子真牧牛也。』學道人能如嬾安牧牛，敢保個個成辦。若一味隨將去、續將去，日積月深，流浪不返，反不如在家人種田、經商、當差過日，尚不虛踏國王土、不虛飲國王水，似現前眾居士，到處布施、到處聞法，不特不失人天果報，且當究竟菩提。爭似我出家流，終日在佛肚裏面分人分我、愛此憎彼，空除鬚髮、枉逐輪迴，殊可憐憫。久立，珍重。」下座。

小參。舉：「達磨大師云：『吾法三千年後不移絲髮。』莫道三千年，祇當時得皮得髓底蚤已瓜分了也。傳至曹溪，先列二支，後岐五派。臨濟道：『大凡舉唱宗乘，須一句中具三玄三要始得。』後代卻依古嵓主，析為體中玄、句中玄、玄中玄。若非汾陽『重陽九月菊花新』一頌，尚得有臨濟耶？洞山權開五位、偏正回互，後人止知以雪代白、以炭代黑，但闕道個『心』字、『性』字，便以為觸諱，寂音尊者亦復錯認，卻引論書解釋曹山『三墮』，正妙在『墮』字，而太陽乃謂『墮落』之『墮』。至如雲門三句，亦自德山密始，乃復立道眼聲色、種種杜撰，惟有溈仰父子投機久矣，絕響法眼一枝，則流入高麗。迨至今日，去聖益遠，道風愈漓，各承師說，復昧本宗，萬別千差，不可窮詰。求似五家盛化時，天地懸隔，又況達磨初來？然其所謂『不移絲髮』者，固自昭昭天壤。你但識得『不移絲髮』底，便識得千差萬別底，千差萬別底即是『不移絲髮』底。山僧今日不免合作一塊，頓放諸人面前，你諸人好看見麼？見麼？見則豈特達磨門下，西天九十五種、此土諸子百家總不曾移一絲髮。不信但看天上月，每當三五便團圓。」下座。

小參。云：「老僧自來不敢過譽於人，據實論量，現前諸眾盡是頭上足下、鼻直眉橫，若是世間事，有能、有不能，未敢相許，但欲成佛，個個有餘。爭奈你自己埋沒、甘處下劣，於世間一切反不避

艱大險阻，及聞個『佛』字便爾退縮，直無有半個肯承當者？昔日，慧朗見石頭，遂問：『如何是佛？』石頭道：『你無佛性。』慧朗道：『蠢動含靈皆有佛性，為甚某甲卻無？』石頭道：『為你不肯承當。』又，藥山一日問高沙彌云：『我聞長安甚鬧。』彌云：『我國晏然。』山云：『你從看經得，請益得？』彌云：『不從看經得，亦不從請益得。』山云：『大有人不看經、不請益，為甚麼不得？』彌云：『不道他不得，只是他不肯承當。』大眾！你道如何承當？你莫向前道：『我是佛，我是佛』者，豈不成大妄語耶？我且問你：畢竟喚甚麼作佛？盡大地人敢保不識佛。尋常座主家尚道：『佛者，覺也。』只你自家一點覺性，有甚難識？你若識得，直下明皎皎地、空索索地，覓眾生不可得，那討甚麼佛來？有人喚伊作佛，劈面便唾，到者裡縱要承當，沒可承當，沒可承當方堪承當，接續慧命，令法久住。珍重。」下座。

小參。桂林問：「窮子有一寶，多年失卻，不知是何寶？」師云：「是地堪埋骨，無嶺不棲雲。」進云：「賴遇和尚識得，請和尚酬價。」師云：「價已酬了，試將寶來看。」進云：「分明在目前。」師云：「莫將魚目當明珠。」進云：「和尚大慈。」師云：「卻是一顆明珠，爭奈不會放光？」林禮拜。師乃舉拂子，云：「只此物，非他物，日日舉似人，爭奈無人識？大眾！且道是甚麼物？你識得也是此物，你不識也是此物，不見道『是法平等，無有高下。』雖然，自古及今，諸佛聖賢、四生六道、種種差殊，祇為用處染淨不同耳。若一向淨用，便成覺道；一向染用，便落輪迴。用有染淨之分，體無淨染之別。惟其無別，不妨即染以明淨；惟其有分，不妨還淨而去染。所以，戒者，還淨去染之要門；禪者，即染明淨之捷徑。但到慈航門下，禪既不中，戒亦不須，畢竟是個甚麼？」良久，云：「待仙人臺進門來向汝諸人道。」擊拂子，下座。

小參。云：「世人只知出胎為生、蓋棺為死，殊不知一念有一念之生死、一日有一日之生死、一生有一生之生死。前念迷惑為死，後念惺悟為生；上半日迷惑為死，後半日惺悟為生；前半生迷惑為死，後半生惺悟為生。倘其一生迷惑，雖生若死；倘其一念惺悟，雖死若生。了凡先生曾遇一老宿語渠云：『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信知生死無定，在當人轉移間耳。昨日，復初大德入丈室白老僧言：『多年流浪，今始回頭，適值母難之辰，追念雙親俱亡，深恩難報。』老僧道：『今日始是汝生日也。』旁邊閃出一個孩子喚作青菴，也道是同日出生，老僧笑謂：『非但汝兩個，昨日二、三百個盡是初生孩子。』從前種種譬如已死，從後種種譬若再生，汝等試思：父母未生以前一向在甚麼處著

腳，即今已生思量要報恩底又在甚麼處著腳。心心念念勿令間斷，忽然蹉腳踏著本來一塊田地，方知道恩本無恩、報亦無報、亦無報恩者。到者裡，非特你一生父母，便是你生生父母，又非特你生生父母，凡在此會同聞此法、其父母或存、或亡，無不一時酬恩已竟。不見道：『輪轉三界中，恩愛不能捨，棄恩入無為，真實報恩者。』」擊拂子，下座。

小參。師云：「空中飛鳥，不知空是家鄉，水裡遊魚，忘卻水為性命。汝等諸人終日在者裡經行、在者裡坐臥，並不曾有一點他物隔礙，亦不曾有片刻時分間斷，你又思量、疑擬個甚麼？你纔起心思量他、疑擬他，蚤已不相交涉了也。先德有言：『人無心合道，道無心合人。人道既合，是名無事人。』又道：『佛亦只是個無事人。』於今學佛之流每每於無事中生事，所以有是有非、有得有失。三祖道：『得失、是非一時放卻，方知真如、凡聖總是夢言，佛及眾生並為增語。』到者裡，本自無事，非故無事；若欲無事，便是生事。眾中倘有伶俐衲僧出來道：『老漢恁麼道，已是無事生事。』老漢只得向渠道：『也只為海州金居士、趙居士、瀋陽詹居士百餘里遠來，都是老僧舊檀那，無可酬謝，不已而已。』珍重。」下座。

小參。云：「即心即佛，衲子常談；是果是因，長老熟套。豈不聞『祖師門下，佛法不存。』又教老僧如何開口？雖然，今日三剎諸老到此，不可便恁麼緘默去也。記得一僧問牧菴和尚：『如何是佛？』菴道：『莫向外邊覓。』又問：『如何是心？』菴道：『莫向外邊尋。』又問：『如何是道？』菴道：『莫向外邊討。』慈航者裡若有人問：『如何是佛？』向道：『莫向內裡覓。』『如何是心？』向道：『莫向內裡尋。』『如何是道？』向道：『莫向內裡討。』大眾！外邊既不是，內裡又不許，畢竟在甚麼處？」良久，云：「寒冬五九盡，大地慶春回。」卓拄杖。

小參。云：「三祖道：『大道無難，唯嫌揀擇。』慈航者裡教人卻用著『揀擇』二字，道流祇為不能揀擇，以致隨流逐隊、沉沒一生。有志氣底漢子，須是自己放出眼光來，分別濁清、剖晰邪正。夫邪正、清濁判然，有甚難辨？殊不知清中有濁、濁中有清，正中有邪、邪中有正，又有似正而邪、似邪而正，似清而濁、似濁而清，又有即清非清、即濁非濁，即邪不邪、即正不正。你諸人到此總須茫然，所以勸你親近上流、微細揀擇。揀擇來、揀擇去，忽然打失眼睛，方知道清濁、邪正全沒交涉。到者裡縱欲揀擇，無可揀擇，無可揀擇，方能揀擇。昔，溈山問仰山：『《涅槃經》四十二卷，幾卷是佛說？幾卷是魔說？』仰山道：『總是魔說。』今日若有人問慈航：『幾卷是佛說？幾卷是魔說？』慈航卻向他道：『總

是佛說。』試向者裡揀擇看，慈航道得是、仰山決定非？仰山道得是、慈航決定非？若揀擇得出，許你具一隻眼；如其未然，大須仔細。」

小參。云：「今日諸兄弟結社，請老僧特為證明。且問你諸兄弟結社之義何居？古有蓮社勸修淨業者，亦有菩提社勸發菩提心者，于今燈節到來，老僧為汝取名曰『燈社』。我法門心心相印，喻如傳燈。昔呂 吉甫答王介甫之言曰：『日月迭相為明而不能並明，其能並日月之明而破諸幽暗者，惟燈為然。』故燈者，所以助日月之所不及也。賢哲者流容有光照之處，何況中人以下？循冥索昧，大似黑夜行險道中，所賴有諸同行之人互相勸懲，遇善則勉令有加，見過則諫令速改，自照常不足，照人常有餘，彼此相資，庶幾不致墮坑落塹。若祇如世情相與，彼此瞞飾，朦朧度日，一旦失腳惡途，無能相救，則又何取諸兄弟為耶？諸兄弟，惟願顧名思義、各各相照，非特他照，亦復自照，照而無照，無照常照，則諸兄弟人人印心、人人傳燈，方始不負老僧今日為汝證明也。珍重。」

小參。云：「老僧有些陳腐佛法都向陳年裏打發盡了，今日諸善信又來強山僧陞座，要拈些新鮮佛法，爭奈不曾備辦？賴適纔同大眾出行，見人家門上都貼個『春』字，忽想當年有個老宿住一菴子，門上貼個『心』字、壁上貼個『心』字、窗上貼個『心』字，後來法眼禪師卻向門上貼個『門』字、壁上貼個『壁』字、窗上貼個『窗』字。者兩個老漢，一個是空中著楔，一個是雪上加霜，爭如我慈航門用板做、窗用紙糊、壁用泥飾，任諸禪流要住便住、不住便去。雖然，三十年後玄沙道底。」下座。

小參。舉：「《涅槃經》中廣額屠兒放下屠刀，云：『我是千佛一數。』者則話人人俱知。有底道：『廣額屠兒是多劫修成底一尊佛，不過示現屠兒身耳。』可謂癡人說夢。有底道：『蠢動含靈，俱有佛性，難道屠兒沒有佛性？』佛性雖同，必須修三阿僧祇方纔得成，也是癡人說夢。又有底道：『成佛個事須是大力量漢子，似者屠兒，提得起、放得下，一刀兩段，爭有成佛不得之理？』也是癡人說夢。後來又有個屠兒正殺豬有省，薙頭行腳到一禪師座下，禪師問道：『聞汝殺豬有省，省個甚麼？』渠便以手作鼓刀勢。大眾！你道者屠兒與涅槃會上屠兒是一般？是兩般？」頃，又舉：「昔日忠道者問東明禪師道：『《楞嚴經》云：「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意旨如何？』明云：『釋迦老子好與二十棒。』道者云：『為何如此？』明云：『用按指作麼？』道者又問：『汝暫舉心，塵勞頓起，又作麼生？』明云：『也是海印發光。』大眾！若向東明句裡會得，不但一部《楞嚴》了然明白，便識得者屠兒鼓刀處即是涅槃會上屠兒放刀處，涅槃會上屠兒放刀處即是者屠兒鼓刀處，

到者裡有何善惡之可分？又何福之可求？又何罪之可懺？雖然，你若撥無因果，招殃不小。祇如今日輝宗大德領崔居士等跋涉泥塗來此飯眾，大眾如何祝讚？」卓拄杖，云：「滿身泥水無人識，依舊春風送馬蹄。」下座。

都寺寂量編
書記今羞
今何錄

千山剩人和尚語錄卷之五

門徒比丘　今廬　今又　重梓

普說

接引都寺領各堂諸師請普說，師云：「佛門不是躲身之處，既入佛門，便當作佛。於今出家人不特不知如何作佛，而竟不信佛之當作，徒然衣現成、食現成，君王當事而不事，父母當養而不養，且毋論妄行非法，便能安分，已是虛生浪死，又焉怪世儒之輕詆我佛門耶？山僧為儒時雖不敢詆，亦嘗易視之，以為是藏愚守拙之地，後來遇我和尚，睜開眼孔，方知道世間更無有第二條路，萬不得已，將世間極難捨者捨之、極難行者行之，拚此身命求個著落，常不輕菩薩道：『不敢輕慢汝等，汝等皆當作佛。』假使盡大地有一個不當作佛，他也不肯受人呵責、受人打擲，苦苦要說者話，只因他實實見得：除卻作佛，別無可作。為上底不能作佛，必無以使下；為下底不能作佛，必無以事上；父必能作佛而後慈，子必能作佛而後孝，兄必能作佛而後友，弟必能作佛而後恭，夫婦必能作佛而後可以處室，朋友必能作佛而後可以成交，必能作佛方成個人，若是個人，必能作佛，盡大地直無有一人不承佛底恩力，無奈他迷而不悟？《易經》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假使世間除卻作佛，更別有可作，山僧又何必捨難捨、行難行，決定向此門中拚身、拚命耶？於今出家兒現在佛門、現稱佛子，止信有佛，不信作佛，欲求世人盡信『皆當作佛』不亦難乎？山僧初到者邊，每向人題起『作佛』兩字，無不大驚小怪，縱有知佛是當作，作佛是佛說，不是山僧偽說，然而不敢決定者，果爾作得便好，萬一作得不尷不尬，被人担著要索頂後圓光，不特作佛不成，反被他人恥笑，不免慮得慮失，所以屢進屢退。我為汝設個喻子，譬如人家生個孩子，決定與他乳喫，難道怕人恥笑道：『者個纔出胞胎底孩子，知他後來長得成、長不成？』便索性不與他乳喫不成？又如學堂裡學生，決定教他讀書，難道怕人恥笑道：『者幾個學生知他後來中得、中不得？』便索性不教他不成？何況孩子實有成不得人底，讀書實有中不得底？若是作佛，千個作、千個成，萬個作、萬個成。佛言：『吾為汝保任此事，決不虛也。』又言：『聚心一處，無事不辦。』若一心作佛，又一心怕作不成，又怕人恥笑，眾念交攻，所以成魔成病。汝但放心去作，更不愁作不成，縱饒一生不成，來生出頭來，也少你底不得，金剛種子遇便發生，百劫千生永無壞爛。倘或怕人恥笑、似作不作，則毋論後來沒有成日，便是從前曾

下種子，可惜一旦拋撒。諸兄弟！作賊、作龜子怕人恥笑，為甚作佛也怕人恥笑？若不作佛，更有何作？便拚是作佛不成，也勝吹竹筒、抱酒壺百千萬倍，胡為不恥彼而恥此？兩年以來，信心頗熟，不論僧俗老少，咸知趨向。然而，入門來一日、兩日便求速效，卻似今日作了佛，明日好回去料理家務一般。世間百工技藝，也無有一日、二日學得底，何況作佛最尊最大一件事？譬如種稻，最易見功，也須春耕夏耘，而後秋收有望，寧有今日下種、明日收割之理？古來一聞千悟，信有其人，然而《傳燈》所載三登投子、九上洞山，與夫坐破七個蒲團者，皆是極顯赫底宗師，寧渠根器皆不如今人、而今人反出古人之上？良繇古人參是實參、悟是實悟，個個都是真實作佛漢，所以不避艱苦，必期親證親到。而今人不貴裏面真實，只貴外面光彩，作得作不得且寬一著，但學些子作佛言句，好向人前賣弄我會禪、我會道、我是作佛底。不見古人道：『但會作佛，不愁佛不解語。』你果真實作得佛，便一句佛語不會說也自不妨；若只愛會說，莫道趠些子現成語句，便令一口氣說出三藏十二部，又將一千七百則公案從頭舉了、會了，與汝自己有甚干涉？古人得意之後，閉口深藏舌，二六時中只守閑閑地『佛』之一字尚不可得，又那有許多甚麼禪、甚麼道？及其應機接物？信手向自己寶藏中拈出些子，自然活卓卓地，不費纖毫氣力，不是學得來底，不是思量湊泊來底。巖頭道：『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方與蓋天蓋地。』於今最可笑一等禪流，但向六根門頭認著些子影響，便道：『我已得根本智，只欠差別智。』便一味學他古人機鋒轉語，逢著人或咄或喝、或揚眉努目、或擎拳豎指、或東一句西一句，不管三七二十一，如病狂相似，以是為無滯無礙，以是為古人妙用，遞相傳授、遞相模倣，將謂作佛只如此，殊可憐憫。你看達磨昔日在少林面壁九年，後因神光斷臂要求安心，達磨只向道：『將心來，與汝安。』神光道：『覓心了不可得。』達磨道：『與汝安心竟。』何曾有一點做作？何曾費一點周摺？六代單傳至曹溪祖師，示人皆直捷簡要，青原、南嶽而後方纔各立門庭，纔有機鋒轉語，然猶是極直捷、極簡要，非如今人之胡亂撒屎撒尿。不見馬祖問南嶽道：『非色相，云何能見？』嶽云：『心地法眼能見乎道。』又問：『有成壞不？』嶽云：『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見道也。』又不見石頭參青原，原問：『子何方來？』頭云：『曹溪。』原云：『將得甚麼來？』頭云：『未到曹溪亦不失。』原云：『若爾，用去曹溪作麼？』頭云：『若不到曹溪，爭知不失？』頭又問：『曹溪大師還識和尚不？』原云：『汝今識老僧不？』頭云：『識又爭能識得。』又不見僧問石頭：『如何是解脫？』頭云：『誰縛汝？』問：『如何是淨土？』頭云：『誰垢汝？』問：『如何是涅

槃？』頭云：『誰將生死與汝？』又不見法常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佛。』常便走住大梅，祖令人探云：『和尚見馬大師，得個甚麼便住此山？』常云：『馬祖向我道「即心即佛」，我便向者裏住。』僧云：『馬祖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常云：『者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他非心非佛，我祇管即心即佛。』又不見五洩初謁石頭，便問：『一言相契即住，不契即去。』頭據坐，洩便行，頭隨後召云：『闍黎。』洩回首，頭云：『從生至死祇是者個，回頭轉腦作麼？』又不見大珠參馬祖，祖問：『來此擬須何事？』珠云：『來求佛法。』祖云：『我者裏一物也無，求甚麼佛法？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麼？』珠云：『阿那個是學人寶藏？』祖云：『即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又不見藥山一日在石上坐，石頭問曰：『汝在者裏作麼？』山云：『一物也不為。』頭曰：『恁麼即閒坐也。』山云：『若閒坐即為也。』頭云：『汝道不為，不為個甚麼？』山云：『千聖亦不識。』山僧似恁麼舉，直舉到來年也舉不了。大都從上來真實見得底，自有真實作用，總不假借甚麼奇言妙句，不過就他來處直下指出，或輕輕撥轉，那學人真實見得底，便直下承領，或就機翻身，又何曾別有一點做作？又何曾別費一點周摺？至如大愚之為雲峰悅、大慧之為謙禪，更不須一言半句便知他千了百當。總之，到真實田地，有言句也真實，無言句也真實，乃至下咄、下喝也真實，不下咄、不下喝也真實，揚眉努目也真實，不揚眉努目也真實，擎拳豎指也真實，不擎拳豎指也真實，斷斷不似於今人一味胡做亂作，直是善因而成惡果。諸兄弟！貴實不貴虛，汝既到者裡，俱是夙世善緣，汝但辦一片決定心、長久心，切不得怕人恥笑，不得要求速效，一切時中提起本參真實參將去，汝但得一分力，山僧便識得一分，但得兩分力，山僧便識得兩分，切莫得少為足，不肯前進，作個半截底人，何況半截尚不得、只管要求印證？若印證了爾，不特誤爾一生，直誤了爾千生百劫不得出頭，不是小兒戲。諸兄弟！你若到真實透頂透底田地，便沒有一人印證，亦自何妨？若未到者田地，必求到者田地，決不得捨此別求捷徑。縱饒爾一生念佛真得往生，親見彌陀，也只是教你向者一路，更無別路。若使盡大地尚有一路可以便易作佛，山僧自不肯拚捨身命、專向個裏求個著落，而又何苦區區勸爾諸兄弟耶？諸兄弟，只恁作去，不愁不成。久立，珍重。」

師云：「寬本禪人行腳回，曾從海州見老僧，茲聞老僧在永安，盡傾衣缽來此辦供，請山僧為眾普說學道難成之故。佛在世日，百人學道，百人成道；末法時代，學道者多，成道者少，虛實之間耳。於今學人誰不道『我是實。』然而，止知求解，不知求悟，悟之與

解，似則甚似，遠則甚遠。譬如葉公所好之龍，頭角鱗甲非不酷肖，要令興雲作霧得麼？又如兩人在此，一人曾從長安來，一人止聞人說長安，其親到者，任舉一事一物，自然親切，其未到者，非不極談宮闕之嵬峨、城郭之雄固、人事之繁華、貨物之聚集，識者已知其不實也。每見有從《法華》得解者，便靠定《法華》，決定侈談如何是開佛知見、如何是示佛知見、如何是悟佛知見、如何是入佛知見，非不詳悉洞達，但令離卻經文、直下拈出畢竟喚甚麼作佛之知見，遂乃茫然失措。有從《華嚴》得解者，便靠定《華嚴》，決定侈談如何是理法界、如何是事法界、如何是理事無礙法界、如何是事事無礙法界，亦非不詳悉洞達，及乎反按自己，理上尚似打得過，事上便打不過，又何況理事無礙？又何況事事無礙耶？有從《楞嚴》得解者，便靠定《楞嚴》，決定侈談七處徵心、八還辨見，若離前塵分別，畢竟喚甚麼作真心、見猶離見、見不能及，畢竟喚甚麼作真見，直得無言可答、無理可伸。至於從《維識》得解者，便靠定《維識》，從《起信》得解者，便靠定《起信》，種種不一，門庭各立，互相矛盾。且勿論經教中人，便是宗門下衲子，不求實悟，比比皆然。或見古人苦功處，便走向禪單，咬著牙關、捏著拳頭、豎著脊梁，恰似裝羅漢形像，希圖與他妄想抵敵。尋常未上禪單時，妄想尚少，纔上禪單，妄想愈熾。毋論抵敵不住，縱得暫時停息，如石壓艸，石去而艸還生。或見古人透脫處，便謂：『妄想不足畏，妄想無體，不須禁遏。』一味隨緣放曠、任性逍遙，不幾莽莽蕩蕩招殃禍耶？又有道：『妄想雖不須禁遏，亦不可放縱，但時時鑑照，不怕念起，只怕覺遲。』是則甚是，我且問你，白日裏鑑照則易，睡夢裏如何鑑照？又何況一口氣接不來時？總未免業識茫茫去也。又或從古人良久默然處作解者，便認未開口以前為威音那畔、為父母未生時面目、為空劫那邊事，纔見開口，便謂落第二頭，錯引臨濟入門便喝、德山入門便棒，謂：『待汝開口，堪作甚麼？』一向把住，以為極則。殊不知正坐在黑山鬼窟裡？所謂死水不藏龍。又有認古人言句，如『乞師安心』便道『將心來與汝安』；『乞師懺罪』便道『將罪來與汝懺』；『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便云『西來無意』或云『何不問自己意』，以為扣機、以為綿密，以是為禪道者。又有嫌此等為合頭語，一任指東話西，便又錯解古人庭前柏樹子、青州布衫、乾矢橛、麻三觔之類，以為不上他釣竿、不入他圈繢，以是為禪道者。又有道『此事不在言說，亦不在無言說』，但見人問著便努眼相視，或擎拳、或豎指、或一拍一喝，以為真體顯露、以為應物無滯，得大自在、得大解脫，此種更是難救。又有認現成一切，便錯解古人『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拄杖子是拄

杖子』、『耳朵兩片皮，牙齒一具骨』、『師姑元是女人做』一類語話，以為直下便是，更不敢動著一毫頭。又有專一杜撰奇妙尖新之句、攢花簇錦、鬥豔誇多，尤是末流大弊。總之，不曾有實悟，未免隨處粘著。汝莫聞恁麼道，便謂『我一切不粘著便是』，祇者不粘著又是一個大坑塹。若是實悟底人，總沒有你捫摩處。汝纔向者裏覓渠，渠卻在那裡；汝纔向那裡覓渠，渠又卻在者裡；有時恁麼道，有時卻不恁麼道，怪不得時人喚渠作轉車軸底嘴，渠本不曾有一點實法教人，不見道：『若將實法與人，土塊也消不得。』岩頭和尚又道：『纔有所重，即成窠臼。』眾中莫有出得窠臼底麼？若有，老僧即將法座讓他；不然，大家歸堂仔細參究，畢竟要求實悟，不可徒然學得一知半解以自滿足，生死到來抵敵不住，卻怪老僧不道。你但自己打算，於今學得底果然敵得生死，即是真正，更不須問人成得成不得也。大眾，久立，珍重。」

普說。

李居士請普說。士問：「和尚所以為禪流者至矣，歷來士大夫學道多不得力，病在何處？更希微細拈出。」師云：「士大夫學道之多，無過於宋；病痛之多，亦無過於宋。妙喜老人作大醫王，藥料具足，設方救療，切中病源，至今讀其書問所載，業已不留後人以餘地矣。然昔之所患未必全今之所患，而今之所患或甚于昔之所患。嘉、隆以前，士大夫留心斯道者，其言行不大顯著，雲棲、紫柏、憨山三老道法盛時，士大夫多與之遊，令一時學者知我佛道淵廣，而宋儒迂拘未足盡信。三老之功不可誣也。然其所嘗親炙者，或始甚專篤，而其後未免流於他端，緣無始帶來一點習氣未能自割，況富貴場中佳麗易致，漸染漸深、纏綿不解，迨及暮年，功成名遂，唯此一事更無他務，奈精力衰耗、齒落髮枯，當驕奢淫佚之日，又參以貪生怖死之念，不得不假性命雙修之說。此說一倡，如蠅附驥，以為既可延年，又堪恣欲，七幅羅裙不知罩卻多少英靈漢子。若其正信不移，亦略可數，或博探教相，或深窮止觀，或依傍淨土，亦有夙具靈根，專茲一路，其自任非不的確，其示人非不明快，亦以者一點習氣鏟除不易，初或暫容，轉且縱肆，乃反借口如好好色之文以自掩飾，業力日強，道力日怯，目前作主不得，未免東牽西合，臨命終時毫無得力，蓋因打頭不遇作家，即遇，未經惡辣鉞錘，自恃聰明，以致於此，殊可痛惜。自壽昌、博山、雲門、黃檗、天童諸老後先開法，宗風弘闓，而天下咸知趨向，登其門者不可勝數，求其全身放下、終始於斯之士夫，亦難屈數指。乃有發心真正、虛懷參訪，其頓斷繩索、自甘淡素，可謂難信能信、難行能行，亦以聰明過人、雄辯橫溢，究其實落得力之處，不過日坐得一兩炷香、妄念不起而已。亦有習靜山中，一七、二七，直得身心

世界內外通瑩，所謂坐斷十方而不知密移一步，遂遇邪師謬為證可、自此狂慧勃發、到處鼓弄唇舌，雖見真正宗匠，容易放過，歲久月深，無可依據。又以弘法念重，專求顯異，致種種幻見、稱神道鬼者。又有最初便遭邪師誑惑、不復博參明達，而徒以自己隙光附會前哲、謬計古來不過如此，任情恣意、隨順塵勞，復於隨順境中高談快論，謂『煩惱即菩提，無明即大智』，但見有稍自簡束者，便指為兔徑小節，平昔習氣有增無減，此道易學，此類最多。又有深知其非，力事禁遏，無奈猴猿子不死，愈禁遏愈起，轉而從事於誦念禮拜，以祈降伏者，是皆極奇極顯，四眾共推為宗門樑棟，所以為外護，則無不極其至矣。大都士人從小入書堂，父母所囑、師長所訓，莫不以位高金多為第一義，所謂上大人時錯了也。何況婚宦而後，世累日深、世情日重、保榮固寵之弗暇？若夫超出倫輩，或學問自侈、或文章自命、或風節自高、或經濟自任，有一於此，皆足以揚名當世、垂之來祀，人生大事，如斯爾爾，豈真有前因後果、輪迴升沉之說？儒教中雖微示福善禍淫，而未深明三世之旨，淺腐之流，遂疑死後斷滅，見落邊邪，遞相承襲，倚程、朱之門戶，拾韓、歐之涕唾，竟不知儒者何道，而徒以闢佛為儒、不闢佛則不得為儒，以是衣冠中多置內典，而不敢閱其一二。稱信者，或妄希現福，為保護身家、保護兒孫計，又或仕路蹇厄、或遭不如意事，處無可如何之際，不得不懇佛求佛，而又恐人謂其佞佛，輒自解曰：『亦聊借以消磨雄心。』比比皆然。上焉者，亦不過廣搜詭異，以拓見聞，采掇玄奧，以資筆舌，非真究心佛乘也。故有稍知趨向者，吾門中人便視為麟鳳，外護為念，安能痛加鍼砭？如紫玉之於于頔，兜率之於無盡，所以，半途者多，到家者少。如前所舉諸老，不特稍知趨向，且能真究真參，實實為此一件大事，而特不能如古人全身放下、久親法席，以致入處草率、得少為足，不過種下般若根株，雖然，百劫千生埋沒不得，而欲其一踏到底，不敢謂絕無其人，實千難而萬難者也。我佛涅槃會上，以正法眼藏付囑國王、大臣，《法華經》言：『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又言：『應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現宰官身而為說法。』又何常專以易屬出家兒，而以難屬士大夫耶？額屠兒放下屠刀，云：『我是千佛一數。』龍女八歲獻珠成佛，教有明文，曾堂堂士大夫而竟一屠兒、一女子之不若耶？況《傳燈》紀載如唐之裴公休、陳公操、宋之李公遵勗、楊公大年輩，不可勝數，是皆據高位、握大權，未嘗壞世間相而求實相、離生滅法而求寂滅，幸有如此體格，寧古之必勝於今、今之必不如古？而罪禿謂其入處艸率、得少為足者，非其知慧淺薄，初無定見也；亦非其力量有限，自甘中止也。處此火宅中，苟無大智慧與大力量，安得不為名位、貨色

所拘？遽爾抽身，向個中求入路耶？正因其知慧大、力量大，所以纔入門來，見宗師開口不難領會、不難荷擔，及閱諸經論與諸祖公案，可以解路通者，自不費力，其不可以解路通者，亦不難。以平日讀書作文伎倆多生穿鑿，祇圖解得分曉、說得明白，解不分曉、說不明白，便生煩悶，百般思量、百般計較，或得些子醒發，或得些子輕安，便求宗師為渠印證。主法者恐折其萌芽、阻其向往，稍鬆一著，渠便自任為極則，以為究竟如是，縱遇他知識連道兩個『不是』，定忿然謂是強移換人。不見無盡初見東林便蒙許可，及到兜率觸翻溺器，方始撇地，而後來歷參諸方，又不知受卻多少錘鑿。張公是何等知慧？何等力量？而況其次焉者乎？要學此道，必須發個狠毒，將無始來一點習氣千難割、萬難割處痛下一刀，如破竹頭一節，節節皆破，一切纏縛不得，然後取古人一則機緣，不妨向沒可思量處思量、沒可計較處計較，到思量、計較盡時，平生伎倆一點也用不著，莫生退怯，莫求功效，正好拚命與之廝捱。勿道全無所得，即有所得，我亦不愛；勿道全無人肯，即有人肯，我亦不顧。忽然失手摸著娘生鼻孔，方知元來只在者裡，一切經論、一切公案，不求分曉無不分曉，不求明白自然明白，以此自利，以此利人，以此事親則為孝，以此事君則為忠，出得世間、入得世間，而又何僧、何俗、何儒、何佛？到恁田地，佞亦得，即闢亦得。博山先師翁常道：『汝等若了得，便作個衛元嵩也不妨。』不見近代陽明、龍溪、近溪諸大老，不特不肯毀形體、絕祭祀、作名教中罪人，亦何嘗拘拘標名外護？但為真儒，即為真佛；必為真佛，始為真儒，文章、風節、學問、經濟，無不在此。不然，縱爾烜赫一時、名垂後世，反之自己身心全沒交涉，生死到來，依舊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直謂之無智慧人、無力量人已矣。罪禿自知此事以來，每喜與士大夫遊，雖時時以此事相激發，然未敢深談及此。不意絕漠餘生，乃得遇老居士，真是個漢，既承至誠相叩，不復隱覆，不怕忌諱，將平昔親聞、親見、親歷者盡底傾出，其餘微細種種病痛，自有妙喜老人種種神方、種種良藥在。果爾一踏到底，且無道可學，又何病痛之云？倘其半信半疑、欲前且卻，則並無病痛之可指。至如陰竊先哲之緒餘、假張學道之旗幟，招羅少俊、私立朋黨，以致荊棘叢生、戈矛互起，國家之敗，蔑不繇之，是又無藥可療，無方可治。妙喜老人誠不料末世士大夫決裂遂至於此。」李居士不覺欷噓涕下，命筆紀之，以為士大夫學道者鑒。

茶話

住大寧寺，至月十四晚設茶，為西堂祝壽。師云：「明日是西堂降日，期主設茶請大眾為西堂預祝。大眾！且道西堂四十二年前正當今晚在甚麼處安身立命？你莫道：『正在母腹中麼。』比如未入母腹時又向甚麼處安身立命？若向個裡具得隻眼，莫道四十二年前、四十二年後，便從無始劫初直至盡未來際，與大寧今晚團圞總沒有兩個時節，總不曾移易一絲毫頭。恁地見得分明，則期主者一杯茶不特為西堂一人祝壽，直為現前大眾祝壽；又不特為現前大眾祝壽，直為三世諸佛、大地眾生一同祝壽了也。若猶作世情論量，縱饒你活到一百壽、一千壽，總喚作守屍鬼魂、不散底死人。祖師有言：『汝等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空同壽。』《道德經》云：『死而不亡曰壽。』儒教中又言：『殀壽不二。』你看從古聖賢又何曾認此幻化身心作壽？雖然，你道：離卻此幻化身心又向甚麼處祝壽？」堂主進云：「夜靜更寒，請和尚食茶。」師拈茶碗云：「請。」

三十晚，設茶。師云：「今日是年窮歲盡之日，本剎住持設茶與大眾分歲。大眾！若有收藏底陳腐佛法知見，一齊抖擻出來，好得乾淨過年。山僧也有一則陳腐公案，不免趁時拈出。昔日，潭州和尚有言：『山僧宰個露地白牛，與你眾人分歲。』維那入室，云：『外面有公人拘和尚。』州云：『作麼？』那云：『和尚私宰，不曾納蹄角。』州以帽擲地下，那拾帽，州下床扭住，云：『賊！賊。』那以帽覆州頂，云：『時寒，且還和尚。』即出。州顧侍者，云：『今晚公案如何？』者云：『潭州紙貴，一狀領過。』大眾！你看古人大家恁地分歲，好生熱鬧，今日山僧也有個沒毛癩狗，不敢贓污了常住鍋灶，整整將來供養大眾。且問大眾：向甚處下口？」眾下語不契，師顧眾，云：「莫將爆竹驚山鬼，留取荒城伴罪夫。」

初六晚，住持設茶請茶話。師云：「明日是首山和尚誕日，住持設茶請山僧領大眾預祝，現前堆積珍異都是住持孝心，蓋為將來乞戒地也。山僧不可借花獻佛，只可別尋個物事為敬。」良久，云：「者件物非青、黃、赤、白、黑，非色、非心，非有、非無，非因果法，是個甚麼物？大眾！若識得者物，便不用別尋，各人現成，將出來，非特可為首山和尚壽，且可為諸佛、諸菩薩壽；又非特為諸佛、菩薩壽，且可將諸佛、菩薩底壽全歸首山和尚，又可將首山和尚一人底壽散為現前大眾及法界一切眾生壽。首山和尚莫笑道：『你為甚將我家裏物來送我？卻又亂作人情。』待明早天明起來，領大眾與和尚禮足。」

十四晚茶話。師云：「山僧所有一切好法、惡法都被爾們抖擻乾淨，今晚要得半句口，遍搜不獲，且請大眾食茶、食果子，食了，

大家看燈。不見道：『春宵一刻值千金。』大眾！不得錯過。」
住接引寺，五月十四晚設茶。師云：「山僧初來者邊，見者邊家家糧米豐足，只恨不曾有人開個飯店。彼時恥若書記，便發心作個店小二，也有笑他底、也有憐他底。憐他底，只愁生意淡薄、枉費辛勤；笑他底，道：『阿誰家裡缺少麵觔、木耳，那得餓不死底漢來喫爾者般茶飯？』不期南塔掛起招牌，一直賣到遼陽，於今又賣到海州來了。明日是恥若生日，者裏一班都是後起底店小二，特搜店裡殘茶剩飯，請山僧預祝。但凡嘗著者般滋味底，個個都要續佛慧命，諸佛慧命無有窮盡，則恥若之壽量無有窮盡，又何用別為祝耶？」

問答

臘八日，書記入禮，師問：「釋迦老子當年睹明星悟道，畢竟悟個甚麼？」進云：「火。」師云：「恁麼則不悟也。」進云：「煖氣烘烘。」記復舉前話問師，師云：「今日冷似昨日。」復進後語，師拈禪衣角一抖。湧光出，問云：「未審睹明星後與雪山六載前是同是別？」師云：「可知禮也。」進云：「何苦如此？」師云：「水滾下茶來。」少頃，座元入禮，師舉前問，元云：「銅盤。」師云：「恁麼則不悟也。」元拈火箸插盤中，師云：「且道睹明星後與雪山六載前是同是別？」元一喝，師云：「放汝三十棒。」
西堂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師云：「不是，不是。」進云：「舉猶未畢，為甚便見不是？」師云：「再犯不容。」
座元問：「趙州不食投子蒸餅，卻禮沙彌三拜，意旨如何？」師云：「汝不妨疑著。」又問：「趙州畢竟向甚麼處勘破臺山婆子？」師云：「汝曾見孩子趨氣毬麼？」
靜宇問：「應持菩薩上觀三十二恒河沙，如何不見佛頂？」師答：「為他向高遠處覓。」又問：「三千世界俱壞，未審大地眾生向甚麼處安身？」師云：「好個消息。」又問：「弟子生死到來，將何抵敵？」師云：「你於今從北塔到南塔，為甚不問？」
啟如問：「車損牛老載重，如何過得峻嶺？」師答：「看腳下。」又問：「日中看瓜架、夜後聞鐘聲時如何？」師云：「隨緣消舊業，更莫造新殃。」
罄光問：「如何是學解、信解、悟解？三種解作麼生？」師答：「你有許多般解麼？」
座元問：「三界一心發，火宅是吾家，百億須彌山，至今疑著他。」師答：「為他閒事長無明。」進云：「原來無一法，諸法體如如？」師云：「切忌向這裡著腳。」

道菴問：「行住坐臥即不問，未審睡著時在那裡？」師云：「你即今是醒是睡？」
祥光問：「一切儼然，教弟子作麼生會？」師答：「用會作麼？」又問：「一切音響落在何處？」師云：「向未開口前看取。」
德光問：「本來面目，人人本具，為甚學人不知？」師答：「祇這不知，莫別尋。」
壽績問：「婆子道：『趙州只轉得本藏。』畢竟如何轉得那半藏？」師答：「山僧也不奈伊何。」又問：「大海水為甚一日兩潮？」師云：「晨鐘暮鼓。」又問：「天上月為甚半圓半缺？」師云：「適纔喫飽了，於今肚又饑。」
輝光問：「終日奔奔波波，一旦生死到來，將何抵敵？」師答：「你喚什麼作生死？」又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云：「吹螺打鼓。」
恥若問：「眼在頭上，為甚自不見眼？請師點出。」師喚恥若，若應諾，師云：「點出了也。」又問：「世出世間則不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高麗國好大扇。」又問：「南塔既在地上，為甚卻向龍潭裡放光？」師答云：「家家門前火把子。」
桂菴問：「如何是學人本來面目？」師答：「是誰叫汝恁麼問？」
弘掀問：「某甲初出家時，只以念佛誦經為本，到此卻靠不得。請問如何是第一件大事？」師答：「屙屎撒尿。」進云：「四大分散時，如何是了手？」師云：「分散且置，汝即今喚甚麼作四大？」
進云：「參禪人了生死，未審還有輪迴也無？」師云：「日沈西，水流東。」
淨如問：「來此作飯，供養大眾，圖報三世深恩，未審還報得盡也無？」師連彈指三聲。
崑璞問：「生死如車輪子相似，如何止得？」師答：「問取推車漢。」
屍林問：「曹源一滴則不問，華首溪頭事若何？」師云：「混同江闊多少？」又問：「羅浮隱居，瀋陽出世。隱居且置，出世一句作麼生道？」師云：「風沙萬里。」進云：「風行草偃，水到渠成。除此不問，如何是逆波之句？」師云：「瀋陽好香瓜。」又問：「大事未明，如喪考妣。為甚大事已明，如喪考妣？」師云：「太平本是將軍力，不許將軍見太平。」又問：「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為甚我等不得成佛？」師云：「誰教汝要成佛？」
道心問：「終日承十方深恩，己事未明，如何了得？」師答：「熱灶著一把，冷灶著一把。」

仰泉問：「母胎生下時，佛性已具，為甚麼不會說話？」師答：「呱呱。」又問：「生死到來，將甚麼抵當？」師答：「你即今拈匙把箸又作麼生？」
都寺問：「世尊說法有六種成就，未審和尚種成就？」師答：「全仗闍黎心力。」進云：「世尊道：『四十九年未曾道著一字。』為甚麼又留三藏十二部？」師云：「事也須件件周到始得。」
小沙彌問：「我有喫的，狗也有喫的，未審我是狗？狗是我？」師答云：「大眾！看者孩子作師子吼。」彌無語，師便打出。
淨空問：「四大分離，向甚麼處安身立命？」師答：「牛頭獄卒是甚麼人？」又問：「無心道人又向何處用工？」師云：「饑添缽，寒添衣。」
桂林問：「清晨靜坐，聞鐘聲、犬吠，未審是同是別？」師答：「問取山前石人去。」
維那問：「檀那一粒米，重如須彌山，未審此恩如何報得？」師答：「點一杯苦茶來。」晒衣次，問：「學人平生不曾挂一寸絲，且道晒個甚麼是得？」師云：「你即今身上披的是驢皮？是馬皮？」又問：「古人道：『眾苦不是苦，袈裟下打失人身方是苦。』學人現是人身，且道是苦？不是苦？」師答：「你問阿誰？」又問：「現前作是主，醒時作得主，睡著時作麼生？」師答：「賣油郎。」
逢渠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答云：「西塔較南塔多少？」
光宇問：「學人識得木石，木石為甚不識學人？」師喚光宇，宇應喏，師云：「汝不是木石。」進云：「行住坐臥不離者個，未審如何是者個？」師云：「行住坐臥。」又問：「弟子到來六十餘日，並無增減，未審如何即是？」師答：「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進云：「闍裏明珠，放去收來時如何？」師云：「修行人為甚將常住物作自己用？」
擇菜次，恥若問：「菜上蟲不從天降、不從地湧，為甚有情向無情中出？」師云：「猢孫倒上樹。」

都寺玄賦編
書記今羞錄

千山剩人和尚語錄卷之六

門徒比丘　今廬　今又　重梓

拈古

世尊與阿難行次，見一古佛塔，世尊便作禮，難云：「此是甚麼人塔？」世尊云：「此是過去諸佛塔。」難云：「過去諸佛是什麼人弟子？」世尊云：「是吾弟子。」

拈云：「過去諸佛是世尊弟子，且道世尊是什麼人弟子？個裡見得，堪與諸佛為師。」

忠國師因紫璘法師云：「請禪師立義，某甲破，某甲立義，禪師破。今請師立義。」師云：「立義已了。」紫云：「是甚麼義？」師云：「果然不見。」

拈云：「若作法師，待云：『立義已了。』便道『破也！破也。』」

南泉因座主來辭，乃問：「甚處去？」主云：「山下去。」泉云：「第一不得謗王老師。」主云：「爭敢謗和尚。」泉乃噴涕云：「是多少？」主便出。

拈云：「者座主不妨伶俐，可惜爪牙未具。當時見道：『第一不得謗王老師。』便向道：『合取狗口。』」

有僧於馬祖前作四畫，上一畫長、下三畫短，云：「不得道一畫長、三畫短，請師答。」師乃畫一畫，云：「不得道長短，答汝了也。」

拈云：「騎賊馬趕賊，奪賊刀殺賊，馬大師慣得其便，要且無定亂先圖。若是老僧，見伊畫四畫時，便向道：『野狐精，識得汝也。』」

金牛因臨濟來，乃橫按拄杖，方丈前坐，濟遂拊掌三下，歸堂去，牛卻下去。人事了，便問：「賓主相見，各有軌儀，上座何得無禮？」濟云：「道甚麼？」牛擬開口，濟便打一坐具，牛作倒勢，濟又打一坐具，牛云：「今日不著便。」

拈云：「人盡道臨濟不合上門欺人，殊不知臨濟被金牛一坐，直至於今起不得。」

龐居士坐次，問靈照云：「古人道：『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你作麼生？」照云：「老老大大，作者語話。」士云：「你作麼生？」照云：「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

拈云：「龐老前行不到，女子末後太過。有人辨得，許你具一隻眼。」

趙州與文遠論義，鬥劣不鬥勝，勝者輸胡餅。遠云：「請和尚立義。」州云：「我是一頭驢。」遠云：「我是驢胃。」州云：「我是驢糞。」遠云：「我是糞中蟲。」州云：「你在彼中作什麼？」遠云：「我在彼中過夏。」州云：「把將胡餅來。」

拈云：「今人鬥勝不鬥劣，古人鬥劣不鬥勝，老僧特拈出，普示關東僧眾。若無如此規則，胡餅爭得到老僧口裏？」

汾陽昭示眾云：「識得拄杖子，行腳事畢。」渺潭澄云：「識得拄杖子，入地獄如箭射。」

拈拄杖，云：「者個是千山斫來底，有甚麼難識？你等諸人識得也未？若不識，孤負平生行腳；若識，又道入地獄如箭射。」良久，卓一卓，云：「老僧足力衰竭，遠步少他不得。」

曉愚禪師到五祖戒和尚處，戒問：「不落唇吻一句作麼生道？」師云：「老老大大，話頭也不照顧？」戒便喝，師亦喝，戒拈棒，師拍手下去，戒云：「闍黎！闍黎，且住，話在。」師將坐具搭肩上，更不回首，直出去。

拈云：「一個如龍得水，一個似虎靠山，簡點將來，二俱不了。且道甚處見他不了？有人辨得，老僧性命在汝手裡。」

藥山因僧問：「己事未明，乞師指示。」師良久，云：「吾今為汝道一句亦不難，只宜汝於言下便見去，猶較些子，若更思量，卻成吾罪過。不如且各合口，免相累及。」

拈云：「且道藥山當時是為者僧道？不為者僧道？」良久，云：「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藥山向手中書一「佛」字，問道吾：「是甚麼？」吾云：「佛字。」山云：「這多口阿師。」

拈云：「汝道道吾當日不道佛字，得麼？不道佛字，又合道甚麼字？」良久，云：「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

藥山問僧：「年多少？」僧云：「七十二也。」師云：「是年七十二那？」僧云：「是。」師便打。

拈云：「汝道者僧有喫棒分也無？為甚便打？若有，過在甚處？據老僧看來，盡天下僧俗凡聖、艸木叢林，盡須擔枷帶鎖始得。」

僧問石霜：「咫尺之間，為甚不睹師顏？」師云：「我道偏界不曾藏。」僧後問雪峰：「偏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峰云：「什麼處不是石霜？」僧回，舉似師，師云：「者老漢有什麼死急。」

拈云：「雪峰道『什麼處不是石霜』，與石霜道『偏界不曾藏』，是一般？是兩般？當時若問老僧：『遍界不曾藏，意旨如

何？』便向道：『者老漢有什麼死急。』」

雲居禪師問僧：「念什麼經？」僧云：「《維摩經》。」師云：「我不問你《維摩經》，念底是什麼經？」僧因此有省。

拈云：「既不是《維摩經》，又別有甚麼念底經？」良久，云：「如是我聞。」

雪峰因僧禮拜，遂打五棒，僧云：「某甲有甚麼過？」峰又打五棒。

拈云：「雪竇道：『前五棒日照天臨，後五棒雲騰致雨。』恁麼判合該五棒。東禪道：『前五棒打者僧禮拜，後五棒打者僧無過。』恁麼判也合該五棒。若據老僧看來，前五棒棒棒見血，後五棒一棒也打不著。具眼者辨看。」

金峰因僧侍次，乃云：「舉一則因緣，汝第一不得亂會。」僧云：「請和尚舉。」峰豎起拂子，僧良久，峰云：「知道闍黎亂會。」僧以目視東西，峰云：「雪上加霜。」

拈云：「金峰不合平地生堆，者僧又復逆風揚土，當時若見道：『舉一則因緣，汝第一不得亂會。』便掩耳疾趨而出。」

雲門因一僧罷經論來參多時，乃云：「未到雲門時，恰似初生月，及乎到後，曲灣灣地。」門得知，乃舉問：「是你道不？」僧云：「是。」門云：「甚好。吾問汝，作麼生是初生月？」僧乃斫額作望月勢，門云：「你如此，已後失卻目在。」後此僧果然失目。

拈云：「今人盡道者僧不合詆雲門，被雲門授記，果然失目，殊不知者僧至今光明炯炯地？」

舜禪師每訶罵薦福說葛藤禪，一日聞懷遷化，於法堂上合掌云：「且喜葛藤椿子倒了也。」

拈云：「當日兩老同出隻手，時人往往作是非人，我會不如此，爭見肺腹？老僧於今要尋些葛藤禪合藥。」

長髭到石頭處，頭問：「什麼處來？」髭云：「嶺南來。」頭云：「大庾嶺頭一鋪功德還成就也未？」髭云：「成就久矣，只欠點眼。」頭云：「莫要點眼麼？」髭云：「便請。」頭垂下一足，髭便禮拜，頭云：「見什麼道理便禮拜？」髭云：「如紅爐上一點雪。」頭便休。

拈云：「汝眼本正，因師故邪。老僧也從嶺南來，若遇人問『大庾嶺頭一鋪功德成就也未？』直向道：『斬絕了也。』」

巖頭參德山，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德山便喝，巖頭便禮拜。洞山聞舉，云：「若不是龐公，大難承當。」巖頭云：「洞山老漢不識好惡，我當時一手抬、一手搦。」

拈云：「跨門便問，已是不著便；德山便喝，令行一半；巖頭便拜，不是好心；洞山云云，也是承虛接響。巖頭道『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抬、一手搦』，試道甚麼處是一手抬、一手搦處？」

雪峰示眾云：「望州亭與你相見了也，烏石嶺與你相見了也，僧堂前與你相見了也。」保福問鵝湖：「僧堂前且置，望州亭、烏石嶺什麼處相見？」鵝湖驟步歸方丈，保福便入僧堂。

拈云：「且道：二老宿與雪峰相見也未？雖然，要見二老宿則易，要見雪峰則難。老僧今日卻道：『地獄裏與你相見了也，餓鬼裡與你相見了也，畜生裡與你相見了也。』若有個漢出來道：『除卻三途，什麼處不相見？』我且問你，東廁一堆灰重多少？」

玄沙與地藏在方丈說話，夜深，沙云：「侍者關隔子門，汝作麼生出得？」地藏云：「喚什麼作門？」

拈云：「地藏雖然不負來機，要且出身無路。若是老僧，喚侍者點一杯茶來。」

趙州一日在佛殿上見文遠禮佛，以拄杖打一下，遠云：「禮佛也是好事。」州云：「好事不如無。」

拈云：「文遠機頭織錦，趙州又向錦上敷花，若是老僧見人禮佛，但合掌云：『功德無量。』與趙州是同是別？」

臨濟見僧來，豎起拂子，僧禮拜，濟便打，又見一僧來，亦豎起拂子，僧不顧，濟亦打。

拈云：「傾乾一大海水，魚龍何處藏身？燒盡大須彌山，虎兕無由躲命。咄，急急如律令。」

雪峰示眾云：「三世諸佛在火燄裡轉大法輪。」玄沙云：「火燄為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

拈云：「雪峰已是白日見鬼，玄沙又是鬼見白日，每人合喫三十棒，且喜不干火燄事。」

僧問巴陵：「如何是道？」陵云：「明眼人落井。」僧問石頭：「如何是道？」頭云：「木頭。」僧又問韶國師：「如何是道？」師云：「四生浩浩。」

拈云：「古人出語，實不徒然，比如問頭一般，答語各別，其中一人超佛越祖，一人佛祖齊肩，一人拖帶佛祖入地獄，具透關眼者，不妨仔細辨看。辨得，老僧拄杖子分付與你；辨不得，切忌誣謗先德。」

一婆子供養一僧，一日，遣女子抱住云：「正當恁麼時如何？」僧云：「枯木倚寒岩，三冬無煖氣。」女子回，舉似婆，婆云：「二十年止供養一個俗漢。」遂趕出，燒卻菴。

拈云：「莫守寒岩異草青，坐斷白雲宗不妙，多少人作此會？慚惶殺人。要會個僧麼？有意氣時添意氣。要會婆子麼？不風流處也風流。」

頌古

世尊四十九日在忉利天為母說法，及辭天界下時，四眾八部俱往空界迎。有蓮花色比丘尼作念云：「我是尼身，必居大僧後見佛，不如用神力變作轉輪聖王，千子圍繞。最初見佛。」果滿其願。世尊纔見，乃訶云：「蓮花色比丘尼，汝何得越大僧見吾？汝雖見吾色身，且不見吾法身，須菩提岩中宴坐，卻見吾法身。」

師云：「且道色身外別有法身、法身外別有色身耶？老瞿曇既已欺他女子，又復誣彼比丘，若據老僧看來，須菩提與蓮花色比丘尼總未曾夢見佛身在。」

頌曰：「漢武求仙不得仙，王喬端坐卻昇天，寶階斷後空岩寂，滿塞黃煙夾暮煙。」

世尊一日敕阿難：「食時將至，汝當入城持缽。」阿難應諾。佛云：「汝既持缽，須依過去七佛儀式。」阿難便問：「如何是過去七佛儀式？」佛召阿難，難應諾。佛云：「持缽去。」

師云：「有人道：『世尊如是召，阿難如是應，何等分明。』恁麼會還得也無？既已不許恁麼，畢竟如何是七佛儀式？速道！速道！道得，不妨破瓦碗喫飯；不然，雖終日持缽，與破瓦碗何別？」

頌曰：「赤骨律，饑便要餐飽則不，東家打餅西家茶，管他七佛非七佛。」

世尊因耆婆善別音響，至一塚間，見五個髑髏，乃敲一髑髏問耆婆：「此生何處？」耆云：「生人道。」世尊又敲一云：「此生何處？」耆云：「生天道。」世尊又別敲一云：「此生何處？」耆罔知生處。

師云：「耆婆非但第三個不知生處，先答生人、生天，早錯了也。若作耆婆，待世尊打頭問：『此生何處？』但叉手云：『深領此問。』」

頌曰：「不落宮商調，聾人那得聞？子期歸去後，千古黑漫漫。」

六祖初參黃梅，梅問：「你自何來？」祖云：「嶺南。」梅云：「欲須何事？」祖云：「唯求作佛。」梅云：「嶺南人無佛性，若為得佛？」祖云：「人有南北，佛性豈然？」

師云：「若作祖師，纔見道『嶺南人無佛性，若為得佛？』便禮拜云：『謝師授記。』」

頌曰：「問處分明答處親，欲求作佛枉勞神。自傳衣缽重遭屈，直至於今不得伸。」

六祖因僧問：「黃梅意旨甚麼人得？」祖云：「會佛法人得。」僧云：「和尚還得不？」祖云：「我不得。」僧云：「和尚為甚不得？」祖云：「我不會佛法。」

師云：「道會佛法，頭上安頭；道不會佛法，又是斬頭求活。畢竟如何得黃梅意旨聱？」以拄杖趕散。

頌曰：「會與不會何交涉？黃梅意旨少人知。請看樹上金衣子，又喚春風過別枝。」

佛陀波和尊者游臺山，見一老人，問：「向甚處去？」者云：「臺山禮文殊去。」老人云：「大德！見文殊還識不？」者無對。

師云：「當時若見恁麼道，但云：『祇如文殊，還識某甲也無？』」又云：「文殊！文殊。」

頌曰：「文殊豈有二文殊？尋到臺山也大迂。昨夜雪晴雲破處，一鉤新月小空虛。」

趙州問座主：「講甚麼經？」主云：「《涅槃經》。」州云：「問大德一段義得不？」主云：「問甚麼義？」州以腳趯空一趯，吹一吹，云：「者個是什麼義？」主云：「經中無此義。」州云：「脫空謾語漢。此是五百力士揭石義。」

師云：「且道是此義？不是此義？座主若具眼，待渠問：『這個是甚麼義？』但向道：『少賣弄。』或云：『久知和尚有此機關。』不特勘破趙州，免令錯下註腳。」

頌曰：「口裡無牙，腳底無筋。趙州老漢，少喜多嗔。」

趙州問僧：「發足甚處？」僧云：「雪峰。」州云：「雪峰有何言句示人？」僧云：「尋常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一隻眼，你等諸人向甚處屙？』」州云：「闍黎若迴，寄個鍬子去。」

師云：「彼彼相助。」

頌曰：「對面不相識，千里卻同風。若無河北輪刀手，誰解幫扶老雪峰？」

紫湖門下立牌，牌上書云：「紫湖有狗，上取人頭，中取人腰，下取人腳，擬議則喪身失命。」有新到纔相看，湖便喝云：「看狗。」僧纔回首，湖便歸方丈。

師云：「紫湖可謂老婆心切，爭奈無人捨命？」李居士請師於看狗處下語，師直前一摑。又云：「幸是老僧。」又云：「業畜不得無

禮。」又於地上作[〇@犬]相，隨以腳抹卻，又以手舉腰帶云：「個是五百文買底。」

頌曰：「紫湖一隻狗，牙長善抖擻。誰論跕與堯，彌勒遭一口。」

睦州因秀才相看，云：「會二十四家書。」州以拄杖空中點一點，云：「會麼？」秀才罔措。州云：「又道會二十四家書，永字八法也不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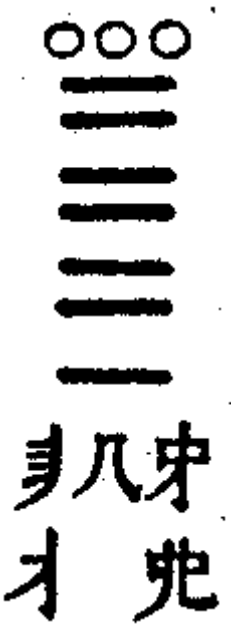
師云：「睦州者一點，莫道秀才家，便是佛來也不敢正眼覷著。」又云：「如蟲禦木。」

頌曰：「一點分明露，其如識字多。若將八法論，鷂子過新羅。」

葉縣省禪師問僧云：「日暮投林，朝離何處？」僧云：「某甲不曾學禪。」師云：「生身入地獄。」

師云：「且道是者僧入地獄，是葉縣入地獄？」

頌曰：「學禪不學禪，蜂蜜比糖甜。生身入地獄，千足與萬足。」



楚圓禪師冬日榜示，僧堂前作此相，若人識得，不離四威儀中。

師云：「當時若見，脫草鞋蘸水向上一擦。」

頌曰：「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個夜啼郎。往來君子讀一遍，安眠穩睡到天光。」

九峰在石霜為侍者，因普會遷化，眾舉首座住持，峰云：「須明得先師意，始可住。」遂問：「先師道：『如古廟香爐去，冷湫湫地去，如一條白練去，口邊生醭去。』首座作麼生會？」座云：「明一色邊事。」峰云：「未會先師意在。」座云：「裝香來！我若不會先師意，香煙起時，脫去不得。」及

至香煙纔起，首座脫去，峰乃於背上撫云：「坐脫立亡則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
師云：「首座、侍者各得一橛。雖然，總未夢見石霜在。」
頌曰：「妾乘碧油車，君騎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
南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師云：「不是，不是。」
頌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可憐王老師，盡底掀家醜。」
楊岐和尚問僧：「栗棘蓬作麼生吞？金剛圈作麼生跳？」
師拍手三下，云：「奈我何！奈我何？」
頌曰：「栗棘蓬誰吞？金剛圈誰跳？明珠赤珊瑚，村郎都不要。為甚不要？雞鳴天曉。」
僧問龍牙：「二鼠侵藤時如何？」牙云：「須知有隱身處始得。」僧云：「如何是隱身處？」牙云：「還見儂家麼？」
師云：「龍牙也是此處無銀三十兩。」
頌曰：「閃閃爍爍，藏頭露腳。七尺枯藤掛枝，一任霜摧雨剝。」

偈

陞座示諸子

猊煙一縷匝人天，絕塞今朝敞法筵；纔欲拈槌催佛命，未曾開口濺狐涎。白狼日出冰將泮，玄菟春深艸已芋；慚愧西來正法眼，不知滅卻阿誰邊？

罷座示諸子

四十九年沒奈何，不堪重入葛藤窩，傾將一滴曹溪水，汎作千層遼海波。兩月以來全露醜，半言既出尚嫌多，從今拍板拋荒艸，穩臥龍沙任佛訶。

藏主刻普濟錄成見寄

故人天上已經年，忽見牛車突塞煙，罪過太多增舊案，語言欲斷出新編。長江皓月應先寄，瘴海驚濤孰與傳？慚愧無端餘六萬，又隨洪範落朝鮮。

臘八日

頭顱如雪淚如麻，稽首三千老釋迦，此日又添世上佛，明星亦是眼中沙。金剛一坐魔紛起，鹿苑初行路便差，不肖兒孫親看破，從今何用白牛車。

閱藏畢示同閱諸子

兩載掀殘老葛藤，海風習習浪層層，微塵剖出看如此，一字從來說未曾。半榻寒雲連曉磬，匝天斜雪罩孤燈，寶山入後仍空手，欲數他珍竟不能。

十月八日重陞座

聞道中峰不上堂，小春初霽又逢場，何人獨立三門雪，有淚難拈一瓣香。古鏡乍懸邊月冷，太阿欲破塞雲荒，猊煙未盡名言絕，片石凄凄空斷腸。

至日罷座示諸子

天山雪後大鐘鳴，此事那容口舌爭？千聖盡從棒下死，一陽初向座中生。綺筵欲散重添爵，戰鼓將收數舉兵，拂袖便歸遲八刻，更於何處覓王程？

贈螺灣

學道何妨膽氣粗，粗中卻自不模糊，傳來獨喜新州老，放下真憐廣額屠。經卷拋殘酣野寢，棋枰敲碎發狂呼，世間那得寒灰佛，面色無慚即丈夫。

贈祥光

不向枯株學坐禪，生涯只在鑊頭邊，豆花香處雲偏濕，瓜葉蠻時月更鮮。又路泥深休縱步，短窗風靜好安眠，何須更話西來事，雀上高枝噪暮天。

越方辭往南方行腳偈留

煙水瀰漫欲遍參，艸鞋緊峭杖橫擔，別峰只在盧龍塞，翻笑南詢五十三。

贈彼岸

誰從烈燄種芙蓉，冰作肝腸鐵作胸，兒女團圞良不惡，卻來荒寺過殘冬。

南塔結制

堅冰漸解柳初黃，鈍斧誰將闢巨荒，但任疏狂留本色，不妨粗糲是家常。千群龍象歸華表，萬里風沙建寶坊，幾向棒頭明正眼，混同依舊浩茫茫。

贈首山律主

曾向金剛窟裡回，芒鞋盡帶劫餘灰，王侯共備香花供，龍象爭傳衣缽來。自有模型留磧雪，仍將消息問村梅，從今擊碎玻璃盞，滿目青山即五臺。

贈靜宇

個事還須是個人，一回相見一回新，好將鐵帚隨身去，掃盡長邊萬里塵。

贈遇緣

刀耕火種幾經年，鼻孔遭人暗裏穿，拽斷草繩何處去，依然只在鑊頭邊。

贈越方

賣盡袈裟未是貧，桃花歷亂不勝春，百城煙水茫茫地，願作長松拂塞塵。

贈罄光

百轉蓮經志自雄，幾年獨占最高峰，從今不食爺田飯，始信窮兒徹底窮。

贈壽績

身在山中不見山，遠隨虎跡度松灣，埜橋斷處嵐煙盡，依舊泉流白石間。

贈一真

漚生漚滅從來假，到底何曾有一真？踏著上頭關捩子，方知佛祖盡瞞人。

贈淨虛

閒雲飄盡爾還留，萬里長江一葉舟，風靜波停山月小，碧天如洗夜悠悠。

贈德光

幾度逢人口嬾開，終年寂守冷山隈，白雲坐斷春風至，石上靈根帶雪栽。

贈恒水

此事如何可別求，寸波纔動拍天浮，狂心歇得元無事，渴飲饑餐卻自繇。

贈光宇

蕭條無奈晚風侵，盡日攢眉對遠林，直待枝條摧落盡，好扶明月上孤岑。

贈輝光

兩載辛勤不奈何，擬心求佛蚤成魔，門前流水依然在，笑指群鷗泛綠波。

贈明空

明得空時卻不空，青山突兀半窗中，春風過後何人見，無數遊蜂逐落紅。

送振宇

海水難將舀斗量，龍宮搜盡苦茫茫，不如空手還山去，六月松風透骨涼。

寄淨玄

見面依然別後思，滿簾風雨亂飄絲，山前石女生兒後，好寫鸞箋報我知。

贈恥若

費盡平生亦枉圖，板房伸腳夢模糊，利他自利渾閒事，諸佛繇來不丈夫。

問湛空病

佛祖繇來是病源，貪他一粒便難痊，要知病裏生涯足，藥裹床頭鼠嚙殘。

禮雪菴祖師塔

孤留石塔鎮千山，想見當年冰雪顏，身後能來天子詔，更無一語落人間。

十二時歌

平旦寅，強起依然戀草茵。抖擻多年爛布衲，黃煙一口頗精神。將帽整，把腰伸，莫笑儂家骨相貧。雖然不是描金櫃，門外堆堆白似銀。
日出卯，膏粱米飯連湯攪。鹽晝豆豉久拋離，兩個缽頭撐肚飽。口嗟吁，心懊惱，且解褲頭尋虱搔。見人禮貌沒些些，真個充軍蠻長老。

食時辰，茶水何曾得入唇？三官廟裡頻頻走，兩個黃冠卻可親。閒嬉笑，妄談論，開口不顧時人嗔。有日閻羅來算賬，耕牛犁舌苦沉淪。

禺中巳，世間似我呆無比。輕裘肥馬看他人，兩袖[毯-炎+監]氈沒羞恥。枉剃頭，稱衲子，笙管綾羅都不理。盡言寫疏好分錢，又愁錯寫教賠紙。

日南午，齋堂板響群僧聚。紛紛大醬蘸生茄，幾日不曾沾豆腐。莫嫌三，休道五，挑水燒鍋無限苦。自家功行沒些些，他日作驢填債主。

日迭未，嘗盡千般甘苦味。不求世利不求名，剩得些兒舊習氣。炒麵筋，煮白米，檀越相邀心便喜。一字空言也不諳，合掌低頭謝信施。

晡時申，又聽堂中打鼓頻。菩提珠子多年別，佛號依稀記未真。不求果，不求因，天下頑皮第一人。若使韋馱能見過，立時敲斷腳跟筋。

日入酉，獨坐無言空自醜。削髮離家十一年，生世已經三十九。不念經，不持咒，一句彌陀難到口。世人盡學怎般修，地獄三途鎮長有。

黃昏戌，冷冷尋思事非一。前年夾棍去年牢，萬種欺凌憑獄卒。皮已穿，骨也出，放汝殘生來念佛。誰知到此一年餘，依然忘卻波羅蜜。

人定亥，爛綿布被連頭蓋。有時一覺到天明，有時反覆渾無奈。枕頭高，帽子大，佛意祖意全不會。唯有保安與報恩，兩處未完口業債。

半夜子，忽憶家鄉萬餘里。華首堂頭久不聞，兄弟叔姪何棲止？細思量，今已矣，千古罪人身便是。當初只道好修行，誰料修行到如此。

雞鳴丑，夢裡忽聞鐘大扣。探頭被外冷如冰，急迭縮腳還縮手。磬又鳴，魚又吼，大家齊念楞嚴咒。何曾見這嬾阿師，不是變蛇定變狗。

書

答李居士書

來教洞達詳辨，寧學儒者不敢爭衡，即學佛者亦當退避三舍。良繇確乎有主於中，故無之不可。在佛言佛、在儒言儒，可；即在儒言佛、在佛言儒，亦可。不則，以儒非佛、以佛非儒，又復以儒非儒、以佛非佛，是皆胸中無主，或恃己見、或徇他辭，以致同異紛

然、戈矛遍界。倘其有主，則自然不徇他辭，亦復不恃己見，而天壤間自有至切近、至簡易，亙古今而昭日月，爭之未嘗得，不爭之而未嘗失，如居士所謂仁是也。仁者，人也，非人外別有所謂仁。憶罪禿未薙髮前，曾于孔門諸子問仁處發大疑情，累日不食，既而恍然有會於仁也，既而詳閱諸儒語錄，益確然於所謂仁也。迨至出家遍參，歷諸甘苦，卒無異於昔之所謂仁、無加於昔之所謂仁，而愈了然于無非仁也。皇天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何止六經皆仁註腳，三藏十二部亦仁註腳也。何也？非此則斷斷不可謂是人，非此則斷斷無別有可以為人之道。苟知所以為人，則知所以為儒與所以為佛，儒、佛異而所以為人則同也。既知其所以同，而正不必強異以為同，故讀至「真儒必不為佛，真佛必不為儒」，不覺相視而笑，此豈淺淺者能窺之耶？然而，罪禿終不能已於言者一二淆訛處，誠恐學者不究立言之旨，循文摘句，不特錯認所以為佛，并錯認所以為儒，則其害匪細。如所謂「禪學害之者，此學禪者之害耳」，豈禪學能害之耶？《淨名》云：「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差別在人，不在法也。譬若同讀孔、孟之書者，自宜致君澤民，乃有毀常敗度、種種不可道者，亦可謂孔、孟害之耶？醍醐上味，為世所珍；遇斯種人，翻成毒藥。前《普說》中所舉，皆當世巨公，雖所造各各不同，猶堪表率，非真如毀常敗度者比。而罪禿歉然以為未足者，正以其入之不深，而持之不力耳。令其入之深而持之力，則所為弘闊勝大者，乃其至切近者也；所為精微玄妙者，乃其至簡易者也。極之，位天地、育萬物，總不出當人日用中。宋儒謂「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正繇其不讀佛書故也。墨氏當佛法未來，恍惚佛之一端，然昌黎力闢佛而不闢墨，且共尊之。世典中往往以「孔、墨」並稱，則以其習聞墨氏之說，以為猶近於仁；而未嘗深窮我佛之說，以為與於不仁之甚也。夫使佛果與於不仁，顧安能使今古尊之、信之、流傳不絕耶？如謂身心之累輕，君父之念亦輕；嗜慾之情絕，立遠之機亦絕，試問從來學儒之學，誰無身心之累？誰無嗜慾之情？且勿論立人、達人，求其無愧於吾君、吾父者幾人哉？罪禿以為，事君不能致其身、事親不能竭其力者，身心之累重也；不能立己以立人、不能達己以達人者，嗜慾之情深也。必嗜慾之情絕，而後立達之機啓，必身心之累輕，而後君父之念重。至謂功成德備，不過一自利自私之人，則誠知佛之權，而不知佛之實，泥佛之跡，而未明佛之心也。謂佛慈為無緣，則誠無緣也；謂佛教為無意，則誠無意也。說法四十九年、談經三百餘會，皆應機設教、初無定旨。至其歷劫捨身為物，則無緣之慈也。慈必無緣，其慈乃廣；教必無意，其教乃神。祇如孔氏，席不暇煖，為時木鐸，亦以其「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設有纖微

身心之累、嗜慾之情，又烏能法天下、師百代、為仁之至而義之盡耶？我佛教中雖不言仁義，然而與子言必止於孝、與臣言必止於忠，未嘗壞世間相而談實相。《寶藏論》云：「寂兮、寥兮、寬兮、廓兮。上則有君，下則有臣。父子親其居，尊卑異其位。」《華嚴經》云：「佛法世間法，若見其真實，一切無差別。」又言：「菩薩摩訶薩，以無障無礙智慧，信一切世間境界是如來境界。」所以古道德入得世間，出世無餘。必欲強入世而同出世者，錯也；竟欲岐出世而謂不可入世者，尤錯也。慧遠法師云：「釋氏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教源，濟俗亦為要務。」世主若能剪其訛偽、獎其驗實，與皇之政並行四海，幽顯協力，共敦黎庶，何成湯、文景獨可奇哉？使周漢之初復兼此化，頌作刑清，倍當速耳。傅大士《與梁武書》則云：「以持身為本；治國為宗。」裴休《論宗密禪師》云：「忠孝不並化，荷擔不勝任。吾師恥之。是故親師之法，有退而奉父母，以豐供養為行者；有出而修政理，以救疾苦為道者。」妙喜老人曰：「余雖學佛者，然愛君憂國之心，與忠義士大夫等；喜正惡邪之志，與生俱生。」永嘉所謂：「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又云：「學不至，不是學。」學至而用不得，不是學；學不能化物，不是學。學到徹頭，文亦在其中，武亦在其中，事亦在其中，理亦在其中，忠義孝道乃至治身治人、安國安邦之術，無有不在其中者。釋迦老子云：「常在於其中，經行及坐臥。」便是者個消息也。未有忠於君而不孝於親者，亦未有孝於親而不忠於君者。但聖人所讚者，依而行之；聖人所訶者，不敢違犯，則於忠於孝、於事於理、治身治人，無不周旋、無不明了。如上所舉，皆學佛者之言也。若盡方等所載，有資世教之言，與歷代帝王暨諸賢哲著論所為，陰翊王度者，固不可勝述。若其執佛之權與佛之跡，有似獨善其身；論其實與心，則不止於兼善天下。二乘阿羅漢雖得六通而不能發菩提心，佛痛訶之，謂是「焦芽敗種」，又何嘗以自利自私而稱之為功成德備耶？又何嘗將出世入世打作兩橛耶？故謂其專守真常、恪持儀範是也；謂其盡絕外務，則又非也。《金剛經》云：「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維摩經》偈云：「經書咒禁術，工巧諸技藝，盡現行此事，饒益諸群生。」要之，吾佛之道，自利利他，自他等利，正所謂仁也。欲學為仁，必去其所以害仁者。仁之害，嗜慾是也。孔子曰：「我未見好仁者。」又曰：「我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又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故知理欲必不並行，去一分欲則成一分仁，欲盡而仁乃至也。然仁是何體？欲自何生？苟知其所生，則欲即仁也。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仁至，則無欲矣。故欲絕欲斷，未有能絕欲者也，情愈遏則

愈生，苟知欲之即仁，則雖欲絕之而已無可絕也。無可絕而後純乎仁，純乎仁則并無仁之可名，而又何身心之可累乎？必如此，而後可以事親；必如此，而後可以事君；必如此，而後可以立己而立人、達己而達人，會天地萬物為一，己而後能推一己以及天地萬物，夫是之謂仁，夫是之謂人。罪禿昔與荊公麗中諸同志，當太平無事之日，亟亟于現比丘身者，誠見斯道不絕如線，而世之儒者往往錯認吾佛之教，吾佛門中人又鮮克身體力行以大彰其道於天下萬世，所以冒難甘刑，經萬死而無悔者，豈真無一丘一壑之足以藏吾軀耶？或詆之，以為業既出世矣，不應復與世間事；或譽之，以為是從儒而入佛者，故雖出世而猶能克盡世間之分，是均之不知罪禿之心者也。罪禿之心，不過求所以為是人，庶幾無愧於吾親，庶幾無愧於吾君，即無愧於孔孟，即無愧於佛祖，幸蒙不殺，以至於今又七年矣。不意此方之人咸相信向，信乎人有南北，仁無南北，又不意天壤間復得我公，如有夙契，大啓生平。茲緣拈出「仁」字，恰搔著痒處，所以不覺葛藤爾爾。嗚乎！豈易言哉？孔門三千，三月不違，止許陋巷之子，其餘則日月至焉，非仁之難，而絕欲之難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誠有見於嗜慾之難遽絕，而姑令寡之，亦猶我佛之設優婆塞戒也。孔孟遠而微言湮，尚賴宋、明諸老起而極力荷擔，使宋之儒者盡如周茂叔、程明道、陸象山、楊慈湖輩，明之儒者盡如王陽明、王龍溪、羅近溪輩，則佛法可以不講，雖人人闢佛可也。何也？仁也。至如伊川、晦菴，皆學為仁而未純乎仁也。《書》不云乎「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欲不行，猶不可謂仁；謂為仁，而必無妨於欲，則罪禿方將卷舌而退。

書記今羞錄

千山剩人和尚語錄卷之六(終)

重梓姓氏

宰官	龔　章	梁佩蘭	李益陽	黎延祖
	彭士橨	陳恭尹	何志本	韓履泰
	李家祥	黃良謙	謝周錫	李嗣鈺
	湛上錫	衛金章	謝　繩	韓宗騄
	韓孕祥	韓寅光	韓孕孝	韓　雋
	韓夢麟	韓申瑞	龔廷樞	徐國綬
	郭炳如	何仞樓	楊錫震	
文學	唐化鵬	王錫遠	劉廕禧	黎能謙
	黎述曾	韓　雍	韓岡貽	黎振猷

陳之琦　陳之瑛　陳之璋
居士　何函況　區今豁　陳　灝　陳肯拔
陳肯挹　陳起鵬　廖古鑑　余燦麟
韓應貞
法姪海幢今辯
法姪華首今但　　華首常住
真實興亙　　弟子　今育
弟子　大乾　古覺　寂來　心壽　今迥　覺珠
今承　古序　古賢　古江　傳元　傳觀
傳潔　傳秉　傳智　傳攝　心求　古仁

千山剩人可和尚塔銘

廬山棲賢函是撰

噫！真發心出世，為前聖後昆荷擔斯道，當國家全盛，出豪貴才華中，岸然獨行，無所盼睞，始見千山剩人和尚其人也。余與剩人，明崇禎間先後出師門，如左右手。聞訃，趨芥菴，與老人相向啞然。其徒之在廣州者，露頂跣足，再拜稽首而言曰：「非師莫銘吾師也。」余曰：「諾，弗敢辭。」老人復顧余曰：「然，非公莫銘若弟也。」余起立曰：「諾，弗敢辭。」翼日，返雷峰，其徒復至，長跪曰：「某將以是秋奉銘出關門矣。吾師光明，全藉師筆端照耀塞外。塞外人千萬，祀知有宗門，自吾師始。某為吾師請，抑為塞外現在、將來諸昆弟請。」言畢泣下，稽首不能起。余感而諾曰：「弗敢辭。」於是載筆為辭曰：「師名函可，字祖心，別號剩人，惠州博羅人，本姓韓。父若海公，諱日纘，中明萬曆進士，官至禮部尚書，謚文恪。母同郡車氏，誥封夫人。師生聰穎，少補諸生，有聲，性好義豪快疏，聞有貧士冤獄，自分死，師密白得免。士方德有司廉斷，久而知韓公子所為。嘗獨出里門，為市兒所窘，識者報，家人追至，將赴理，師遽止曰：『彼惟弗知，故敢爾。豈有吾輩不能忘人誤犯？』其豁達愛人類如此。文恪公捐館舍京師，師奔喪，往返萬餘里，哀毀未嘗一日間。迨歸，閉戶，絕交遊，悒悒無生人趣。聞梁孝廉未央好道，力致為諸弟受業，以此得深知余。適余歸自匡山，師亟入廣州，一見，輒曰：『長齋數月矣，專以待公。某先文恪生兄弟四人，某長，未嗣，若了此願，梵行終吾世。』余笑曰：『此白社諸優婆塞事，寧區區屬望耶？』師面赤，辭去。明日復來，曰：『某妾已孕，幸而育，得上報先人，抑無所憾。即不幸，亦不復願為俗人矣。』余曰：『此吾儕緒餘，若為艱

言之，更有向上在。』師自此始一意，且拉余住止園。凡兩月，值老人至東官，乃相見。東官因僧問諸識義，老人曰：『我這裡無五識，無六、七、八識。』僧曰：『祇麼則寒灰枯木去也。』老人曰：『寒灰枯木，爭解問話？』師從旁不覺擊節，老人顧余曰：『此子根器大利。』指示參趙州無字，有頌呈曰：『道有道無老作精，黃金如玉酒如澠。門前便是長安路，莫向西湖覓水程。』從此微細披剝，無虛旦夕。兩踰歲，復聞舉勘破婆子話，更豁然識古人長處。老人曰：『子今得不疑也。』即隨入匡山，剃落，登具，命掌記室，還住華首，又命充都寺。甲申之變，悲慟形辭色。傳江南復立新主，頃以請藏附官人舟入金陵。會清兵渡江，聞某遇難、某自裁，皆有挽過情傷，時人多危之，師為之自若。卒以歸日，行李過城闉，為守者擒送軍門。當事疑有徒黨，拷掠至數百，但曰：『某一人自為。』夾木再折，無二語。乃發營候，鞠項鐵至三繞，兩足重傷，走二十里如平時。江寧緇白環睹，咸知師道者，悉含涕，不敢發一語。後械送京邸，途次幾欲脫去，感大士甘露灌口，乃安忍如常。逮至，下刑部獄，越月釋，發瀋陽。師自起禍難至發瀋陽，兩年，於此，與縶維同參法緯訖諸徒共五人外，無一近傍。然內外安置極細，如獄中一飲啗、一衣屨，隨意而至，如天中人。師當時所能自為者，順緣耳。庸詎知已有人屬某緇、屬某素、甲事若此、乙事若彼，開士密行，不令人知，何擇時地？然師所以獲是報者，豈非平生好義，暗中銖縷不爽？諸如道在人天，且當作別論也。師初至瀋陽，觀知根欲，因達藏主藏普濟，先為諸苾芻疏通義學。時講席漸散，多集座下，講師頗覺，師乃領大眾趨教同學人，講師意始解。自是，瀋內外護咸仰師寬大，益篤信宗門。開法之日，元旦，喇嘛率諸遼海王臣、道俗，稱佛出世，清法僧，屬掌教，亦極力推。自普濟歷廣慈、大寧、永安、慈航、接引、向，凡七坐大剎，會下凡五七百眾在大老，若大來左公、吉津李公、昭華魏公、龍袞李公、雪海郝公、天中季公、心簡陳公，始以節義文章重，後引為法交。師自處孤潔，與人慷慨多意氣，匪深於師，平日鮮不以才氣相掩，以故法海深，向非凡器所能搆。嘗有書抵余，曰：『門下龍象如雲，若得專一人來，使某得盡其夾輔之力，則曹源一滴長潤塞下。』噫！余於此知師為法求人之切，豈無所見？顧再易裘葛耳？忽一日曰：『我後十日必去。』集大眾告誡，皆宗門勉勵語。搜丈室無長物，平日所畜衣、拂、如意、杖、笠，悉分付侍僧，孑然一身，從金塔趨駐驛，囑行後全軀付渾河，示偈曰：『發來一個剩人，死去一具臭骨。不費常住柴薪，又省行人挖窟。移向渾河波裏，赤骨律，祇待水流石出。』眾環跽，乞留肉身，哀懇再三，乃默然，遂端坐而逝。瀋之人迎龕入千山建塔，蓋順治十

六年己亥十一月二十七日也。師世壽四十有九，坐夏二十，得度弟子今育、今匝、今曰、今廬、今又、今南，皆江南人。師住瀋，不輕為人薙髮。有乞戒，悉命禮天顯律主。師未開法時，嘗為顯作閣黎。及說法，顯請入室，師亦命第一座，更為傍通華嚴梵行，凡戒壇仍使主之，惟宗門提喝無少假。然皆一目同人衲子，能具精識，隨機大小，各有所被。故十年相依，如正寓、恥若、罄光、湧光、作麼、若而，人咸受益焉。」是宜銘，銘曰：

「山川奇秀，蔚為異人。意氣雲蒸，公族振振。儒門澹薄，歸復能仁。溯洞水源，沛流潺湲。出華首嗣，為博山孫。如溈之嚴，吾師有言。慧寂者誰，實難為昆。嗟大樹叢，宜蔭南宗。天龍等視，匪法運窮。愍彼遐方，啟拓關東。彼土惇直，惟經與律。拄杖撥開，別傳甫及。七住道場，萬指林立。天資雄邁，波瀾澎湃。上下左右，不知其在。巍巍堂堂，曷云誰至。杲日方中，忽然西逝。道俗涕潺，湧塔千山。為存為歿，松鳴珊珊。朔方少室，今古斯一。」

奉天遼陽千山剩人可禪師塔碑銘

銀州郝浴撰

攷《釋傳》，洞宗博山之嗣曰華首，獨千山剩大師函可實印其法。可，字祖心，嶺外聞家兒也。以世度滄桑，號剩人。始生而齔，隨父謁任長安道，出匡廬山下，止驛亭，仰金輪峰，彷彿記白蓮開謝，成措大用象山、慈湖書說魯論，偶下一指，於之邊云：「若於此識得，盡十三經可貫。」一座齒冷，時年十八、九。每汗患世習，命寫生手戲圖，為意中幻肖，初而拱象擁矛，遲而囊頭貫手，幅盡，一比丘現趺巖。雨花時，室中黛墨如林，怪之。居無何，扶父櫬過閭門，墮水鷗沒，反眼視黛墨，皆髐然骷髏矣，遂啞然蹇裳而去。先是，孝廉曾宅師雅善華首，常造師，必挾首說相劘削，師疑而頷之。及墜足吳門，忽智其說，直走雙柏林謁首，首纔臞然瓢笠而已，為拈趙州無字逼師，師衝口呈偈，首盡叱之，一時信猛俱發，七、八日似木偶負墻。忽一夜，雷電薄窗，不覺胸次劃裂，二十年疑關盡撤。曉而唱曰：「門前便是長安道，莫向西湖覓水程。」自是，密拈古人，無不犁然深解。他日，為舉九峰參真淨話，師撲地稽首，首喜曰：「得子不疑，吾宗振矣。」遂引入曹溪禮祖，下髮登具，於舟中左右諦觀，宛是幅末畫人，殆識也。而曾孝廉亦已儼然在坐比肩，現知識身矣。師是年二十有九，時崇禎十二年六月十九日也。庚辰，上金輪峰，入古松堂，一如夙契。明

年，禮壽昌塔。又明年，禮博山塔。甲申年，三十有四，值世變再作，於戊子四月二十八日入瀋，奉　旨焚修慈恩寺，時已順治五年矣。吾上人延師閱藏，為演《楞嚴》、《圓覺》，四輩皆傾。漸拈教外之傳，稍稍示洞家宗旨，凡七坐道場，趨之者如河魚怒上，六、七年起大疑，生大信，采珠投針之徒，每叉手交腳於巖壑間不去，師知悟門已開，且就化，目眾歎曰：「釋兒識西來意乎！追念吾在家時，曾刺臂書經以報父，及出家，而慈母背反，立解條衣、披麻泣血以葬之，是豈愚敢先後互左而行怪，顧創巨痛深，皆不知其然而然，也是西來意也。丙戌歲，本以友故出嶺，將掛錫靈谷，不自意方外臣，少識忌諱，遂坐文字，有瀋陽之役，是亦不知其然而然，也是西來意也。」重示偈曰：「發來一個剩人，死去一具臭骨。不費常住柴薪，豈勞行人挖窟？移向渾河波裏，赤骨律，祇待水流石出。」言訖坐逝，報齡四十九，僧臘二十。翼晨，道顏如生，浴拊其背哭之，雙目忽張，淚介於面。嗚呼！師固博羅韓尚書文恪公之長公子也。文恪公立朝二十年，德業聲施在天下，門下多名儒鉅人，故師得把臂論交。雖已聞法，而慈猛忠孝，恒加於貴人一等。甲申、乙酉間，僑於金陵顧子之樓，友慟國恤，黯然形諸歌吟，不悟，遂以為禍。然事干士大夫名教之重，江左舊史聞人，往往執簡大書，藏在名山。是殆獅象中之期牙雷管，而袈裟下有屈巷夔龍也。當其遭誣在理，萬楚交下，絕而復甦者數，口齒皭然，無一語不根於道；血淋沒趾，屹立如山，觀者皆驚顧咋指，歎為有道。甲午九月，浴始得見師於高麗館，海口鐘發，眸子電爛，一接談，徹三晝夜，粹白瀟灑，不聞隻字落禪。浴竊歎梅嶺南曲江丰度久墜堂簾，曹溪法雨誰霑世界？今觀其父子間入世出世，兼擅二賢之美於一家，豈非天壤間希有事耶？至其藏密，於發慧之餘，混跡勞侶，其僧皆堆堆，惟戒課之修，乃一旦全啟其知覺，非大師智圓而語軟，以了無遮結之聰明，行決無退轉之慈悲，安能使鴨西數千里奉為開宗鼻祖哉？記。丁酉冬，在瀋南塔院，一燈相對，語洞、濟二家之奧，皓月江翻，霜鋒電掃，因極贊壽昌「暗藏春色、明露秋光」之語，以為知言，復曰：「趨閃回互，恰卻現前，未易為君描畫矣。」師居嘗好跣，到積雪攔門，猶浩然白足而出。始以逮入京，絕粒七日，時有一美丈夫手甘露瓶倒注其口，及蘧神采益陽陽，方知大士密留為十二年撥種生芽地也。計當勝國之末，一老比丘力驅是可一輩人入道，且師弟子類能以高躅保其真諦，足見華首，更見洞宗，惜天下宗門上客，不得再見吾雪窖冰天、空明微妙之剩人也。所著書及得法人附記碑陰。自示寂之年臘月初四日，龕肉身，詣千山龍泉寺護真師閱藏，辛丑迎至大安，壬寅六月十九日

巳時入塔，塔在瓔珞峰西麓下，是為康熙元年。迄，十有二年癸丑四月，浴自銀州冒暑登山，裝香塔下而銘之曰：

「西竺自嫌書太麤，　香至之兒口傳無。
常恐破顏花在手，　無與神州五丈夫。
嵩陽膝雪披屈絢，　能者遂取摩尼珠。　空階不拾石頭出，
二支五派各分途。　誰從雲路歸曹洞，　請看明月鷺鷥圖。
話到博山三十代，　菩提樹綠一千株。　南海陸開寶掌，
三歲登樓歎蜘蛛。　磨刀自下娘生髮，　騎牛無語入匡廬。
靜看世界悲才子，　密引雙龍入紫盂。　一龍順行一龍逆，
飛劈虛空墮上都。　一朝洞家法幢起，　插向萬年冰天裏。
彩日輪飛樓閣紫，　正照華師弟二子。
如大火聚尺有咫，　一眾頭燃那撐抵。　窗外雪花燈前蕊，
九十六轉問殺爾。　漫發木魚鑽故紙，　吹毛有口野干死。
悄向聲聞鳴一指，　甘露門開舌盡舐。　撫琴作舞今已矣，
閒為謫官說歷履。　曾詠蓼莪吟蘭芷，　敢牴素王忠孝理。
讀破二十一部史，　誰居精華誰居秕？　升堂有路平於砥，
吾徒努力雪行止。　蹕峰雲鎖玉為几，　鴨綠環流清見底。
蔓米無雙天下美，　坐齋香飯精如此。
鶴林忽白垂一趾，　瓔珞峰西肉身是。　當年相好誰能似，
金繩界處儼慈氏。　于今有塔直如矢，　萬峰朝拱一峰倚。
晝夜松濤灌左耳，　大覺千齡護　帝里。　四天垂青抱百雉，
洞宗之傳又此始。」

有語錄十卷及剩詩三卷。嗜《老》、《易》，有《坎困二卦說》。《與左大來、李吉津、季天中、陳心簡論格物勸學書》，《與希、與、焦冥論南華書》行於世。高足有今方、今羞、今何、今衍、今希、今子、今仿、今獅、今育，法付方，書付羞、何，以下聞、修各有差損。資王兗州，全忠為多。守塔有古下，剩公字之為不離步。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